

# 清明

★ 1953.6.23 ★

期星



第三號

山河圖書公司出版

美國聯合社專電 中國最美 最化有容 誌之內

# 明清

——第一號目錄摘要——

封面七色版	葉淺予作印度獻花舞	封面七色版	吳作人作西康打箭爐少婦
插頁七色版	丁聰作西康保胞素描	插頁七色版	張光宇作女賜福圖
插頁七色版	張樂平作流亡圖	插頁七色版	葉淺予作打箭爐人物四幅
論民主思想	鄧初民	從標裏榨出油來	郁風作·張正宇圖
飛來的臭蟲	鳳子	午夜斷思錄	黃若海
川康旅行寫生(素描)	葉淺予	湖上雜記	戴愛蓮
關於李岩(附甲申記劇照)	郭沫若	中國舞廳第一步	柯之靈
青年托爾斯泰	馮亦代譯	高主任	張十方作·張正宇圖
送地地榮歸	夏衍	給杜鵑	鄒綠芷詩·張正宇圖
普特符金論電影排演	陳鯉庭	南通血案(四幅)	鄒綠芷詩·張文元作
拾穗	張石流	重慶回來的人	馮亦代譯
二十六歲情詩	畢明	青年托爾斯泰	馮亦代譯
古老的故事	袁水拍	記一個老人	賀孟斧遺作·方著插圖
等待着我把	戈寶權	賀孟斧	陳白塵·呂恩·張駿祥
		周年祭	李恩杰·趙慕深·楊聖慧
		氣風	駱賓基作·小丁插圖

陳白塵作 陞官圖劇本 載於第一二號 清明 全文刊完

紀念本公司函購部開業

合購清明第一號第二號

兩冊連郵祇收二千元正

第二號目錄摘要

## 山河圖書公司 函購部

上海派克路廿一號  
電話：三四六六七

每月出版一期 全年計十冊

綜合性 大眾化

### 電聲週刊

富豐照圖 道林紙印

本訂合期五至一

期五至一

元百四千一收融購合

★截月內要業部函紀  
止後一在郵開購念★

### 中國文摘

徐慧棠 沈毓剛合編

摘刊並譯 述全世界 名家作品

錄摘目要期五至一

羅斯福最後重像記  
美自蘇里州的要人  
來五個人結束歐戰  
大屠殺日擊記  
納粹女兵的故事  
配尼西靈是十全十美的嗎  
空中沒有無神論者  
九死一生 是否失去自由  
電影事業不能買到肉  
爲什麼不能買肉  
美國之戰時勞工  
德國的戰時勞工  
殺人的道義征服  
親歷自殺飛機的襲擊

創作小說 散文隨筆 旅行通訊 影劇評介 人物述評 世界獵奇

公開徵稿 稿每字 五元至十元

出版預告

編合 弧桑·靈柯

### 大家

雜誌

封面

經常由名畫家張光宇張正宇丁聰諸先生擔任設計七色精印

插頁

名貴收藏歷史圖片用最上等淺綠色銅版紙精印



# 明清

第三號 吳祖光 丁聰 主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本報零售每份二元

封面：皮影戲人物（原色版）	紐約書簡	老舍
扉畫（木刻）	大街（詩）	劉火子
插頁：西遊漫記五幅（原色版）	去病草	鳳子
插頁：花街（原色版）	還鄉速寫（木刻）	劉岷
科學與政治	候車	長途
美國的悲劇	有寄	靳以
純文藝的清風亮節	向應該死去的回憶揮手	吳麓
三種偏向	回首可憐歌舞地（附圖）	徐遲
十萬人逃亡	青年托爾斯泰（續前）	美·西蒙斯作 馮亦代譯
難民臨時居所（木刻）	活下去！必須活下去！	梅介宜
素描八幅	河畔（詩）	師陀
絕叫	不幸！它却是我的國家！（詩）	安娥
自序「西遊漫記」	外灘夜景	李一 沈同衡插圖
原子彈及其他	斷腸人在天涯	吳祖光
紐約街頭的山歌	氤氳（續前）	駱賓基作 小丁插圖

# 科學與政治

夏衍

日文「改造評論」雜誌翻譯了拙作「法西斯細菌」，就在同一期上看到了了一篇「關於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座談會記錄。「法西斯細菌」的主人公是一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我在第二幕裏曾經借劇中人趙安濤之口，提出了科學與政治有關的問題。這個主題當時似乎不很為批評家所重視，記得我還寫過一點答辯的文章，可是實在碰巧得很，在這座談會記錄中，一位在這研究所裏從事植物學研究的御江久夫先生無意中證實了我的結論。他在座談會上說：

「今天回頭來想想，最使我痛切感覺到的，就是我們在日本的時候，老以為學問和政治分離，可以和政治沒有關係，可是到了中國，才知道學問一定要受政治的影響，我們在中國的失敗，一切都是受到了外交關係的影響……不論你建立了什麼計劃，一定會有政治上的原因，使你不能實現，我於這點最為遺憾，而日本對於這一點是常常不理解的。」（頁五〇——五一）

這幾句話，恰好正是我在第二幕中，所寫「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來管你。」的腳註。看完了這篇談話會記錄我感到一點輕微的喜悅，但是再看看今天的現實，我又感到了不可言喻的悲哀。「法西斯細菌不消滅，要把中國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可能，就是要關上門，做一點對人類有貢獻的研究，也會時時受到阻礙和破壞……」何年何月，我們才能不受任何干擾地從事於科學的研究？何年何月，我們研究的成果，才能一點一滴的服務於人類社會的進步？

# 美國悲劇

或章

從小以來，我是比較的對美國有好感的，這不僅因為歷史上美國不會和我們打過仗，沒有佔過我們的地方，而且是從書籍雜誌上得到的知識，總覺得美國是一個比較的自由民主的國家。

太平洋戰爭之後，我的這種感覺加深了，因為美國人流血流汗，在遼遠的異鄉和我們共同作戰的

原故。去年四月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時候，我衷心地感到了悲傷，因為他不單是一個盟邦美國的總統，他還代表着人類世界的自由進步的一面，羅斯福代表着一個反法西斯的美國，這樣一個站在民主戰綫之前站的美國，正是人類進步事業所需要的。

可是不幸得很，羅斯福逝世之後的一年以來，作為一個平常的中國人民，漸漸的對過去一直愛慕過來的美國感到失望了，支配美國這條大船的舵，一天天的偏了，她駛向了一年以前羅斯福所反對的方面，終於由秘密到公開，開始支持世界

上的一切落後勢力，而和進步的人民敵對了，在歐洲她支持了佛朗哥，支持了米哈洛維奇，在遠東支持了日本的地主財閥，掛着星條旗的美國軍隊用坦克機關槍來對付了日本人民的飢餓游行，在中國呢，不說也可以知道，她的片面支持政策已經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內戰深淵了。

反民主的外交政策，必然的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杜魯門總統提出反罷工法的時候，美國人民激怒了，麥迪遜廣場上的人民呼喊：「法西斯已經到了這裏了！」「美國是一個自由民的國家，美國不能有奴隸法案的」。對於羅斯福總統的後繼人呢？鐵路工人的領袖恢尼說：「正像豬耳朵不能做成絲錢袋一樣，一個商店賬房是不能當總統的」。

失業，罷工，經濟恐慌的可怕的幽魂，又徘徊在被全世界人認為遍地黃金的美洲大陸上了，歷史告訴我們，恐慌和戰爭是不可分的現象，那麼，這一次戰爭中站在進步的正義的方面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大概歷史之神已經決定了她要在下一次戰爭中站在落後的非正義的方面了吧。

德萊塞死了，「美國的悲劇」還沒有死，但是，美國這一次經歷着的悲劇，應該也就是人類社會最大的悲劇了。

# 純文藝的清風亮節

趙涵

八年戰爭，我看見在戰爭中倒下去的工作者，我看見一顆軟弱的心靈磨練後磨練而變得火樣的明亮。那倒下去的影子，像泰山在崩裂，他震撼激揚起我們

的鬥志。東平，我們永久的罷着，那從弱面的風情中，銀露的世界裏掙脫而出的苦練者，白嫩的手上握起了泥土，疲弱的腳踝長起了繭皮，你從苦痛中泛起

## 三種偏向 黃若海

目前我們的演劇上有三種偏向：

一種是舊社會投降的偏向。這種偏向具體表現為製造噱頭，色情，挑撥邪念，摧毀人健康的精神狀態……總結果是助長麻痺，拖人從嚴肅的生活戰線上潰退下來。這種的演劇是墮落的，有毒的，這樣的劇人是沒有靈魂的——他們底靈魂早就隨着他們所表現的一切一齊出賣了。

另一種是觀念遊戲的偏向。這種偏向具體表現為公式主義，八股，像是政治問題的演繹，社會問題的圖解，總之只是些概念裏的東西，不是真實生活裏的東西。這樣的演劇是貧血的，內容空虛的，這樣的劇人所抱的目的都是好的，但他們底藝術使他們無法達到目的。

還有一種是學院的偏向。這偏向具體表現為過份重視技巧，追求形式的完整，總之是把演劇弄成爲只是一種靜靜的純學術的東西。這樣的演劇是虛偽的，沒有生命的，這樣的劇人是書呆子，他們在生活上躲閃，在藝術上矜驕。

這三種偏向有時是分立的，有時也混合在一起。

但是不論分立或混合，都是病態。所以名之曰「偏向」，即需要改正的意思。

的笑容，堅定而美麗。何其芳，我們永久嚮往着你的。戰爭！戰爭！八年爲人民理想的戰爭，有多少高貴的人性顯露，多少偉大的景象呀！像海邊看晨曦，像黑夜看流星。站起來了！站起來了！「人」的真真的形體站起來了。

但是，在這八年裏，也不是每一個文人，都有好的表現，喝苦茶的周作人喝起人血來了，他當了漢奸。那個專橫的貴族文學家——梁實秋，他唱着「與抗戰無關」的調子；要我們把心力，從對戰爭執着的追求中回過頭來咳嗽嘆氣。和這相近似的，有我們的「純文藝」的歌頌者，在大後方，他們剛抬起頭來招搖，即因大家的「嗤」聲羞恥的低下頭，戰爭的火光，把他們卑小的心肺照得透亮。自然，習性依然，他們的感情無法擴大來接近這火熱的人生，於是他們固執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說是有傲骨，不肯隨波逐流。事實是生活決定了他，他們禁不住大風浪，丟不掉沙龍裏品咖啡的生活習慣，而自以爲是，認爲這才保有藝術的生命；自我放縱，自我自由，說這就是藝術家的風度。這風度害了他們一生，他們就在這自得其樂，自我欣賞，自己陶醉的風景裏搖頭幌腦。外面在經過着暴風雨，他裏面在遐思冥想明日晨曦下數朝露，盤算着一場愛情的甜蜜。你要和他說理，他拂袖而去，看來神情傲然，風流倜儻，說穿了不過是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不肯關切這痛苦的世界和人民的災難，他們把這痛苦和災難看成是一種政治範圍裏的事，

不是藝術，藝術要的是自覺到一種高尚的趣味和風格；趣味和風格就是一塵不染的太太和小姐的心靈，還有一隻羊，一顆小草。然而這種「自私」，有的時候，却變成了「節操」，說他們威武不能屈，在敵人面前，能故我依然，不失赤子的心。但是，多加思索，這裏面却看出了欺騙的痕跡，因爲緊要之處，在於他們的所作所爲，沒有阻礙敵人的作惡，所以敵人的屠刀，無庸與他們爲難。這「節操」兩字不是經過搏鬥得來的；而是他們投機的地位巧取偷竊而來。不要忘了，「純」字常常使人獲得一種有利的地位，因爲既爲「純」，自然就無關人事的糾紛，更可逃開政治的敵對鬥爭，可以向敵人討好，又可向人民點頭。因此「純藝術」在那兒都站住了，它可以名利雙收，既可有清風亮節的好名聲，又可住洋房坐汽車，哈哈！新的更狡猾的第三種人。

我們的文壇，正是烏烟瘴氣的時候，人民說話的權利還是很少，這第三種人的文藝却變成新的正統。應當揭開他們的假面具，把他們清風亮節的骨格，放在等民主的浪潮裏來考驗，看他們是在逃避，還是在用行動來表現自己人格的真實。

如果不是把自己緊靠着人民，迫切的去追求人民事業的實現的，他們再說得響亮，純文藝終是一種欺騙；騙得過敵人（應該說他們容易討好敵人）却騙不了人民的眼晴，因爲人民要求得更真實。

卅五年六月

第三期今天出版了。

三個月來，我們是抱着無限戰慄待罪的心情從事我們的工作的；三個月來我們也得到了許多鼓勵使我們有了繼續工作下去的勇氣，許多朋友對於「清明」的批評與建議，我們都謹誌不忘，並且在第二期第三期開始試行了。

我們的感謝是超乎文字與語言之外的，現在借這塊空白作一個申請，希望給我們這個刊物更多的批評。

——編者



# 十萬人逃亡

王戎

## 黔桂撤退紀行

「……那些人們一步一步走着……並不想着自己的去處——只不過是在同一的方向，用同一的樣式一步一步走着。如果你留神聽聽，你聽得到一種轉動，一種摸索，一種震蕩和一種不安。事情在進行，可是幹着的人們全不明白。那些淒涼地離開了自己的田地向西去的人們都要碰到一種事件，他們都要碰到一種會使全國變動的事件……」

——美·史坦恩培克：憤怒的果實

### 一 拔貢之夜

拔貢，是廣西河池縣下場鄉的一個山窩子，如果不是爲了黔桂鐵路從這裏經過的話，它一定長久地被人遺忘而成爲一塊荒蕪的處女地。現在因爲戰爭的緣故，使這僻靜的山窪走向繁榮。鐵路兩旁聚集着數不清等車的難民；有從長沙撤退下來的，有從衡陽逃亡出來的，這些來自各種不同地點和各式各樣的人，在幾個月長途的流浪中，每個家庭和每個個人，都有着辛酸的經歷遭遇，用來編織成一篇不忍卒讀的故事。這一羣失掉了切的人們，拖着烙有傷痕的生命在拔貢等待火車能迅速的把他們載向安全地帶，這是他們共同的願望，但是，他們却把這希望放在水池上面了。

他們被毫無動靜的走的消息，擱置在淤塞的荒原上，秋老虎似的太陽，像火爐樣地威逼着車廂裏擁擠着的人，迫使他們不得不搬到鐵軌兩旁去，他們用僅有的皮箱網籃砌成彼此隔離的牆壁，用各種不同的毛毯席子搭成蓬蓋，人們就蜷縮在這低陋的泥土上。露天地有不少用亂石堆架的鍋竈，在傍晚時，在黃昏薄霧裏，距離不等，參差不齊的炊烟舞騰着，閃耀的火光照明了荒涼的大地，從遠遠地一方飄掠過來一陣悲涼的口琴聲雜地呻吟出「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曲調，引起了無數坐在蓬外乘涼冥想人們的啞啞嘆息，他們悲苦地承受着共同的命運。

廣西的初秋，是陰雨纏綿的季節，隨着陰雨來到到拔貢的是瘟疫，人們在無醫無藥的天地裏接受折磨，有一

天，我和兩個朋友在細雨濛濛的夜晚走到街上去喝酒，想藉此麻醉一下因天雨而感到無聊的心情，剛踏上月台，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婆婆，虔敬的舉着燃燒了的香，跪在泥濘的土地上，一面磕頭，一面默默的禱告，踏過她身邊的時候，只聽見幾個慢吞吞的禱詞：「……保佑他吧……」，當時，我不經意的走開了，當我在酒館裏歇了一兩個鐘頭，大家都微醉歸來的時候，發現那個老太婆連位置都沒有挪動一下，仍舊跪在那裏，嘴裏還是「保佑他吧！保佑……」虔敬的禱告着；我懂得這是向神祈求平安的。

翌晨，想不起爲了什麼事，又冒雨跑到街上去了，經過老婆婆居住的帳篷，裏面透露出低啞的哭聲，轉蓬外，稀疎的圍着幾個看客。

「是怎樣一會事呢？」我好奇地向裏探頭，裏面默黑的泥地上，雜亂地拋着一些東西，中央稻草上面，直挺挺躺着一個全身被掩蓋了的人形，那老婆婆——昨天虔誠向神祈求平安的老婦，坐在屍體旁邊，掩面在哭泣，手裏抱着一個包裹好的像是嬰兒似的東西。

從旁的看客嘴裏，知道死者是她親生的女兒，在懷孕的日子裏害了瘧疾，沒有錢買三百元一顆的奎寧，終於在瘧疾發作的時候，那不足月的孩子被打下來，因為流血過多，她丟下了還活着的孩子和年衰的母親離開了人間。老婆婆說：「這孩子連他媽的奶頭都沒有挨挨啊！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怎麼能活啊！怎麼能活啊！」

拔貢的夜，製造着悲苦和不幸；我聽說一個善良的，女人為丈夫的病和自己的飢餓，瞞着家裏的人秘密出賣貞操，我聽說一個小學教員到飯店偷飯吃挨嘴巴，弄得神經失常，變成瘋子，我遇見一個近視眼看見人就兜售她那類似生命一樣的眼鏡，我看見……無數悲慘的事情，像雨水落在河裏泛起的泡沫一樣，泛起是那麼容易，消滅也那麼容易，誰都沒有心腸去計算有多少？一切都那麼自然，一切又那麼平凡。

## 二 側嶺——八墟——牛欄關

十一月初，拔貢傳到了不少謠言，每天都可以聽到敵人到了那裏那裏的消息，這裏又沒有報紙，雖然車站上也有時公佈一些新聞電，但都是十天以前的「歷史」，在謠言四起的波浪裏，人心像飄浮在風暴的海洋裏一樣，有很多人開始徒步逃難了，我們為了工作的關係，一直沒有動搖，並且還堅信國軍一定可以抵擋得住「流竄」式的敵人的，但是，在謠言的後面，來了不少自金城江逃出的難民，他們努力證明謠言是千真萬確的事，在十九號那天，我們也不得不離開拔貢，和一些難民們走上同樣的流亡道路。

從拔貢到側嶺只有四十多華里。側嶺，是黔桂鐵路

的一個轉轍站（註一），數有九條鐵軌，雖然每股道上都被一節節撤退下來的車廂淤塞着，但是因為長久沒有使用的原故，鐵軌上已生了紅鏽，車頂上也長出了稀稀的

青草。站上擠滿着人，形成比拔貢更畸形的熱鬧，臨時的飯攤，香烟攤，賣大餅的，賣舊衣的，兜售貨物的吆喝聲，使這裏嘈雜異常；我剛到的傍晚，車站響起了警報的鐘聲，引起了更大的騷動，人們瘋狂的四處奔跑，從車窗，車頂，車底裏，慌亂的有人向外鑽，向四郊跑，因為誰也不願意讓自己從驚濤裏逃出的生命，輕易的再葬送在一兩聲爆炸聲或掃射中；生的意志堅強地佔有着人們驚慌的心頭，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列車向獨山方向開始蠕動了，人們不顧一切的呼喊着，從安全地帶向車廂奔來，一聲突愕的怪叫被火車開行的聲音湮沒掉，火車開走了，却又停下來了，人們圍攔住一個血肉模糊，殘缺的形體；一個不幸的女人，因為在慌忙擁擠裏，車被軋傷了，兩條大腿和整個身體脫離了關係，被切斷了拋擲在鐵軌的中央，我為這禍事感到顫抖。

那不幸的女人，神志非常清楚，蒼白的臉上那對煩燥的眼睛，不住地望圍攔着她的人們，嘴裏只在叫喚着：

「這讓我怎麼做人啊！這讓我怎麼做人啊！」

一個男人蹲在她身邊不覺是她丈夫，低低的像個孩子似的懦弱地哭泣；那女人還在繼續地嚷着，有人悄悄告訴那男人說：「哭是沒有用的，逃難時候的眼淚是最不值錢的，還是弄點涼水給她喝吧；免得讓她活受罪；」

那男人無措的點着頭，俯下身去問她喝不喝水？她驚慌的搖着手，失去了兩條腿的身軀也扭動着：「不！不！我不喝水，不能喝啊；喝了要死的，我要活……」

她反抗喝不水，激動的哭泣叫嚷，人們欺騙地安慰她，那男人也哭着保證絕不給她水喝，只希望她安靜下來，她像個孩子樣的擦淚，點頭，稍微平靜一會，又大叫

起來：

「毛毛哇！到那裏去了呀！不要亂跑！毛毛！」  
男人也忽然想起來向人堆裏張望尋找，她在這個時候昏了過去。

這一幕悲劇是不能向下演的，那男人在旁人幫助下，用顫抖的手端了一碗水送進她的喉管，讓這個屈強而具有母性的生命，在朦朧的昏迷裏，悄悄離開了丈夫，兒子，也離開了人間的恐怖和不幸，長遠的擁抱住生之慾望和愛情，靜臥在祖國受難的土地上了。

第二天，因為腳掌磨起了泡，我離開隊伍攀上了一個將要開行的車頭，但是整整燒了四個鐘頭的氣，也始終沒有動彈一下，為了不敢和隊伍失連絡，不能再耐心的等下去，只好勉強跳下車趕路，經過八墟，被似軍非軍的檢查哨攔住，在槍桿下等候檢查，一個穿軍服的人拿着手槍靠近了我。

「幹什麼的？」他凶凶地像討價似的板着面孔。  
「××部派到戰地工作的。」我客氣的回答着。

「證明文件呢？」

「只有證章！」

「為什麼沒有護照。」

「因為是逃難，沒有辦法弄護照。」

「那不行，要檢查。」

這時，又有兩個人靠近了我說：「把手舉起來！」我服從了他們的命令，任憑他們在我身上和口袋的摸索，把我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拿了去。我輕輕地說：

「同志，這用不着沒收，這是鋼筆和錢呀！」

「不行！你懂得什麼？漢奸和敵人傳遞消息就用的鋼筆和鈔票！」

「可是，我——」

「不要講話！」我大腿上挨了一槍托，使我意識到自己已沒有了自由，他們要送我到連部，在這時候，我悄悄的說：只要能馬上讓我走，我並不準備救回自己任

何東西，於是，在默許下我通過了八壩。

這時，天已傍晚了，離牛欄關——隊伍宿營的地方還有二十多華里，身上沒有一個錢，恐怖逼使我加快了脚步。漸漸地大地早顯一片灰暗地模糊，路，蜿蜒曲折的像條沒有拉直的帶子橫在前面，光禿禿的山和路旁稀疎的小樹無言地瞧着日暮趕路的難民們。

到牛欄關的時候，天已完全黑了，被黑色所包圍着的大地上沒有一點光亮，死沉沉地一切，經過山洞，看見不少工人在洞的兩旁鑿掘着，一盞微弱的油燈，撒出一些搖晃不定的光亮，工人們在黝黑的洞裏工作，彼此都不交談！只用鐵嘴敲打着堅硬的石塊，我揣測他們那時的心情是怎樣——對於這些用自己的生命，血汗，時間，精力所換來的造物立刻將被毀棄，難道他們一點都不感着血緣似的愛和憂傷嗎？

### 三 南丹——破滅了一個希望

從牛欄關到南丹，徒步是一天的路程，承路局的照顧，使我們得到了代步的工具——一節三等臥車；這對於徒步了三天，腳掌都磨起了泡的我們，是一種極大的興奮；登上火車以後，大家都懷着愉快的希望，我們傲慢和不關心地望着從車廂外流過的難民，滿足於自己優越的地位，甚至還有人時時注意着車門，唯恐怕有乘隙擠上車來的人；自私對於人類愛和同情的毀滅，具有多大的力量啊！

在車上等了三天三夜，車子也沒有開出站，有人說這是因為從桂林柳州撤退下來的「特殊者」過多的原故，在動亂的時代，「特殊」是必定可能享受「特殊」的優遇的，我們雖然也攀上了「特殊」的階梯，但是，那階梯是多層的，我們却是站在最下面的一層。……

一個深夜，意外的不幸，像颶風一樣地襲擊了我們，我們從甜美的夢鄉裏被拉回到恐怖的現實；路局派人來通知說：「敵人離這裏只有十華里了，人們應該立刻

徒步撤退！」

在雜亂無備的狀態中，大家都朦朧得摸不着頭腦，敵人究竟從那個方向，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正面防線被突破了嗎？是側翼被迂迴包圍了呢？

車廂外雜亂的脚步加重了恐怖的氣氛——車輪聲，汽車馬達發動聲，物件相撞聲，馬嘶聲……這一切無言的聲音組合成了恐怖的交響樂，顛抖着人們的心。

我慌亂的收拾起一些僅可以背負的東西，軟弱的腿不知怎樣爬出了車廂；鐵軌上，人一個接着一個向着那黝黑的天那方流去，天上佈滿了嘲笑我們的星星，擠着眼，戲弄着難民們的善良。

在黑夜裏，大家都發抖的向前摸索，沿着鐵路有不少山洞，大家的速度都逐漸加快着，只要誰一停留，就馬上會聽見後面「讓開」的吶喊聲，這樣拚命向前趕，好像黑暗在前面就是盡頭似的，我一面擔心着後面敵人突然追上來，一面又害怕那漆黑的山洞裏，發生什麼搶劫，真感謝上帝，讓我們平安的走到天亮；白天，一切使人害怕的事都應該消滅的——我們想。但是我們却立刻被槍響吓呆了……

老百姓有的用扁担挑着行李逃難，有的用平車（註二）載着行李逃難，軍隊也同樣在忙亂中負荷着一切輜重向後退却，在共同的退却路上，軍隊要強求留下老百姓的平車，老百姓拒絕了，於是雙方爭奪着，吵鬧着；「我們這都是公家的東西啊！」一個用軍帽蓋着後腦袋瓜的兵士大聲叫喊着。

「這是武器，打日本鬼子的武器呀！難道你們不懂軍事第一嗎？」另一個操湖南口音的兵，舉起手裏的槍在空中亂幌着說。

兵士們都附和着叫喊，呵叱，胡亂的把老百姓的行李從車上拿起來往地下扔，老百姓們反抗着：

「軍事第一怎麼樣？你們還不跟我們一樣——逃難！」

「你們的東西要緊，老百姓的東西就不要緊啊？」

「……冬天不蓋被冷不冷啊？不要緊？哼……」

「不管，撤下來，不答應的就是漢奸！槍斃！」

「什麼？拿大帽子壓人呀？」

「槍斃？嗚那個啊！」

「不撤！」

「那個敢來動行李……」

「狗×的，槍斃好啦！」

「有什麼關係，橫豎是死！」

「不撤！」

「……」

嚇人的槍響了，子彈鑽入雲霄又跌了下來，但並不能使難民馴服，反抗的聲音更多，更雜。

「怎麼？是不是準備打內戰啊！」

「我們不會怕你有槍啊！」

「這麼凶爲什麼不打日本？」

「把他打中國人，打老百姓的槍繳過來！」

「狗×的，繳過來！」

「繳過來！」

槍聲，毆打，哭，叫，喊……衝破了清晨的寂靜，我身後隱隱響起了「戈戈戈，戈戈戈」的機槍聲，中途，那禍根樣的平車越過我們，我彷彿聽見湮沒在機槍「戈戈」聲裏老百姓的反抗聲音和哭泣，坐在那上面勝利的主人啊！到什麼時候，你們才會想起犧牲在你們槍彈下面的難民而懺悔自己的罪惡呢？

### 四 和一個難民的談話

天越亮，霧越濃，走了一夜，摸黑到一個暫時休息的車站——辛店，整整餓了一夜，希望能買到一點東西吃，可是，車站上連個買開水的都沒有，比我們先到的都已乏力的躺在地上，憔悴，飢餓，折磨着每一個受難者，遍地的行李和炊具，不規則地偎依在每個主人的



身邊，大人的呻吟，孩子的哭叫，嘈雜的響張了整個車站。

天亮了，迷漫的濃霧被太陽驅走，人們重新把累，餓，恐怖交織着的身體掙扎起來，嫵媚的陽光暖暖的照着流亡途中的人羣，鼓勵他們再一次的向前撲過去。

「你從哪兒來？」

一個男人挑着一担籬筐，前面放着一個約摸三歲的孩子，後面攬着一個污黑的被蓋捲，他的背上還用寬粗的帶子細綁着一個，另外一個最大的孩子，約摸有十歲了吧，兩隻脚用破棉絮包裹得像對大鱸魚，手裏也像旁的大人一樣持着一根竹棒，蹣跚的向前挨，大概是聽見我說話的聲音吧，回頭看我的時候，一對失神的眼睛，空漠得一點表情都沒有。那男人氣喘喘的挑着担子，一面走，一面回答着我的話：

「唉！這三個都是自己的孩子嗎？」

「唉！禍害呀！禍害呀！丟又捨不得，帶吧實在帶不動了，唉！真快沒有辦法了。」

「再忍一忍吧！慢慢就會好起來的！」

「唉！怎麼會慢慢地好起來呢？才安定兩年，又要逃了，東西都丟光了，可是還逃到那裏去啊！那裏能安身啊！」他絕望的叫着。

「不要緊！只要我們能打勝仗，總會有辦法的……我沒有說完，就被他截攔住：

「我就是說呀！只要能打勝仗，可是，我們又在逃難啦！先生！我們為什麼就打不了勝仗呢？……」

我沉默的沒有回答他，因為我沒有辦法以簡短的話說明這複雜的原因。

兩人都沒有說話，路上互相擁擠着，間或那男人喊前面的孩子，恐怕他走失。

「啊！你不說我也知道……」他說。  
「知道什麼？」

「不團結總打不了勝仗的！」他頑強地嘆息……

「到今天不能光為自己打算了，」他想了想，加上說：「日本人一來，都是他的；他們的媽媽，在路上得了霍亂，把這羣冤孽丟給了我，你說，叫我怎麼辦呢？路上買不着飯的時候，他們一鬧，我真想拖他們跳山溝，唉！四條人命啊！再說，到陰間又怎麼見他們的媽媽？」

「咱們歇歇吧！無論如何你不能那樣想。」

他一面放担子，一面喊住前面蹣跚走着的孩子。

「唉！這苦誰知道啊！日本人一來，做官的都是飛機汽車的先跑了，都是為自己打算！為自己……」

當天晚上，我們在東長車站露宿了一夜，因為房子都被撤退下來的軍隊佔了。

## 五 一個仁慈的傷兵

從東長到麻尾又整整走了一天，路局派人在站上接我們，感謝局長的盛意，據說在這裏有火車了。

在民族要求解放的戰鬥裏，在祖國被殘辱的土地上，處處都呻吟着人民痛楚的哭泣和嘆息；靈魂的撕裂，肉體的毀滅，塗繪成一幅人間地獄的圖畫。站上紊亂和嘈雜的人們，擠在飯攤，舊貨攤，半軍半民擺設的露天賭場的旁邊，牌九，單雙……吆喝，呼喊，鬧成一片。人們除了吃東西以外，最多的是圍繞在賭攤四周，人們都希望憑着自己的好運氣和「技巧」，把別人口袋裏的錢掠奪或欺騙過來，我不知道賭徒們要給自己製造多少悲慘的故事和不幸的眼淚？他們將怎樣懊悔自己愚蠢和可卑的行爲？

從火車站到六寨的汽車站，要經過一座石板橋和一架快要腐爛的木板橋，小街上有鄉公所，門口冷峭得一無所有，衛兵縮着脖頸袖着手在門前瑟瑟踱步，門旁邊掛着六牌長方形的招牌，說明了鄉長的本兼各職，表示出縣長在民間所具有的權威，鄉公所的牆壁，塗着防空

的黑色，在那上面，却又用白色寫了宣傳標語，好像塗成黑色並不是爲了防空，而是爲了寫明顯的標語似的，街上的店舖都關了門板，裏面住滿了從戰區撤退下來的榮譽軍人，我看見那些爲祖國而殘廢的英雄，心裏是嚴肅而感激的，用虔敬的眼睛去觀察他們，說出我衷心的慰問。

一個二十多歲斷了腿的年青傷兵，在洗着長了蟲子的衣服，一面洗一面掙扎，生活的折磨使他像有三十多歲一樣，憔悴的面孔上的皺紋，深深地烙印出他苦難生涯的紀錄，但是，却保持着中國農民的誠懇，純樸和善良。

「老鄉：你們從那裏來？」

「我們？」他眨眼睛望了我：「從長沙來！」

「那你們辛苦了！」

他笑了笑，露出一嘴幾年都不曾漱過口的黃牙齒：「那裏是辛苦呵！是命苦！」我沒有想到他還能說俏皮話。

大概是過份久遠了人間溫暖的感情吧！那位殘廢的榮譽者熱心的招待我到他的屋裏去；我也非常希望知道一點點關於他們的生活，因為我對他們太陌生了。

「這屋子太潮啦！老鄉！」我不安地說。

「可不是嗎，地上只朝外浸水呢！」他一點都不在乎，好像他到人間來以後就過着這種生活似的一樣自然。

「做買賣的店舖，怎麼會這樣濕呢？」

「他們都得撐船呢！」他好像說笑話似的，但是我却笑不出來，接着他又說：「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是的，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想：這決不是住在高樓大廈裏的紳士，高官厚爵的大人們窄狹頭腦裏所能想象得到的，所能關懷得到的啊！

「唉！你們也真苦啊！」我嘆息着。

「嗯！」他不再頑皮的笑了：「唉！總算沒有餓死

，沒有把我們扔給日本人就算是運氣了！」

「……」

「……」

「現在國家在受難，一切都談不上，將來勝利了，你們負傷的一定會得到國家最好的待遇的！」

「呼！」他望着我，兩隻眼睛透露出我不能理解的感情：「先生：我不想將來，將來多遠呢，只要現在對我們好點，不要再越扣我們的就好啦！」

「怎麼？還有人越扣你……？」

「怎麼沒有？」他橫起眼看我：「要是不越扣，他媽的院長什麼的汽車，姨太太那來？事務員怎能一輪幾十萬？」

「……」

「外邊只罵傷兵不好，唉！其實也難怪呀！」

「是的，你們委屈了！」

「你想，在這裏頭，吃不飽穿不暖，怎能不逼人做歹事呢？」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起來我們是什麼鳥榮譽軍人，可是除了這件紅十字衣裳以外，還有什麼呢？這年頭你說誰不討厭它，看見我們就像看見土匪……」

「那……」

「老鄉！」他睜大着兩隻眼望着我：「我不是怨誰呀！我是怪我們自己的人不爭氣，有腿有腳的都拉着這件老虎皮，搗亂，欺負老百姓。」

「你家在那兒？」

「家？」他頓了一頓，好像無數記憶塞滿腦海：「河南！唉！怕家裏知道我這樣子傷心，連信都不敢寫，誰知道家現在到哪兒了呵！」

「家裏還有什麼人？」

「娘，老婆，一個小閨女……」他翻了翻眼，好像想什麼似的：「……怕有十歲了吧？他們總寫信叫我回家，來信就說：『回家來種種地吧！年年都繳不起租，

地也荒啦！』唉！本來嘛，兩個娘們家，能有多大勁啊！可是，你想我怎能回去呢？從前有手有腳的時候不准假，不能回去，現在這條腿沒有啦！像條老狗像的被人扔在荒地上，回去吧地又不能種，坐在家裏白吃女人的，算怎麼回事呢？」

他說着慢慢地低下了頭。

「那你一輩子不回家怎麼行呢？」

「沒有辦法呀！孩子大了可以給人放放牛，自己操練操練，老婆呢，願意守活寡就守，不願意守就嫁，反正現在法律上又沒有非逼人家死守着的一條，……唉，……就是老娘可憐呀！無倚無靠的……」

我沉默着，不敢再往下問。可是，他不停嘴的又說：

「聽說前些日子河南也打得不好，是吧？」

「是的！」

「看！我家怕又要遭殃了！」

「不過現在聽說又好轉了！」

「誰保險小鬼不再進攻呢？如今這仗不能打了！」

他感嘆的只搖頭。

「為什麼？」

「你看呀！當官的欺負當兵的，把兵當做犯人，一個個餓得黃皮枯瘦，當兵的又欺負老百姓……這樣能打仗嗎？還唱什麼『軍民合作』歌呢！現在還不淨幹軍民不合作的事，我不信軍隊離開老百姓能打仗？再說，軍隊打仗就為的是保護老百姓，要是你也欺負他，那還打個鳥！」

「是的，他的頭腦很清楚啊！軍民不合作是打不了勝仗的，」我重複地想着他說的話。

「前天我還看見一樁事呢？」

「什麼事？」

「一個當兵的用槍打老百姓的牛，你說，誰在當兵以前不是在家種地的呢？誰家裏沒有幾牛呢？可是一披

上老虎皮就忘本啦！他們打的還是條黃牛啊；我就在一邊說：『同志；春牛打不得呀！打死了人家沒有牛種地的！』你猜那男子他怎麼說？他把眼一橫：『又不是打你的！』你看氣人不氣人？等我看見那條牛躺下去的時候，真像打死了我的牛一樣，心裏只想哭，晚上我就做了一個夢……」

說着，他的眼圈又紅了，我深深感激他的仁慈。中國的士兵，沒有一個不是來自農村的善良人，他們忘不了自己的田，自己的犁耙，肥料，那類似生命一樣的耕牛，但是，當兵以後，生活窮苦的壓榨，虐待，他們瘋狂，他們變態，他們忘記了一切，為了自己目前的生活而毫無憐恤的去損害和他們命運並沒有兩樣的人們……懷着淒涼的心向這位仁慈而偉大的殘廢者告別，在這幾天的行程裏，我看到了人間最陰冷的一面……

## 六 在火車上

車廂和針眼一般小，而每個人却都像條牛或者駱駝一樣大，因為擠不進去，只好和其他難民攀爬到車頂上，半蹲半坐的蜷縮着。冬天凜冽的晚風，像刀子一樣地割裂着我，像椎子一樣的狠心鑽進衣服裏，然而即使忍耐不住，從心裏也不敢起下車的意念。

在車頂上，一夜都不曾閉眼，大家都以盼望的眼光急的望着機車房裏燒氣的車頭，但是燒了一夜，也沒有看見車頭動一動，只是一浦浦浦……地，活像一個垂死的老人在掙扎地呻吟和嘆息。

車頂上的人們都大聲的冷嘲熱罵和議論着。

天亮了，天邊上泛起蔚藍的顏色，地面上均勻的鋪着一層微白的薄霜，太陽越過山頂，車子也沒有開的消息，車裏車外都被嘆息，哭泣，叫喊，爭吵包圍着；天空突然響起了轟隆隆的聲音——在我們頭頂上出現了十七架飛機。

車站上沒有警報，我們也看見了翅翼上祖國旗幟的

標誌。

「啊！我們的！我們的！」人們感激地叫。

「青天白日！青天白日！」人們狂歡地叫。

「好哇！好哇！」

「中華民國萬歲！」一個難民狂喊着跟着飛機跑。

車廂外，車站上的人都仰天望着；歡呼，高叫，笑聲撒遍地面，大家都預卜我們的軍隊將要開始反攻了。

這是在逃難中第一次看見不幸者底面龐上泛起的喜悅和感激，但是，這笑聲多短促啊！一剎間就幻滅了——

像夢一樣的易於幻滅——飛機在天空盤旋，人們在地面歡呼，突然我看見——有好多人看見——機尾部撒下不少黑點，經驗告訴我這是投彈了！「輪下……」話還沒有說完，轟隆隆的聲音已把人們震駭住了，山底那邊冒起了黑烟，人們胡亂的開始向四處奔跑，車廂裏的人也忙忙地從窗口向外跳，哭叫震動了大地，好像遇到天崩地裂似的災害一樣。

飛機投彈後飛高了，彷彿知道自己惹了禍事，悄悄地帶着犯了罪的心情逃亡，留給地面的是死亡，創傷，火，血，淚，不幸。六寨附近在瞬間變成灰燼，人們罹了莫名其妙的劫難。事後，不少人們流着淚在瓦礫裏尋找自己的骨肉，不少人在瓦礫上撫屍痛哭，不少斷手折臂的人在哭爹喊娘，年稚的兒童，漫無目標的在呼救和徬徨……戰爭給人們帶來這意外的災害，活在亂世裏的生命，輕微得像一拉灰塵，像秋風裏的落葉。

經過這次災害以後，人們對於開車就更着急了：「爲什麼會車子老開不出去呢」的疑問，是共同的活躍在每個坐在車上的人們底間說，

終於，車子開動了！聽說是局長頒佈了一道緊急的獎勵命令：誰要把車子開到獨山，可以領到十萬元獎金，這樣才燒足了氣，我真感謝鈔票的權威，但也後悔局長沒有早發佈這命令。

在車上坐了一天一夜，火車總算蹣跚地爬了一百多

里而進了獨山站。

## 七 兩個堅強的靈魂

車遠離獨山站有三四里路的時候，遠遠地看見獨山城裏冒着紅光，那昨夜已很深了。漸漸地看見了火的貪婪的舌頭，才知道獨山已開始自動破壞了。車上的人亂哄哄的議論着，恐怖重又擁集在人們的心頭；大家究竟怎麼辦呢？是連夜徒步？還是冒險地在這不平靜的城裏度過一晚？人們都徬徨失措的像羣失去了依靠的孩子，他們被人們遺忘了；有些人低低地在哭泣，有些發出絕望的哀訴，嗚嗚雜雜擾亂了大家慌亂的心。

天上下着蒙蒙的細雨，除了極少數的人爲了胆小先徒步走了以外，大多數的人，因爲在車上擠了幾個通夜都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於是就散漫的躺在雨地裏睡覺。我睡不着，來回在踱步，城裏焚燒的火燄和劈拍聲連續不斷，引起我心裏想着一些平日所想像不到的事，恐怖和憂傷使我爲自己虛構一個悲壯勇敢的反抗的夢，在那夢裏充滿了報復和發洩抑鬱的心情。

這塊漆黑的將被遺棄的土地上，到處閃着野火的光亮——可憐的人們檢拾一些木料碎紙點燃來抵抗寒夜的虐待；它毫不吝嗇，毫不自私的讓人們藉它得到溫暖，堅強自己的信心，眼被照亮了，心也被照亮了；緊緊靠近火的人，不像徘徊在黑地裏的人一樣，望着火，就失去了恐怖，憂傷，寂寞，徬徨，也藉火看見團團圍在火燄四周無法挨近的黑暗。

我抖索的靠近火，想烤一下淋濕了的衣裳，讓眼睛和心溫暖一下，看一看光亮。在黑地方過久的人，眼像瞎子，心像衰弱的老人。

火旁圍坐着一家人；一個有年紀的老頭子，一個睡熟的年輕女人和一個緊偎着她的孩子。

「對不起，我要烤烤火！」像個乞丐乞討似的。  
「來吧！沒有關係！」老人用哀傷疲倦的眼望着我

，話說得像一絲低啞的樂器聲，像怕驚醒酣睡着的她們似的，也像怕打破恐怖世界的死寂。

他默默地把地上的紙片，一張一張的拋向火堆，女人用毯子緊緊地擁抱着打盹的孩子，動彈表示了寒冷的騷擾。我們都沉默的望着火，誰也想不到應該或者需要說什麼，我看見他一面把紙片投向火堆，一面又拿一張借着火光的跳躍想看那上面寫的什麼，他低聲嘆息着。

「看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他又把它丟在火堆裏了。

「人家丟的嗎？」

「不！自己的……」

「自己？」我檢起了一張——那是張封面，上面有「中國經濟史論卷五」幾個秀麗的正楷字：「是稿子呀！」

「嘿！稿子……」他又嘆了一口氣：「這是六年前的汗血和時間啊！」

「燒旁的吧；這太可惜了……」我不知道自己已被什麼感情支配着，心顫抖得想哭。

「可惜！」他又笑了，笑得那麼殘酷無情，我怕看見他笑，因爲那不是一個人心底的喜悅。我低下頭，眼望着在跳舞的火，他又接着說：

「唉！可惜嗎是真有點可惜，但是自己親手弄成的東西，再用自己的手去毀掉，難道不應該嗎？」

「但是，寫出來就不能全部屬於你了。」

「屬於誰呢？」他睜開兩隻眼望着我。

「屬於那些需要它的人！」

「可是，……我現在在毀壞它，那些需要它的人呢？爲什麼不管呢？」

「……」

「我知道這是屬於那些需要它的人們的，所以才把它帶出來，在桂林丟盡了一切，這稿子却牢牢放在我身邊，我老了，在我沒有死以前，我應該對於年青的朋友

們有一點幫助，好讓我自己對良心說，我總算做了一點事情……」

「你是做了一件繁重而吃力的工作。」我搶着說。

「但是，這繁重的工作却變成了沒有援助的浪費和累贅了……我也想過，在我們這國家，它的命運也和它的主人一樣受着冷淡和漠視啊！……路這麼遠，我也再沒有力氣背了，讓它變成火溫暖一下我自己吧！或許這是有私，但是，這却是對那輩不要文化人們的控訴和抗議！」

「爲什麼不早一些出版呢？」我看見他一張一張毫不遲疑的向火裏丟，實在覺得心痛。

「唉！最後一次校正工作沒有做完，怎麼可以糊塗的出版呢？按照我家裏的經濟需要來說，是應該早就出版了，多少先弄一些錢；可是研究學問的人要有良心，我們不能把做學問當做買賣，不能做貽誤年青人的事。」

我含着淚，激動得想匍匐在這位聖者的面前，中國的年青人，不就是靠這樣的長者培育大的嗎？但是，有誰能想得到現實社會所賜予這位長者的磨難呢？

雨仍是不斷的在下，雨水滴在火堆裏，冒着陣陣濃煙，老人忍受不住地咳嗽起來，驚醒了酣睡着的女人。

「你怎麼啦？爸！」他打了個呵欠。

「沒有什麼。」老人不在意的說。

「不會是受涼吧？」她非常關心望着老人。

「受涼？不是！」老人不甘示弱的。

「天怎麼還不亮呢？」她用陌生的眼望了望我。

「快了吧；」我抬起了頭望着烏黑的天，雨落在我的臉上。

沉默着，她用腳踢了一下火，火花向四面飛揚，她用毯子把孩子和自己裹得更緊。

「你們從那兒來？」

老人半天沒有回答，她和我都望望他——他歪着頭

睡着了，於是她回答了我：「桂林！」

「是走路嗎？」

「那裏會有車給我們坐呢？」她恨恨地。

這時，老人却像夢囈似的模糊地說着話，他的神經已經疲乏了。

「大家都吃苦了！」他閉着眼睛。

「吃苦的當然是大家呀，可是有錢有勢的……」我說。

「有錢有勢的當然有辦法先逃啦！」她不忿的。

「你們準備到那兒去呢？」

「貴陽。」

「你們是貴州人吧？」

「唔，我們是貴陽，」她把頭靠近我，像說一件什麼秘密的事體似的，說話的神情，既天真又熱情。

「這次回家決定不再逃難了，與其這樣吃苦，不如等鬼子到的時候和他拚……所以，我決心打游擊！」

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高，驚醒了老人，老人睜開昏花的眼睛，慈愛的望着她笑着說：「又是你那一套！」

她笑，我也被感染得笑了起來。

「你總是不相信我，將來會有一天看見我那樣的！」她充滿了自信和熱望，明明的眼被面前的火照得格外發亮，臉上似乎泛起了少女害羞的紅暈。

「你想打游擊嗎？」我好奇地。

「唔！」她不斷地點着頭，眼睛死命的盯住火。

「想！」她說得十分堅決。

「蠻苦的啊！」

「知道！」她頓了一頓，望着我說：「怎麼；你打過嗎？」

「我也沒有，不過，我想一定很快就可以學會的。」

「對！我也這麼想，一個人只要有決心，有勇氣，在不斷的鬥爭和磨練裏，一定可以學會的！」

火堆被一陣寒風吹得晶亮的火花向四處泛濺。老人

用手拍掉落在身上的火星說：

「星星一樣的火，都可以燃燒起整個大地，問題在於你能不能點起火來！」

「只要有火，一定幹！」

「領？如果你從心裏面迫切的感受到和要求這樣做，就是你一個人也可以幹，孩子！大不了是犧牲吧！更何況已到了自己的家呢！」他用手替她擦拭頭髮上的雨水。

「我有火！我有火！我相信我是可以點燃的，就是把火扔在河裏，我也會……」她激動的大叫。

「那你變成了什麼？」老人高興地和地開玩笑，他是高興的，因爲他的女兒給了他安慰，力量和希望。

她笑了，老人也笑了，我默默的以激動的眼光望着他們；這是在這次逃難中第一次遇見的兩個堅強的靈魂。

## 八 人間地獄

城裏的火燒了一個通夜，天明以後比較小了些，但是接着就是搶劫，倉庫被打開了，軍隊，難民……像蟻陣似地朝裏擁擠着，誰都想得到一些意外的財富。

車子委委屈屈地開了三個鐘頭，像力衰年邁的老黃牛一樣慢吞吞地爬了五公里路，一過見山坡，司機必定跳下機車，朝着車廂裏大聲嚷叫：

「有賂賄有腿的下來推呀！」

如果遇見人們躲懶而對他漠然不理的時候，他就會嗚嗚的叫喚：「有賂賄有腿的都下來推呀！那要死的癆病鬼就別下來啦！」

在大家一齊推的時候，火車居然也慢慢的向前移動，這時，司機站在車旁，半邊身子露在外面，頭扭到後面不住嚷：「對！對！用勁推呀！過了坡就好啦；推推！對……好！快讓開，快讓開……走！」

當人們一鬆手，車子又「共共共共」地退了下來。

有時，一連幾次，車子都爬不過一個山坡；車子上路上燒的都是枕木，每到一站，拍枕木，鑿枕木，挑水灌車頭，都是我們的事，到後來連車站的桌椅路標，全都拆來燒，那時，大家都只有一個意念，就是；開車第一，誰都不能鬆懈，也不敢鬆懈。

離深河還有一二十里路，大家正在背枕木的時候，忽然傳來一個消息說；

敵人已進入獨山，路局命令立刻破壞掉從獨山到都勻所有的橋樑，車子要爆炸，人們都要下車！

這巨雷似的轟隆聲，震撼了所有的人，大人哭，小孩叫，箱子和行李像長了翅膀一樣的不斷從車窗裏飛出來，亂七八糟的丟滿一地，叫喊，咒罵，哭泣，紊亂湮沒了一切，一切都像天崩時一樣使人害怕，在忙亂中，各人都只顧自己的走掉了，丈夫遺棄了妻子，母親扔掉了孩子，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女人把抱在手裏的孩子吻了一下馬上放在路旁，就頭也不回的走了，讓孩子面迎着冬天的朔風哭泣哀啼。

一路上都扔的是東西，貴重的行李不再為主人所珍惜，窮人們在忙亂中醜態而不自覺的在搶奪，選擇自己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稀罕物兒，孩子們在奔跑中呼喊，妻子在張惶的尋覓；人們受傷的心靈上，又加了一道明顯深刻的傷痕。

到了深河，天已黑了，天上飄着雪花，在極端緊張的流徙後，人們都想休息一下，可是站上有有人說：

「趕快離開吧；這裏太危險，你們沒有看見這麼多炸藥嗎？」

真的，我們周圍，有是一箱一箱的炸藥，為了避免危險，不得不在黑夜裏繼續離開這裏前進。大家無言地踏着凍了冰的枕木，冷，滑，恐怖，黑暗……壓迫着人們，大家像羣飢寒交迫的盲者，胡亂的摸索，可是，誰的眼睛也得盯在前面，因為一不小心，就有絆倒的可能。在這種萬分困難的時候，往往人們最容易團結和結合

，在路上我找到了五個伙伴，在冷得最無奈的時候，五個人互相偎依的坐在光滑冷冰的石頭上，雖然這時候雪，風……像針一樣地刺痛我的皮膚，但是，我心裏却覺得非常溫暖，因為他們都關心着我，我也關心着他們，我們互相幫助着，安慰着，鼓勵着……我們已不是孤獨的人了，我們已把生命，幸福，痛苦，共同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走了一個通夜，雪停了，一夜的風雪，把鐵軌和枕木都凍結起來，剛踏上黃色的公路，我就好像走進了地獄，在這裏，我不相信還是人間，還有生命。

我看見一個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被人在肚子上踩了一腳，肚子裂開了，心肺流在地上，泥土上殷殷地有紫黑的血跡，緊閉着的眼睛，睫毛上，留下一些凝凍住的淚珠，小小的眉頭，苦皺着，好像在抗議承受了人家所想象不到的痛苦，也好像是在怨恨人間。這脆弱微小的生命，躺在地上，從他身旁往過的人，連看都不看一眼，各人拚命向前奔跑。

路旁，像陳列商品似的，三步五步之間，都擺置着屍體，仰着的，側着的，伏着的，蜷縮着的，甚至連蹲在那裏，雙手緊抱着膝頭而死去都有，這各種不同的姿勢的屍體上都只僅有一套破爛的短衫褲；他們可能都是些因病而被人拋棄的兵士，但是，誰那麼忍心連他們身上的棉軍服都剝走了呢？從他們的臉上和從他們死的姿勢上看，他們的死，是被飢餓，寒冷和無情的鞭打而折磨死的！

我又看見一個士兵用槍在田地裏射擊老百姓的牛；在六寨，那殘廢軍人憂鬱的聲音敲擊了我：

「同志：春牛打不得呀；打死了沒得種地的……」我隱隱的看見那殘廢軍人臉上那種純良悲苦的表情，和那濕潤的眼睛。

人們不間斷地西行，老頭子，老太婆，女人，孩子，病人，孕婦，挑担子的，士兵，騎馬的軍官……雜亂

的，然而一個挨一個的匯成了十萬人流的行列，誰要在行列裏走慢一步，就立刻會遭到後面無數人的咒罵，車子一輛緊接一輛，上面都堆得像人山，坦克車，裝甲車都沒有例外，我不知道都是難民呢；還是一些「黃魚」！

戰爭是殘酷的，中國的人民善良地忍受着無窮無盡的折磨和苦難，不幸像拉不斷的纖維，縱橫的織在中國人民的生命裏，這裏面，除了怨恨，悲哀，哭泣，死亡……以外，還有什麼呢？

一九四四年歲尾於重慶玄壇廟。  
「註一」——轉轍站是機車調頭，改變方向的車站。  
「註二」——平車是一種用四個輪子，可以在鐵軌上行走的木板車。



刻木琦王 所居時臨民難



孩 睡

王琦是著名的木刻家，四川人，他的木刻在後方頗著盛名，但他的素描從沒有人看見過，

# 慶重描素琦王



巷 僻



集市下城



家人畔河



處之中集傭女一市人

茲選輯若干幅在本刊發表。他自己認為這只是些習作，不值得發表，但我們的意思，是藉此可以知道一個木刻家的素描基礎是使成功的必要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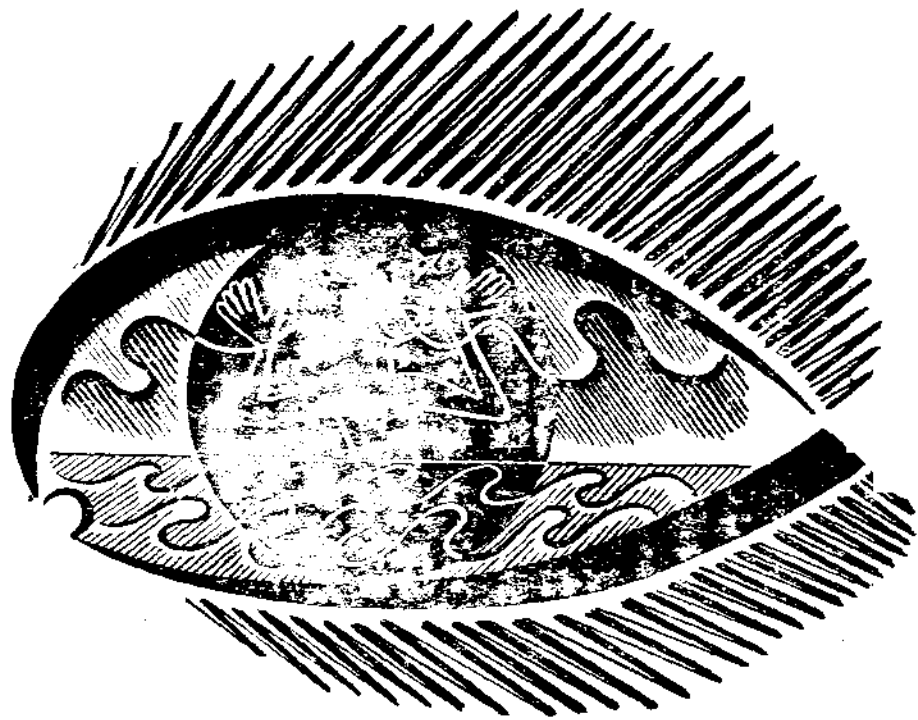
渡待頭江



後散市菜



苦力



# 絕 叫

作 駑 紺  
圖 插 字 光 張

## 一 失去的海洋

黃金的頭髮披散在前面，你是正在洗頭髮？從頭髮縫裏用沉醉的眼睛，昏迷的眼睛望了我一下。爲什麼呢？我們是初見哪！

雪晴了，愛爾蘭的郊原是一片白色，你唱着我聽不懂的歌，我也唱着你聽不懂的歌。風吹散你的金髮，飄起你的火紅的領巾，你在雪地上奔跑。你忽然停住，脫下手套，整理跑脫了的襪帶。我藉以看見了你的肌膚，我說：「姑娘，你想跟雪比賽麼？」我沒有想到一個吉卜西姑娘的肌膚可

以跟雪比賽的。這時候，你又用沉醉的眼睛，昏迷的眼睛望了我一下。我們東方人也跟你們一樣，有一些帶神秘性的趣事；而喜歡算命，又剛剛彼此相同。很小的時候，母親就警告我：「不要走到水邊去！」她替我算過命，說我將來會滅頂而死。因此，很多年之間，我沒有行過船，一直到老都沒有學會游泳；如果不是母親去世了，遠涉重洋，到西方游歷的志願，說不定會終身不遂，也就終身不會碰見我的有着沉醉的，昏迷的眼睛的姑娘！

我是個愚人，常常有些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幻想；當我一看見你的眼睛，那樣沉醉地昏迷地望著我的時候，我禁不住就想起我所看見過的海洋，恬靜的，蔚藍的，有時激起一些白色的浪花，有些白色的海鳥在上面飛翔的海洋。從那海洋，我看見過比真實的天空更美麗的天空，看見過比真實的雲彩更詭譎的雲彩；日出時的朝暈，日落時的暮靄，秋夜的羣星和皓月，映照在那海洋裏，無不比它們原有的形狀百倍地神奇。海洋，它是比整個世界還要豐富的世界，比一切的美還要迷人的美。我覺得它時時向我這在炎夏的人生的長途上走得如此疲乏，如此乾渴，如此地汗流浹背了的旅人召誘：「來吧！這兒是你的最溫柔，最清涼，最合適的休息之所呀！」人生多麼苦惱，多麼令人不能滿意，幾十年來，沒有一件事情是如我所想的，然而我並不氣餒，我知道，我將有唯一的足以驕傲的事情，命運之神早已替我安排了一個理想的死地，假如滅頂之禍是無可逃避的話。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我沒有立刻跳到海裏去。

現在我又看見陸地上的海洋了！至美的姑娘，我從你的眼睛裏看見了比真實的海洋的天空還要美麗的天空，比真實的海洋裏的彩雲還要詭譎的雲彩；朝暈，暮靄，皓月和羣星，無不比真實海洋裏的神奇還要神奇。而且它這樣殷勤地向我召誘：「來啣！來啣！」我不知道命運之神何以對我這樣恩厚，替我安排的死地原來比我以前所欣慕的還要美好！我真要縱身一躍了！真要縱身一躍了呵！然而，「母親！救救你的孩子吧！他真要碰到滅頂之禍了！」

這樣，姑娘，你應該明白我常常假借這樣那樣的口實上你們那兒去，使我們在一個月之內，變得那樣熟了的原故。

「帶些山胡桃糖來！」



我記住你的囑咐，冒了二十里路的風雪，跟你送山胡桃糖去的時候，你並不會驚喜，也沒有說聲謝謝，只是坦然地大口大口地吃。你沒有辨別出來麼，那糖裏面拌和着僅僅比你的媽媽小一歲的一個東方人的友情？

然而姑娘呵，智慧不如青春，德行不如財富，才能不如權力，靈魂的高潔不如肉體的美好，人生就是這樣一種無可補救的悲劇！足以隔絕我和別人的事情太多了，而你和你的家人對於東方的理解，又遠不如一個東方人對於你們的民族。我是知道我的結局的。果然，有一天，你用紙牌跟我算命，不知翻出了一張什麼牌，你忽然大笑；「你是個永久的單戀病者！」你說：這時候，你的眼睛是清醒的，明亮的！唉！東方人呵！你失去了你的海洋！

十年的隔絕，十年的人事變幻，我回到了這古老的民族：你離開愛爾蘭的雪的原野，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今天，在這寒冷的黃昏，偶然吃着友人送的山胡桃糖，不由地想起你來。推窗一望，外面正是一片積雪，和愛爾蘭的郊原一樣。我想發見那上面的金光璀璨的髮辮，火紅的領巾，和雪比賽的肌膚，燃燒的眼睛，然而

我不為你祝福——你的幸福裏會有太使我羨慕的東西。但是我相信幸福本來就和你分不開，尤其是比起一個眺望黃昏的積雪的老人，孤獨的老人。而且，你想不到，這十年來，我，一個異族孤獨的老人，爲了你，姑娘，竟偷偷地，偷偷地寫了許多詩篇。要是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一定早就寄給你了——說不定你讀了還會有若干程度的感動呢！然而我沒有這樣幸運，我只能自己寫，自己讀，自己以爲你已經看見，而又深深地愛着我了。你原說過，我是一個永久的單戀病者呀！

下面的幾篇，是隨意擷取出來的一小部分，我要用各種文字，刊載在各種報紙和雜誌上，爲的萬一可以使你看見。

## 二 虹橋

我的愛人是一座樂園。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知道樂園裏的草木，永遠是綠的，正像那裏面的人永遠年青；花永遠是妍艷的，像裏面的人永遠美麗……雀鳥不停的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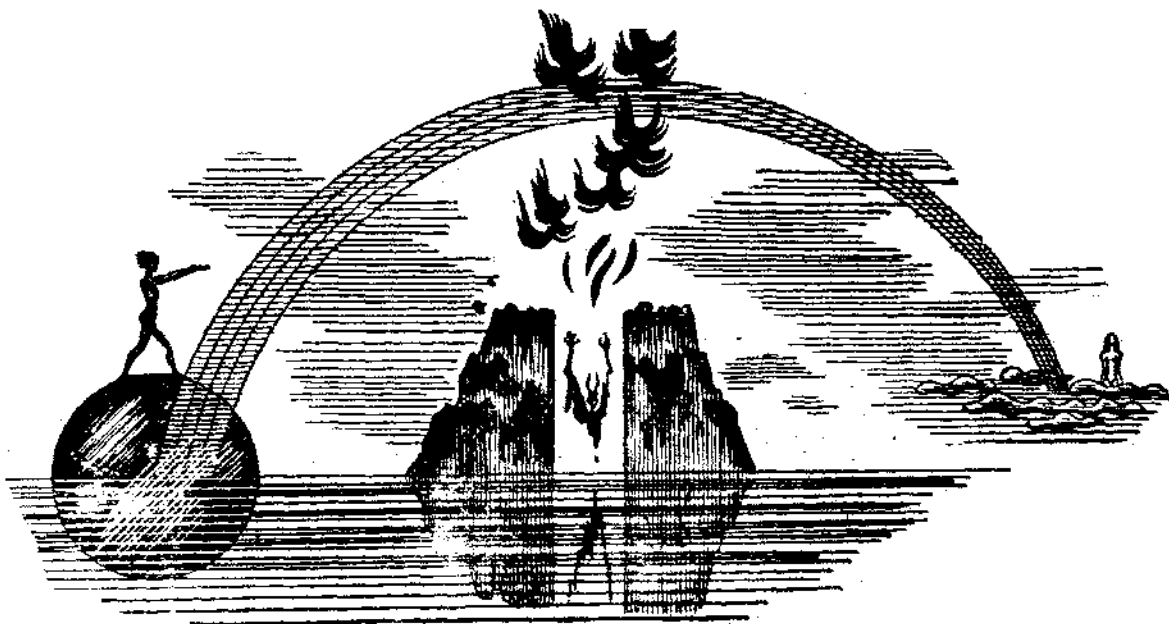
歌，跳躍，猶如人們的心地一樣真純……在樂園裏，沒有飢餓的人，沒有褻褻的人，沒有疾病，殘廢，衰老的人，沒有欺凌別人，妒嫉別人，依賴別人的人……在樂園裏，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要到樂園裏去。因爲樂園就是我的愛人。可是人們都說到樂園去的路，是遙遠的，艱難的。到那裏去，一定要經過死谷，經過火燄山，經過弱水……

那死谷是一條悠長的，狹窄的小路，一條陰暗的，潮濕的小路，那小路上，到處都是荆棘與泥濘，到處都是蛇蟲虎豹，到處都是傳播病疫的微生物，人是怎樣也不能活着從那谷中走過的。

然而樂園在死谷的那邊。

那火燄山有一萬丈高的烈火，它把什麼都燒焦了，燒熟了，燒成灰了。人只要朝着它走，那怕還離幾十里路遠，就會被烤得像一隻掛爐鴨似的；一到跟前，就連骨灰都燒得沒有了。然而樂園在火燄



山那邊。

那弱水有無數丈深，水面不能浮起任何東西，那怕一縷毛羽，也會馬上沉下；而且，那水是天底下的一種最毒的水，任何有生命的東西，不能在裏面活到一秒鐘。

然而樂園正在弱水的當中！

然而我要到樂園去，因為樂園就是我的愛人。

那麼請告訴我，死谷在那裏？我要從死谷上走過去；請告訴我，火餞山在那裏？我要從火餞山上走過去；並且請告訴我，弱水又在那裏？我要從弱水上走過去。我要搭一座橋，一座美麗的，多采的虹橋！這一頭就在我們脚下，另一頭直達樂園的大門，跨凌着死谷，跨凌着火餞山，也跨凌着弱水。我走在最高頭，全世界的人跟在後面，一齊從這橋上走過，一直走到樂園！

當我一走到橋的盡頭，我將怎樣地歡呼！

「親愛的，我終於看見你了！」

### 三 向太陽

我的愛人是太陽。她是那樣地熱，她是那樣地光亮，而且她是那樣的美麗。

我要到太陽上去。

我騎着地球，用力地鞭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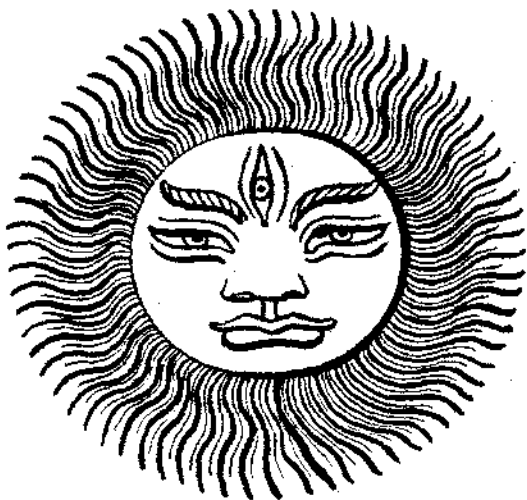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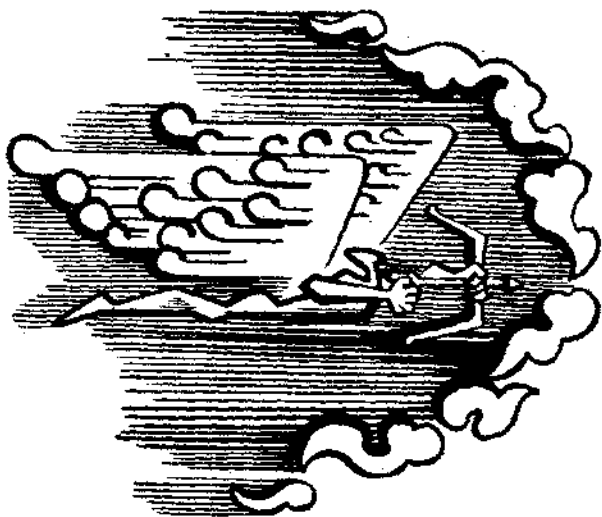
「我說地球，向太陽！太陽是你的靶子，你像一隻箭離開弓弦似的向它射去吧！你像一顆子彈離開槍膛似的向它射去吧！」

地球騎着我在太空中奔跑。天風梳着我的散髮，雲霧在我的身邊擦過，雷聲壯着我的聲威，我們走得迅速而且順利。但是跑來跑去，總是圍着太陽在兜圈子，一步也沒有走近太陽！我拋棄了無用的地球。

我騎着火星，用力地鞭打！

「我說火星，向太陽！太陽是你的靶子，你像一隻箭離開弓弦似的向它射去吧！你像一顆子彈離開槍膛似的向它射去吧！」

火星騎着我在太空中奔跑，但是跑來跑去，總是圍着太陽在兜圈子，一步也沒有走近。我又拋棄了無用的火星。



我騎着天王星，鞭打天王星，但是天王星不能走近太陽！  
我騎着海王星，鞭打海王星，但是海王星不能走近太陽！  
我騎過了九大行星，同樣地鞭打它們，它們也同樣圍繞着太陽，一步也不能走進。

有一個神人，他名叫后羿，曾射落過九個太陽；我要到他那裏去，叫他把我當作一隻箭或者一顆子彈，向太陽射去。但是我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並且不知道他還肯不肯。

我惆悵地望着太陽，她是那樣的燃燒，那樣地光亮，而且那樣地美麗！我卻不能走近她！

不！我一定要向她走去，我不要再任何憑藉，我要自己像一隻箭，像一顆子彈似的射去。我要從脊下生出兩隻黃金的翅膀，變成一隻大鵬，足亂浮雲，背負青天，從南溟，從北海，向我的愛人飛去。

然而風阻止我，雲阻止我，星球們也警告我，好像他們比我還理解我的愛人些。他們說：

「你不知道太陽是多麼熱呀，是怎麼樣的不可擲滿的烈火呀！你一走近他，你就被他燒燬了，你連自己的生命也沒

有了！」

我不知道他們的話是對的還是不對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不能投身在她的懷抱裏，這孤寂的生命，像山谷裏的一株快要枯萎的草一樣，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呢？而我和她結合了，縱然被燒燬，喪失了生命；卻也被解解在太陽裏面，變成她自己，變成和她不可分的一部分了。而且人們想得多麼迂遠哪，我的生命是短促的，到太陽的路是遙遠的，說不定不能走到半途或半途的半途，生命就會捨我而去，我還能顧到失去生命之後的我的被燒燬或者不被燒燬麼？

是的，我應該向太陽走去。一向太陽，瞧，我就如此地遍體光輝，如此地充滿了希望。

「親愛的喲，」我向太陽喊：「照臨我吧，我向你走來了！」

#### 四 火的喬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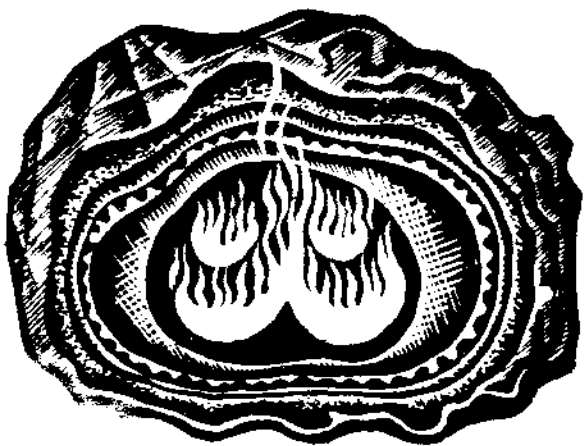
我的愛人住在天上。那天的西北角有一個大的缺口，我可以從那缺口望見我的愛人的隱約的身影。我正在想法子從那缺口走上天去。可是一個老女巫把那缺口補好了！我不知道她用什麼補好的。

我碰見那個老女巫，就是人們稱之為女媧的，他得意地對我說：

「要不是我，你們這些不信者會通通變成灰的。」

「爲什麼呢？」我冷冷地問。她似乎並不真地認識我。

「前些時，」她說：「我正在忙着補天，精神都貫注在那一樁事情上，地下的事情就很少留心。當我在天的缺口嵌好最後的一塊石頭，看見它們和天色完全一樣，連我自己也看不出半點破綻來的時候，禁不住久久地抬起頭來賞玩，摸摸。可是當我一低頭，啊！可不得了



，我看見地心的火，往外直衝，簡直要衝破地殼來了……」

「蠢物！要不是你忙着什麼天，把地上的石頭都搬走了，火總衝不出來的呀！」但是我沒有罵出來，只是若無其事地說：

「地殼不是很厚的麼？」

「東南方，地殼本來就薄些，煉石頭的時候，隨手取材，又過多地取用了那裏的，那裏就格外薄了。地心的火，隨時都在找這樣的地方冒出來，現在被它找着了。要是遲一點發見，一衝出，一蔓延，恐怕……」

「於是你……」

「於是我就慌了，趕忙抓來一架山，填塞在那低窪的地方。不夠，就又抓一架；不夠又抓一架。總算把那個地方填得厚厚的。火不客易冒出來了。」

親愛的喲，那火就是我呀！我不但要燒燬地殼，並且要燒穿天幕，爲的可以上天去看你。

然而被那女巫擋住了。

「火多麼馴良啊！」我譏諷地說。

「不！它看見這個地方衝不出來，就折轉到別的地方去了，別的地方也有地殼比較薄的。」

「你將怎麼辦呢？」

「不要緊，地面上的山還多呵，比如泰山，華山，崑崙山，峨嵋山，喜馬拉雅山，阿爾貝斯山……」她背出全地球的山名。

「你不覺得那些山有限麼？」

「但是地面上還有水，火一見到水就會滅的。」

「如果滅不了，水就會被燒乾。」

「所以我現在正在製造水，讓整個地面都變成海洋。」

「即使這樣，火也不會就絕跡的。」

「爲什麼呢？」她似乎驚慌起來了。

「那是什麼？」我指着天空的西北角問，那裏正是晴天一碧，萬里無雲，其實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出。

「那麼……」她忸怩地說，她以爲我看出什麼破綻來了。「那是一些石頭。」

「卻又來！在整個地面變成海洋之前，在全人類變成魚鱗之前，你早已把火搬到天上去！」

「你耳朵有毛病，我說那是石頭，並不是火呀。」

「我沒有聽錯，」我說，「倒是你的記性太壞了。你忘記了古代哲人的名言：『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親愛的喇！石頭就是我的友人。我的友人已經上了天，總有一天，我會步上他們的後塵的。

## 五 虛幻的城

我需要把握一個真實的世界，我需要寄託在真實的世界裏，因為我和我的愛人是真實的人，我們的愛是真實的愛。

城市的馬路上。是黃昏的時候。十字路口的街燈已經亮了。兩邊的商店門口的燈火也已經亮了。那些商店都是一些高大的，奇特的建築，窗櫺裏陳列着五光十色的物品。每一件物品都向過客妖媚地笑着。但這時候，不是白天，却也不是黑夜，那些燈火並不顯得輝煌。這城市的顏色是暗淡的。

馬路上的人像潮水一樣湧着：從東到西，從南到北……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我看不清他們的面目，只能覺得他們都穿戴得非常整齊，女性們更打扮得使人可以從他們的服飾上感覺到體態的嬌好，當他們從身邊擦過，似乎還可以聞到一點微微的香氣。這是冬天，草木都已經枯萎，但在城市裏，有了嬌好的女性的點綴，也就無異於萬花爭放的春的庭園。

我在這人海裏彳亍，也不知道什麼地方來，更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只是這樣彳亍着，彳亍着，被別人所擁擠，同時大概也擁擠着別人，我的愛人不在我的身邊。對這城市，我是陌生的；我自己又是孤獨的，我的愛人不在我的身邊。我忽發奇想，這人的潮水裏面，或者有我的朋友，或者有什麼熟識的人。於是，我留意從我身邊走過的人，留意不從身邊走過，但可以望得見的人，却找不出一個熟識的面孔，一個熟識的姿態，一個熟識的側影或背影；也許是因為燈火既不輝煌，白晝又離開這城市而去了。

在這樣大的城市裏頭，在這樣多的人羣中間，我不應該有一個朋友或熟人麼？我不可能有一個朋友或熟人麼？於是我向那些人們喊叫：「親愛的行人們，一個你們的朋友到這城市裏來了，一個你們的朋友在你們中間走着。無論誰，他都準備和他握手，誰要是願意伸出手來。那麼來吧，讓咱們為咱們的友誼祝福吧！」我的聲音是微弱的麼？那些行人的耳朵都有毛病麼？沒有一個迎面而來的人望我一眼，沒有一個走在我前面的人掉過頭來，似乎沒有一個覺得這城市增加了一個陌生的客人。莫非在他們看來，我是不存在的麼？

高大而奇特的建築威脅着我，整齊，嬌好而且衆多的人們威脅着我，連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果真是如此地極其醜陋，醜陋，藐小，平凡，如此地不足輕重甚至於並不存在。也許我果真並不存在，我消失在這人羣中了，消失在這城市裏了，我沒有了，我死去了。

然而我沒有死，或者說我又甦生了。當我甦生的時候，並不在這城市裏，並不在人羣中間，倒是在那四無人烟，連草木鳥獸也沒有沙漠上。寥闊而荒涼的沙漠呀！然而我又看見了城市，看見了城市的建築，燈火和擁擠的行人。這不是沙漠麼？不，是的！這看見的一切不過是沙漠上的幻影，沙漠和海洋，據說，有時會有些虛幻的景象顯現的。不信，你試摸摸任何一個人吧，你將不會得到接觸任何物體的感覺；你走進任何一座建築吧，你將覺得那建築離你更遠；你走着的街道並不是真實的街道，你看見的燈火並不是真實的燈火，而且這城市根本不是真實的城市，我需要真實的人，我需要真實的物體，真實的世界。就是沙漠吧，我也要毫無虛幻的景物掩飾的真實的沙漠。因為我和我的愛人是真實的人，我們的愛是真實的愛。

我詛咒這虛幻的城市，然而我在這城市裏彳亍。黃昏漸漸變成黑夜，燈火漸漸輝煌，來往的人影却更顯得模糊了。我覺得幸而我的愛人不在身邊，不然，我全不知道該將她怎樣安頓。

## 六 妬嫉的狗

「天下的人都妬嫉我，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因為我有一個至美至聖的

愛人。越是這樣，我越是在他們面前昂頭闊步，表示我的驕傲。」

像這樣想，我心裏充滿了幸福，摸索着郊外的黑路走回家去。

天上沒有月亮，沒有星星，路邊也沒有一個螢火蟲。我看不到前面的路，只聽見秋風捲着落葉颯颯地響。「快走到趙家的高房子了，要提防那門口的狗咧。」

我自己這樣警戒自己。究竟是熟路。我知道正走到什麼地方了。趙家的狗真厲害，每回打那門口過，那怕是大天白日，牠也要釘住人汪汪地叫的。

我提心吊胆地摸索着路，隨時準備前面不遠的地方，那狗會嗥叫起來。出乎意外呀，正走到那門口的時候，我習慣地知道正到了那門口，那狗還沒有叫。

「今晚，牠睡覺了，給關在狗屋裏了，或者生病了……我可以安閒自在地走回家了。」

正這樣想，突然，在我的後面，甚至是我的腳後跟，一聲「汪汪！」把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就是那匹狗，却還是嚇了一大跳。回頭一看，我彷彿看見牠的白色的身軀正在跳躍，彷彿有兩道白線似的眼光正注視着我。我不知道牠什麼時候不響地繞到我背後向我襲來，也不知道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地向我襲來。

「去去！」

我說。我向牠揮手。我看不見自己的手臂，但是牠看見了，我覺得牠有點兒後退，雖然仍然汪汪地叫。我想趕快離開這地方，不覺脚步走得快一點；可是牠更快，一眨眼，就跳到前面，掃轉頭來迎着我叫。我向前走一步，牠退後一兩步，馬上向前兩三步。我走着，牠那迷惘的白影一進一退地跳着，離我這麼近，使我幾乎邁不開脚步。這時候，遠近的別的狗聽見牠叫，也都跟着叫起來。

「去去！」

我又舉起手，手是空的，牠並不怎麼害怕，還是迎着我叫，我蹲下去，做出在地上拾取石子的姿勢，牠跳開了。我又起來走，牠看我並沒有投出什麼，也就並沒有什麼可怕，就又跑籠來，這回却不是在前面，而是在旁邊了，我又蹲下去，用手在地上摸索。恰巧有些磚頭瓦塊，隨手拾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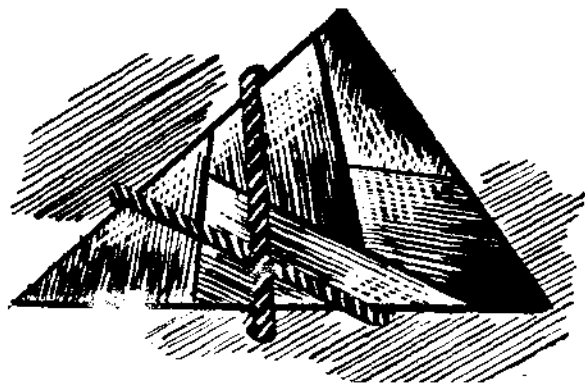
塊，裝作什麼也沒有地走。牠果然又從後面趕來。我出其不意地一回身，向那迷惘的白影投出一塊磚頭去，不知投中了沒有，只聽見「汪汪！」地又大叫了幾聲，退後了好幾步；我也趁此邁開大步走了好幾步。等牠再趕來的時候，我已經離趙家的門口相當遠了。狗是只要一離開主人的門口，就沒有威風了的。牠站在後面遠遠地叫，別處的狗也跟着牠叫，但我已經心平氣和，又聽見落葉在秋風裏颯颯地響了。

「這狗為什麼要向我叫呢？如果趙家養狗是爲了防賊，我不是賊，不是很明顯的麼？我打那門口過了無數次，連那裏的一根草也沒有損害過！誣賴不是賊的人是賊，算得正直麼？把不是賊當作賊報告給主人，算得忠實麼？狗的道理多麼難以理解呀！哦，我想起來了，一定是牠因爲我有一個至美至聖的愛人。天下人不是正用異樣的眼光看我麼？趙家的人也在內。狗看見主人姊妹我，也就跟着姊妹了。這多可笑呵！人姊妹我，因爲他們是人，也可以愛我的所愛；至於狗，算什麼呢？縱然我不愛我的愛人，我的愛人不愛我，於牠似的畜牲，豈不還是毫無什麼的嗎？然而牠偏要姊妹！」

「在人面前，我會經驕傲過來，在狗面前，更應該驕傲！」

這樣想，我又昂頭闊步起來，雖然誰也看不見，雖然遠近還有些零落的狗叫聲。

## 七 粽子的災難



我是幸福的，我的愛人會替我取過一個混名；「粽子」。什麼意思呢？我也不曉得。取這混名的時候，大概被魔鬼聽見了，於是我得到詛咒，我真正變成粽子了。不過包裹着我的鐵的草葉，纏着我的鐵的繩索，使我的外形成爲一個生了鏽的鐵球，又把我委棄在一堆廢鐵中間。人們看不出我是粽子，我也幾乎不能自以爲是粽子了。

然而我省視自己，我實在是白玉一樣的米糧，中間還滲合着美味的配料，並且剛剛煮熟了。我是應該令人垂涎的，因爲我自己就幾乎垂涎了；我是應該使人果腹的，因爲我自己就幾乎取以果腹了。

一個不幸的乞丐向我走來，他在城市裏乞討了一天，却什麼都沒有着討。他的肚子裏不住地喧響，飢餓使他疲乏得不能行動，他只得在我的旁邊坐下。「我餓極了！」他說。他信手把我拿到手裏，把我翻來覆去地看，「如果你不是一個鐵球哇，我就要把你吞下去了！」他說。他又信手把我丟在廢鐵堆上了。我想，我不能錯過這機會。於是大聲地說：「我是粽子啊！我是可口的食物啊！」可是他聽不見，我被包纏得太厚太緊，聲音透不出去。他坐了一會兒，就嘆着氣走了。

一個可憐的丫頭向我走來。她是挨了主婦的打罵，偷偷地到外面來哭泣的。她的主婦什麼都不肯給她吃，使她變得非常嘴饞，常常偷吃廚房裏的東西，却又因此而打她罵她。她坐在我的身邊哭泣，但不久又把什麼都忘記了，好玩地把我拿在手裏拋弄。我想，這回她可倖運了，只要把我解開，她就可以得到一頓豐美的饌餅，並且誰也不會干涉。但是她認不出我是食物，聞不見我在裏面蘊藏着的香氣，聽不出我喊叫的聲音，我被包纏

得太厚太緊了。她坐了一會兒，拋掉我，就揩掉還未全乾的眼淚走了。

一個戰士向我走來。他在戰場上受了傷而且幾天沒有進過飲食了。他又飢餓，又疲乏，一面呻吟，一面在我的旁邊坐下，接着就仰面朝天躺在地，枕着他的一支胳膊睡熟了。我想，我碰着一個最理想的顧客了，給乞丐或丫頭之類的人充飢，是遠不如給一個勞苦功高的戰鬥者果腹的呀。我又離他這麼近，他的手一動，就挨着我了。他睡了很久，以致我盼望了很久很久。但是他一醒來連挨也沒有挨我一下，就站起來揩上他的槍，又到戰場上去了。

以後又來過一些別的人，他們來了又走了，簡直像沒有看見我一樣，這不能怪他們，如果我是他們，我走到我面前，我也不會認出我是粽子，也會像沒有看見似地走開的。

我想，這不行，時間一久，我會腐壞的，我急於找尋一個食客，可是我不能動彈。我要掙脫這包纏着我的鐵的草葉和鐵的繩索，可是不能動彈；我要翻一翻身，不能動彈；我要吐一口氣，不能動彈！不能動彈，不能動彈，我被包纏得太厚而且太緊了！

不過無論怎樣爲魔鬼所乘，無論受得怎樣的災難，我都是忻悅的。親愛的，一切都是爲了你，爲了你寵錫給我的這不知道是什麼意義的嘉名。

## 八 沒有愛情的人

姑娘我的人現在都非難我的愛情了。沒有成年的兒童，以爲人生只要有些東西吃就夠了，他們非難我的愛情！老年人的生命力正在凋謝，最適合的偉大事業是維持風化，担起「世道人心」的担子，他們非難我的愛情！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殘廢者，自己得不到幸福，也不願意別人幸福，他們非難我的愛情！憤世嫉俗而又不分青紅皂白的人，以爲任何男女間淫穢的行動都是戀愛，或者以爲任何男女間的聖潔的戀愛都是淫穢，他們非難我的愛情！肉體崇拜者，任何配偶都能心滿意足的樂天主義者，自己正悄悄地戀愛，怕別人爲難，裝得比別人更反對戀愛的卑怯者。他們非難我的愛情！我厭棄他們！

我向世界走去，找尋同情我的愛情，尊重我的愛情的人，我相信一定

有這種人存在，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以及在什麼地方。我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從這個都會到那個都會，從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碰見過許許多多地方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顏色不同的人類，我都向他們詢問：

「你贊成戀愛麼？你贊成我同我的愛人戀愛麼？」

他們不是裝着沒有看見我，沒有聽見我的話，從我的身邊走過，就是睜大着驚異的眼睛望着我；好像我是什麼奇怪的東西似的。再不然就一言不發，用超速度的步伐從我的身邊逃走，好像我要抓住他似的。我是個毒蟲麼？我是個猛獸麼？我是個傳染病菌麼？可笑而又可憐的人們啊！我厭棄他們！

我存心地離開這樣的人們，走到一個人跡少有的地方。那裏真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衰草，斜陽，古墓，荒碑！我要在這幽靜的所在，忘情恣意地想念我的愛人。當我正在幻想有一天我能俯仰在我的愛人的面前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巨人在草叢裏出現了。他比尋常人大幾倍，面目却比尋常人模糊幾倍，豐草遮沒他的腳脛，烏鴉棲息在他的頭上和肩上，夕陽照着他的全身，他屹然不動地站在那裏。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做「翁仲」幾百年前就這樣站着了的石人。

「我說先生，你反對戀愛麼？」我擔心地問，凡是人或者像人的東西，我都提防他會非難我的愛情。

「不！」他說。

「那麼你贊成戀愛麼？」我說。我想我碰見一個同志了。

「不！」他說。

「你的態度是……？」

「我不知道戀愛是什麼！」

「在這世界上，你不會懷念過誰，不會因為誰的幸福而欣喜，不會因為誰的不幸而悲哀麼？」

「不會。」

「不會因為一件榮行而想；如果她在一塊兒就好了；不會因為一件羞辱而想到；幸喜她不在一塊兒麼？」

「不會。」

「不會因為有了誰而覺得自己充實了，健旺了，聰明了，驕傲了；生命有了新的意義和價值，從此應該振奮，應該頑強地，烈烈轟轟地生活在這世界上麼？」

「不會。」

「不會因為誰而不怕任何危險，願意忍受任何災難，把赴湯蹈火，粉身碎骨，都當作等閒麼？」

「不會。」

「不會因為誰喜歡你，你覺得世界光明了，不相干的人都可愛了，小貓小狗，一草一木各得其所，惹人憐惜了；而不喜歡你，你就覺得天昏地慘，走頭無路，一切都是可憎可恨可詛可咒的麼？」

「不會。」

「不會感覺到靈魂與靈魂的擁合的快慰以及它們分割的痛苦麼？」

「不會。」

「那麼先生，你為什麼站在這兒，冒着風，冒着雨，冒着烈日和嚴霜；而且如此地倔強，倨傲和悠久？」

「誰知道呢？也許是看守着那坟墓裏的枯骨，也許是伴隨着陳死人的幽靈。」

「你多大年紀了？」

「記不清，大概五百多歲了。」

「不幸哪！」我說：「你是沒有愛情的人。不過誰知道呢，也許你正是萬幸，因為誰也沒有你活得長久，假如你的存在也可以說是活的話。」

## 九 結 末

姑娘，就是這樣的一些詩篇，粗糙的，拙劣的，淺直的，在我都算是盡了至善的努力的詩篇。我希望你會看見：假如看見了，你會說，這莫名其妙的傢伙是誰呢？他究竟在發什麼瘋呢？我的生命的杯就為幸福的醇酒所充盈了。假如萬一你記起這是一個熟識的人，因此而竟引起一縷輕微的哀愁，那麼那麼，你還是不要看見吧！

別了，姑娘！

## 一、神經病

到上海來，張惠靈對我不滿，因為照我看，我對別人很親熱，而很少和他細談，甚至很少工夫傾聽他的苦痛的訴述。但實在說，我對他是很有尊嚴的。他有着可憐的身世，神經又從小不太健全，又生性熱直歡喜說老實話，這世界那裏有他這樣人順利發展的機會。然而他在抗日戰爭中做了可能的奮鬥。他曾開關千里到內地去服務。抑鬱回來，被迫參加華影，也曾代表小職員說話，與張善琨衝突，當着日本人彈奏義勇軍進行曲等等。

在昆明，一天看上海聯合日報，在張道藩先生們招待上海文化界條下有張惠靈演說字樣，這嚇了我一跳，我不知道這神經病孩子會說出些什麼來！我很放心地看下去。還好，他居然說出了我們想說的話。他指出了淪陷區人民是怎樣期待着光明，但於今勝利了人民實際還看不見光明。光明全給黑雲遮住了。撥去這些黑雲是人民的責任。他的話完了那招待會也不愉快地散了。

後來，他有信到重慶來，告訴我他這幾年的經過，他熱烈地信仰基督教，甚至對我也宣傳他的信仰。他覺得不變革人心世界是沒有希望的。而人力是那麼弱小我們得靠神力。他因嘴唇時時痙攣，吳永剛兄曾找他去演過一個被敵人苦刑拷問後的抗日志士，據說拍得很好，但那裏常常能演到這樣的腳色呢？他祇好到各戲園子裏賣糖。生意也不好，他一度到美國兵船上去兜賣，下船的時候他失足落水，幾遭滅頂。他說他在水中禱告上帝，在他第三次衝出水面的時候終於抓到了船上丟下來的救命圈，他說：「這可見上帝不讓他在那樣的地方。」我雖不同意他的想法，但對於他我怎忍破壞他安心立命的世界呢？

## 原子彈及其他

田漢

田先生，我現在真是十足的神經病了，什麼也趕不上人家，但我還有勇氣，祇要是有意義的我願意獻出我的生命。你想法子利用我這勇氣吧。」

這是他前天對我說的話。但當許多有正常神經和豐富才能的人都得不到發展機會的現在，我能怎樣回答他的要求呢？

### 二、從前方到邊疆

在抗戰前期的重慶看美術展覽會，曾因許多朋友不畫抗戰而畫菊花我發過一陣子議論。我覺得美術家們在他選擇題材和主題的時候太和現實脫節了。

「不，但應該承認今天美術家也要生活的。倘使畫畫抗戰，國家既不收買，有錢的人也不肯要。不如畫菊花好賣些。」

這話在抗戰情緒開始低落的當時是可以首肯的。但吳作人兄却不曾畫菊花，他畫了嘉陵江和反映當時後方生活的許多場面。

他和霞光，劉毅（藝斯）菊庵都是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科的同學，受過徐悲鴻先生的薰陶。又和霞光很早就留學法比，就畫的技術說實在有他的獨有的風格。怕也是南國的影響吧，儘管他有些學院的傾向而大體上常常能沿着現實主義的道路走。記得抗戰一爆發他從重慶到武漢來找我。那時除了漫畫家很少人願意到前方去的，而他獨肯勇敢地到徐州前方去，這也說明他後來為什麼能遠征西北，把青海西藏邊疆人民生活收進他的畫裏。

在最近尊師運動的機會我到新康大樓看了他的畫展，我很興奮，很愉快。他的素描是那麼確切。他的色彩

是那樣適於表現西北高原的高寒明艷。他捉住了邊疆各民族男女的豐富生動的姿態。他的馬，他的馬羣，奔騰的馬羣顯然勝過他的先生！

但看完他的畫展總覺得有些不足的地方。是什麼呢？是缺乏一種藝術品應有的力，應有的主觀。顯然地作人找到了新的題材，而從他的畫看不出有力的主題。作人缺乏一種明確的民族觀，人民觀。這樣使他的作品主要的是一種記錄。

作人不要像他的先生和朋友一樣自限於現實的傍觀者。那樣他永久不會真正理解現實，把握現實。

### 三、原子彈

當我六年前離開重慶的時候大家都非常興奮，老舍先生在我的紀念冊上題了兩行字，說他「願意為正義而奮戰、那怕吃上一刀。」（大意）其後我在西南各地流浪，每取此冊摩挲瀏覽，常覺此老大家凜然！

老舍和曹禺赴美，我適在昆明，未克送行。但隨時關心他們的行蹤，祝他們的成功。他們是我們新文藝的使節，他們的成功和光榮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和光榮。

直到昨天我們讀了他在原子彈會議席上的演說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拿原子彈做外交資本比所謂金元外交更要無聊，杜魯門之所以比羅斯福差得遠這也是重要的一點。充滿着本身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要組織國際反蘇戰線而捧出原子彈來是可以原諒的。但中國進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勸美國保持原子彈以便和蘇聯講斤頭，却不可原諒。老舍與林語堂同以幽默著稱，這裏也沒有絲毫幽默。我希望這不是老舍認識上的錯，而是電文的錯。帝國主義者常會歪曲人家的言辭來做自己的宣傳的。

——傳聞蘇北難民將大舉遊行之日



# 紐約街頭的山歌

袁水拍譯

在美國新聞處借到一本「美國民間文學集」(A 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 Edited by B. A. Botkin)其中有好些民歌和簡單的韻文。前者附有歌譜，可以唱。後者只是諺語之類的韻文。一部份註明「紐約街頭韻文」(New York Sidewalk Rymes)則是都市中的山歌了。我很喜歡這種東西，於是從其中選譯了若干段。並且想起了以前在香港看到過一期美國的「新筆叢」週刊，也曾刊登過一些類似的韻文。當時我也曾譯過，登在昆明的一張週報上，現在找不到了。可是筆記本中倒還留存着抄出的原文，於是又譯了出來，放在一塊兒。

「新筆叢」上登的山歌，有幾只和「美國民間文學集」中的大同小異。譬如這裏的第十五首是「新筆叢」中的。「民間」集中的一首和他只有一行不同。即是：「我會把我當做一只檸檬，擠我，擠我，」換做：「他抓住我的領口，要我付一塊錢，」像這樣的出入在民歌中是很普遍的。他既是民間的文藝創作。張三這樣唱，李四何妨自出心裁，改去一兩句，把自己的天才也放一份進去？

從這些民歌中我們瞥見了熱鬧的紐約城的生活片斷。如租房子，男女愛情，夫妻吵架，罷工，冰淇淋，地下車，送冰的人，肉店伙計，警察……我們在文學刊物的詩歌欄中，以及詩集中也許反而難於找到這些小市民的生活影子。

第十九首的第一行，原為讚美詩中的。想來是頑皮小孩唱讚美詩唱膩了，就套用了腔調，把吃糖的馮某編進了這首「童謠」。正像我們在私塾中，把「三字經」重編一段一樣。

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民歌中，常常出現卓別麟的大名。這位偉大的喜劇家已經成為人民中的「傳奇人物」，可見他的作品，他的精神是和人民十分貼近，或者說是溶化為一的。

1  
兩個是一對，  
三個是一羣，  
四個走在人行道，  
從來不准。

2  
晚上好，  
睡得早，  
別讓蟲子咬。

3  
新月啊，新月啊，求你告訴我：  
我的愛人是哪個……  
他的頭髮啥顏色，  
他的衣服什麼料子做，  
什麼時候他纔來娶我？

4  
新特萊拉穿了黃衣裳，  
走進城去會她小情郎，  
他們親嘴多少次？

5  
一，二，三，四，五……  
卓別麟騎在籬笆上，  
想把一角五分變成一隻洋。

6  
瑪珈麗特，  
快去洗洗你的脚吧，

公共衛生處  
快要來巡街。

7

我有一個小兄弟，  
他的名字叫小丁，  
我把他放在浴缸裏，  
叫他學游泳。

他把缸裏的水一口氣喝盡，  
他把肥皂吃得一點兒也不剩，  
昨天晚上他一命歸陰，  
喉嚨裏吐出來肥皂泡數也數不清。

8

蜜尼，蜜尼，哈，哈，哈，  
坐在電車裏吻男人家，  
我告訴媽，媽告訴爸，  
蜜尼挨了一頓罵！

9

埃尼，曼尼，摩尼，密克，  
紐約地下車罷工了，  
撐到底，幹到底，  
阿克，啊滑克，啊烏滑。

10

九點鐘打了，  
媽，我可以出去嗎？  
肉店伙計在外頭等我，  
他來帶我出去玩。

我情願在二樓上，  
吻那肉店伙計，  
我不情願躲在廚房門背後，  
吻那送冰的朋友。

11

吻我吻得乖，  
吻我吻得巧，  
吻我吻得快，  
我的媽媽快來了。

12

博洛格林的姑娘身體強，  
博洛格林的姑娘臉漂亮，  
可是要使一個男孩子傷心，  
還得是紐約城的姑娘。

13

此屋出租，  
接洽請進，  
這位太太一定要趕走，  
爲了她愛吃燒酒，  
如果她以後不再吃  
這是瑪麗門上的鑰匙。

14

FK公司罷工了，  
我們要游行，我們要喊口號，  
不要買他，不要買他！  
不要相信那老板的鬼話！

不要買他的貨色！  
做工奸就是公衆的罪人，  
幫助我們，我們一定得勝！

15

我再也不願到瑪賽那兒去了！  
我再也不願到瑪賽那兒去了！  
那兒有一個又大又胖的警察守着門兒，  
他會把我當做一隻檸檬，擠我，榨我，  
我再也不願到瑪賽那兒去了！  
我再也不願，再也不願！

16

吉泊西，吉泊西，住在蓬帳裏，  
吉泊西，吉泊西，付不出房錢哩，  
她借了一塊錢，  
她借了兩塊錢，  
請你滾——去！

17

一，二，三，四，  
卓別麟上前線去打仗，  
仗一打火一開，  
卓別麟說道明朝會。

18

哦，親愛的媽媽！哦，親愛的媽媽！  
我喜歡你的內衣和我的睡衣做一起。  
可是你不要發急，你不要臉紅耳赤，  
我只是說在晒衣繩上，不是說在牀上。

# 紐約約書簡

老舍先生告劇界諸友

祖七兄：今天六月五日，接到你的清函，劇刊為一冊，遠在異國，見諸友著作，快何如也！予亦曾兩度於三月十日抵西雅圖，三公亦得同歡，故向太克托拿時，遂見兄面，如前伊爾諾友所談，坐者，苦戰！到美之前，即決定以「抗法法」在付一切，以能向是身力，故必心交款，美八生活，故「著名」而多身身，如重慶之「重慶」，必不此不消者，但一談去去，故車，即不夫矣，如小魚在急流中，身不也，故獲利，遂日隨送子安，且戰且走，在一段段頭花。

劇刊亦非相尋的高，可並發人之喜。老舍說，中國戲劇，不論在廟宇上，或在學校中，已具有了極高的地位。自其我們這許多林林，但是倘若我們能將其國物，而作條件，至其編自由，外說說：我們的戲劇，絕不歸於何人，惟惟不能多言，請記這我句，請將劇界諸友，請他的繼續努力前進吧！

19 基督，我靈魂的愛人啊！請你引導我到糖罐之旁，如果那糖罐空了，引導我到媽媽的廚房。

20 當你結了婚以後，如果丈夫發脾氣，你就拿起棍棒來，問他到底誰是主。

21 卓別麟一屁股坐在鋼針上，戳進去多少吋，多少吋？一，二，三，四，五……

我喊叫，你喊叫，我們一齊來喊叫，我們要吃冰淇淋，吃呀吃個飽。

23 我問媽媽拿了五毫，去看大象把籬笆跳，他跳得高，他跳到天一樣高，掉到地上，直到七月四號。

24 喬尼飄洋，喬尼過海，喬尼打碎一隻茶杯，拼命把我怪。

25 我愛咖啡，我也愛茶，多少男孩子釘我梢？一，二，三，四，五……

26 紅紅，白白，黃，你有沒有情郎？你有沒有情郎？『有』，還是『沒有』？還是扭扭捏捏不肯講？

27 佩蒂，佩蒂，佩蒂，你的男朋友叫什麼？A, B, C, D, E……

# 大街

劉火子

你是一切苦難的證人！

一早 晨

我撐着破洋傘，  
背起包裹；  
從一個戰爭的城市，  
來到這一個城市。

我來得那麼早，  
第一個踏進了  
這橫貫着城市心臟的大街。  
大街還在沉睡，  
如一股小溪流，  
澄澈得可以看見沙底；  
我是一條失羣的小魚，  
徘徊在崗警與街樹之間。

人在沉睡著，  
鳥鳴在沉睡著，  
街樹在沉睡著，  
車子在沉睡著，  
人家門戶都扣得緊緊。

# 去病草

鳳子

不知哪兒來的勇氣，我決定同纏綿的病體宣戰了。明知病還不到最後關頭，可，我不能容許自己再拖下去。拖只有損害我的健康，拖只有影響我的精神。拖會減少我生活的樂趣，拖會使我減少活下去的勇氣。月餘來奔波旅途，幾次病倒在荒山郊野，小旅店裏，一次疼痛後，仍然要如常人地趕路，可是，我排解不去心裏的憂慮。前途還有路，我還得走，不定那個站口倒下來，慢性盲腸炎有更多的機會轉成急性。真正不教死了，到也無所留戀，假如不死，帶着病還得趕未完的路，這種精神上的威脅我受不了。

我害怕流血，害怕受刀割的「刑」，就心自己身體精神過度衰弱，就心醫生的那一句診斷：「病也許不在盲腸」。總之，我完全失去了能活下去的自信心，惟其如此，我才忽然地有了勇氣，「與其病病痛痛地活，不如痛痛快快地死。」決心同病體交戰，我把自已交給了外科醫生。

明知肚子上劃那麼一刀，不過是「大開刀中的小手術」。多少人由於開刀重獲到健康，重獲到與健康俱存的生活的樂趣與勇氣。我已不是孩子，已不可能借病痛向父母撒嬌。要活下去，就得有面對着死的勇氣。理智上我什麼都知道，可是，睡上了担架床，抬進了冷靜空漠的手術室，脊骨上打進了一針麻醉劑，朦上了眼睛，偏偏心裏什麼都明白，醫生在互相低語，護士在傳進藥物用具。我感到疼痛，感到空氣堵住我的呼吸，我想呼喚，而聲音是那麽微弱，自己也聽不真呼喚些什麼。我聽到醫生說：「問題就在這裏！」是什麼問題呢？什麼問題我也無法過問了。我用最大的力量忍耐着當時心理上反映出的恐怖幻想，數着自己的心跳，一秒鐘竟是那樣的難熬。

半昏迷中送回病房，誰在低語：「時間可真長！」大概沒有意外吧，我還活着，我能呼吸，雖然聲音微弱的說不成句，我能够聽見別人的談話。我得忍受這一切，忍受這最後的一次，無論是活，還是死。

我活了下來，我為自己欣喜，欣喜中却抹不去一絲淡淡的悲哀。開刀經過很好，體力恢復的快，一切都正常。我戰勝了病，我可以重獲一個健康的身體，我應該歡喜。可是，也

祇有崗警和衛兵，  
盒子砲和刺刀還睜大眼睛  
斜視着我，彷彿在說：

——唔，要注意這可疑的人！

濃霧四面八方的散佈着，

我在濃霧底下走過，

肩膀上感到有痛苦的負擔。

但太陽終於出來了，

來得那麼艱難，

濃霧中現出一片迷濛的白光；

我聽見烏鴉在空中聒聒的叫。

行人漸漸的增多，

（是太陽把他們召喚出來

還是烏鴉把他們吵醒？）

崗警與衛兵也換班了，

盒子砲和刺刀更加凌厲。

賣油條荳漿的小販

敲着木梆子匆匆上市；

僵僵的公務員

從陋巷出來，走進小麵館；

穿着破衣服的工人

在小茶館里啃着大餅，不停的看着標準鐘；

黃包車夫拖着空車子走；

客店門前跳出幾個醜陋的女人

臉上還殘留着昨夜的脂肪。

許由於過度緊張而來的疲乏，感情似薄暮中郊野上的嵐烟，點染了一筆看不真而又抹不去的憂鬱。

半夜，必然會醒來。病中如嬰孩，渴，也需要人餵口水。一滴水在我如甘露，一個微笑的面影，似熟識而又陌生。白衣人影一閃逝去，黯淡的燈影引我追索於苦思裏。

無盡的哀愁鎖着眉尖，含着淚光的眼睛，無詞可以形容的母親的愛。幻想着頰上貼了一個吻，我聽到：「睡吧！乖！」是母親的聲音。兒時有一點點小病，往往熟夢中被母親的愛撫驚醒。去兒時已遠，而母親的音容不可重現。壓不住心底哀痛，無聲地我哭了。

## 二

當我一個人的時候，彷彿還沒有回到上海。我有充裕的時間想：

似乎我仍然留在家裏，聽着哥嫂描述母親病中的情形。多年被病魔磨的人是那樣戀念着丈夫同兒女，那樣熱望着活下去的人，終於一步步被逼着走近死亡。當自己明白了活已無望，死前還掙扎着揩乾淨身體，換一身乾淨的衣裳。生活了五十年的丈夫眼睜睜挽回不了她咽最後一口氣，從孩提撫養到長大成羣的兒女，怎難也抵禦不了這自然的定律。

母親死了，已睡進了土裏。待我趕回家，只看到一座新砌的坟。坟上青草年年綠，而母親的音容愛撫却一天天遠去了！

一個遠方友人來信慰問我：「你母親去世了，我理解你此時的心情，無詞慰你，相信一個飽經風霜的人，感情應該堅強，對於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打擊，應該常人達觀。」

這位朋友八年來安居在鄉下，每次來信，都羨慕我這東奔西跑的生活，她怨自己太重感情，離不開家。一次她幼子因病不治死了，這打擊在她似突襲的風暴，撕碎了做母親的心，他哭到害眼病，給我來信，滿紙淚痕。我沒法安慰她，只給她寫了些我所見到的小故事，我說在這次戰爭裏，多少人無聲倒下來，多少人妻離子散，我將我所不能忘記的流離圖記載下來，希望她把感情寄托的更遠一點。

今天，咀嚼她的來信，不禁苦笑了。人的感情有時無法拿常理解釋，而人間最難彌補的是母子間天性的愛。生活可能把人磨的堅強，然而思親之痛，任誰也不可能做到「達觀」。

念着母親，尤其在病中，思想像水中雲影，縹緲迷濛。

人活着，幾十年似乎很長，可是，當咽最後一口氣時，任誰也放不下，丟不了自己的親人骨肉，而嘆息一生太短促，多少願心，多少愛，到了也只有同自己的骸骨隨泥土化去。沒

賣報的孩子沿途叫嚷，  
都市的體溫漸漸高亢了。

學生出來了，擦鞋兒童出來了！

商店開門了，抽稅機關開門了！

武裝巡查隊出現了，囚犯車出現了！

賣平價東西的地方站滿了人，

等公共汽車的地方站滿了人，

挑水的地方站滿了人，

車子人流中捶擊着鐵板

穿過來又穿過去。

警察開始把手掌攤開在小販面前

或者揮撻着小販的臉龐；

打手開始集議一天的課程，

在準備着石子與鐵條；

「不法的帶槍人」憑着「派司」

開始作一切權力的活動；

穿軍服的人開始扭打賣報的孩子；

都市的樂章開始轉到快板！

我停在街頭貼報的地方，

那顯眼的標題在向我召喚，

弱小者的慘劇映現在我的眼前，

我憤恨地讀到史紀彥和田凱（註一）的

血腥的名字！

## 二 晌 午

我在「精神堡壘」（註二）前邊徘徊，

有人違抗得了自然的定律。有生，必有死，逃不過生死網的人，偏又有思想，有感情，有感情的人，不應渾渾噩噩的混一輩子，不甘心混的人，便不能自己地要追問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

## 三

離家時和回家時的心情，在時間上正好是反比例。同一路程，回家是兼程而進，愈走近家鄉，心愈沉。換了幾種不同的交通工具，論風景，有山有水，劫後的土地，處處都引人憑弔。我自私，儘管眼淚遮斷了我的視線，我念着的是永不能再見的母親，一直哭到家。急着要趕在清明前抵鄉，六天日子趕千里路我還嫌慢。

哭乾了眼淚，我茫然了。沒有了母親，像一座少了中心樑柱的房屋，只要有一陣風，壁窟隨時可以傾倒。時的心情，已不是悲哀兩字所能寫盡。於是，我不得不打點走。

是留戀呢，還是怕父親傷心，決定了走，行期却一再遷延，遷延到大雨沖毀了公路，久旱的鄉間盼到雨水，雨水沖淡了鄉人的焦愁，而我却在全家人的焦愁中，爬上了泥濘難行的路。

一小時十公里的速率，汽車不是爬，而是順着泥路滑。遇到一個土坡爬不上去，反而倒滑進一個山溝裏。大雨傾盆地下着，四郊無人跡，除了司機和助手，就只有我這個單身旅客。我和司機無言地對抽着烟，助手在大雨裏檢查車子，淋的像個泥人。兩小時過去了，雨漸停，過路的鄉人好奇地圍上了十來人，助手同他們商量推車，抬車，講了許久價錢，鄉人歡喜地從家裏扛出丈餘長，碗口粗的木槓子。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車子從溝裏抬起來，借人力推動，爬上了土崗，可是天，在我們專心注意於發動機的力量，是否可以駛得上這個土坡時，誰知一個鄉人，竟跑在汽車前面，突然舉起那根又長又粗的木槓子，向車頭擲來。如果不是司機利車快，後果簡直不可想像。車停了，鄉人惶亂地想逃去，司機跳下車將人逮住，一場混亂叫罵之後，我才明白那鄉人怕司機開動了車子跑了不給錢，其實助手同推車的還在丈餘遠的路外。幾千元的買賣，幾乎斷送了兩條命，和一架二千噸重的軍用卡車。

待車上路，經過了一次患難，也就揭破了三個人之間的陌生，我們從天氣談到公路，談到鄉人的愚蠢，我彷彿讀了一頁最新出版的史地，原來這條公路，抗戰期間爲了防止敵人進攻，改爲水田，勝利後，忙於復原，忙於運兵，臨時鋪平，又改爲公路，不用說路基沒有修，更談不上路面的工作了。因爲運兵忙，五噸重的卡車，由短期訓練班出來的兵役司機橫衝直闖的結果，翻車死亡，橋樑毀折，這類事不一而足。公路局管不了這條路，商車裹足不前

不知向那一方面走去？  
濃霧消散了，  
太陽可還沒有真正的出來，  
暗雲低得壓着屋頂，  
人在發愁，不相信這是中午。

憲警沿行人道排列着，  
比街樹站得更密；  
他們爲要保護一個人的汽車經過，  
忠誠而又愚魯的眼睛窺伺着行人，  
好像隨處都有「叛逆」的兇手。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小販的呼叫應和着商店拍賣的鼓聲，  
我低下頭沉思又舉起頭張望——  
到那兒去呢，到那兒去吃我的中飯？  
傷兵們撑着拐杖  
一搖一擺的跑近飯館門前  
用羨慕的眼睛注視着窗內的食品——

一羣人圍着電燈桿脚下  
看一個因饑餓倒在溝渠邊的人  
垂死前掙扎的神色，  
人們只知道搖頭嘆息，  
却忘記了他嘴巴還張着  
需要一碗熱的果腹的東西；  
叫化子在不遠的路旁低頭無語，

。地方政府充耳不聞，中央又未派專人勘察管理。只有我這未有經驗的人，才冒然搭上這輛沒有客人的空車。總算幸運，是晚深夜到了目的地——我墟，由我家鄉容縣至我墟只一百八十里，行駛了十一小時。平安到達，已是萬幸，途中所遇，所聞，所見——拋錨的車，翻掉的車；擋行李爬山的客人，小站裏等着車子的旅客，都用羨慕的眼光送着我們——萬般驚險，靜中回想起來，才覺得自己的生命，幾乎是重檢起來的了。

經歷過一次危難，才真覺得這年頭活之不易。爲了要活着，所以才要往前走，可是，回顧這一條像夢魘一般走了過來的公路，多少人在這條路上匆忙來去，多少好青年從這條路上送到不知名的地方，多少人在這條路上斷送了自己的生命，又有多少人借這條路作他個人打一個永久事業基礎的夢想。

在我墟小客棧裏，這因戰後而繁榮的小鎮，謠言像病菌似地不脛而走，一江之隔的梧州，在一個飯店女堂倌的口裏，如同面臨死亡的前線。說是渡江的汽划子一天翻了多少隻，交通斷了不少日子了。這女堂倌是怎樣在度量我這個單身旅客呢？一夜的惡風暴雨，過份的疲倦，使我無力爲明日作不可知的揣想。泛濫的江水任它如何洶湧，有人的地方絕不會堵塞了必經的要路。

#### 四

我不喜歡梧州。走在街上，你無法避免斷垣危牆，戰後的梧州，恢復的不算不快，可是燬於砲火的房屋，骷髏似地聳立着，屋主人不知跑向哪方，政府自然無暇兼顧市容。有一面三層樓高的牆，聳立在三叉路口上，本是一家茶樓舊址，茶樓炸燬，這面牆一逕屹立着，來往路人都忘不了舊日的繁華，誰也沒想到這座危牆可能帶給自己什麼命運。我問人：「爲什麼不拆掉呢？」人說：「拆麼？人工要上千萬，誰出？」忽然我想起看過的一些戰爭新聞片，有的國家，工廠跟着軍隊往前線移，政府和人民都有必勝的信心。有的國家，被征服了，佔領軍隊馬上和當地人民清除戰後的街道，重建市容。而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遭受了兵火的土地，打着戰勝國的旗幟，實際比一個戰敗國家還不如。政府和人民永遠不能聯繫在一起，拿全力來從事復興工作。從梧州這一個小地方，從那一面即將傾倒的危牆，我看到我們這個國家的縮影。

#### 五

上了東下廣州的船，真的離開了家鄉了。  
這艘快輪是用汽船拖渡的，應該航駛一天半就可以到達。可是臨時加拖三隻兵船，軍運

面前攤開一塊塗滿黑字的白紙，懷裏抱着一個嬰孩，蒼蠅撲在他骯髒的臉上；

馬路上有人抬着死屍靜悄悄的經過，

沒有棺材，祇有粗劣的白布裹纏着身體，

沒有送殯的人，祇有呆立在屍身上的雄鷄；

摩登少女身上穿着上海飛來的綾羅

吐一口涎沫

「哦」，把絲手絹掩着鼻子。

忽而有一連串喇叭的聲音，

吹得那樣單調而又低劣，

一個兵隊踏着輕快的步武向前，

一個臉色慘白的年青人，

沉重地走在中央，

頸上插着一根黃色的標籤，

寫着他的籍貫年齡與名字；

路人用看龍燈一樣的心情，

跟在兵隊後邊，

去看一個人接受被污辱的死。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路中央有汽車瘋狂似的馳過，

輪子還染着新鮮的血跡，

車廂裏的人坐得那樣安閑，

他的身上不黏一點塵污；

匆忙，商民不能逃避拉差，定期往來的被逼到無法定期，船老板沉着臉嘆息，這嘆息道出了多少老百姓的苦悶。現在還是「非常時期」，人民生活似乎不易太早走上常軌。

在這艘江輪上，生活可真不寂寞，真正的從讀書人圈子裏跳出來，在那些做小本生意的，還鄉的，投奔親戚的，購賣土貨的形形色色人羣中，擴張了我的呼吸，我的視野。

這船分頭二三級，頭等艙有八十個舖位，分上下床。事實每人只有四尺長，一尺二寸寬的地位，除了拉屎，吃睡起座，一切生活都沒法超出這個範圍以外。

在吃睡以外，八十個舖位的中心，無異是一個小舞台，白晝雖長，不愁難消磨。你少不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耳目享受。有賣唱的，有賣膏藥的，有賣吃食的，有說故事的。總之，無論是什麼，必先來一篇演講，演講有時採問答式，因此必需配上動作。爲了吸引顧客，宣傳手段確很高妙。演講可說是屬於文的一類，還有武的一類，小小一丈見方地，真刀真槍都要了起來，胆小的人可真有點不忍卒睹。一次，有一個「鐵人」表演吃鐵，咬鐵，一身好肌肉，一串鋼絲從胸脯細到腰部，打了一個把式之後，果然鋼絲根根都斷了，博得一片叫好聲。於是另外走出一個中年人，發傳單，介紹名山仙草，說吃了這種仙藥，就可以有「鐵人」一般的好身體。一部份人好奇地傳觀着仙藥，一部份人仍眼睜睜地欣賞着鐵人，希望看他進一步表演，鐵人身上汗流如雨，送到口邊的鐵也無力咬，更別說吃鐵了。買仙藥的人並不多，那中年人忽然看中了我鄰座一位鄉下人，硬斷他有肺病，說願意送藥，鄉下人惶惑地張望着，他不懂什麼是肺病，拿着藥直發楞，直待那中年人問他要脈金，他才發發願身上沒錢。中年人同他理論，說：

「我不要錢，但你應該封利市。」

鄉下人窘的臉上也出了汗，只好軟軟地退還了藥，那中年人一直咕嚕他不懂好歹，終於又走出幾個同路人做好好歹，這一場苦肉計的賣藥戲才借此收攤。

「鐵人」走了，觀光的人嘆息着散去，也許是讚嘆這難有的絕技吧。不知誰說：

「世界真艱難呵！」

爲了活下去，這批江湖朋友掙扎的也够苦了。

能够靠一身武藝，走走江湖，勉強糊口活下去，已是難得的了。待船抵廣州，因爲赴滬交通不易，得多待幾天，我有充份的時間觀光，說市面，廣州不少歌舞昇平的點綴，可是，沿長堤走走吧，垂簾的飢民遍地皆是，你不禁感然自己置身的是人間，還是地獄？

活下去，是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而多數人的權利，無形地被剝奪了。

活着的意義是什麼？望着一具具倒斃的屍體，我似乎獲得了一個啓示。他們倒了下來，像殉道者，他們的死，却留給活着的人一條追尋怎樣地活下去的路。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前面有軍警在拉了。  
我急遽地轉了回頭，  
我曾在民族戰爭中捐獻了一切，  
我不能在內戰中再經驗一次痛苦。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小販的聲音叫得我耳朵震聾；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牆壁上的標語還高唱着「民主」；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迎面而來的是從一個羣衆大會裏出來的一批批捧着血臉的受難者；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有人用槍柄敲打着平民；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有人在搗毀報館；

我沿着行人道走去，

看見學生們受了欺騙的飲泣。

### 三 黃 昏

黃昏是美麗的，

彩色的燈照耀着發光的路面；

黃昏是旖旎的，

像臭蟲一樣胴體的人

趕着車子到「勝利大廈」參加溫馨的夜會；

黃昏是情慾的，

## 還鄉速寫

劉峴木刻

候車



長途



附記

病中，提筆似有千斤重。而思潮起伏，瞬息萬變。如同疾走在暴風雨中，須要借一股力量，才能把握自己。回念兩月來的生活，似乎經歷了一個很長的世紀。幾次握筆，心情不自己地向下沉。我不應再沉溺於思親的哀痛，我得振作，活着不應只爲自己，爲一己感情上的得失而喜而悲。假如真能從舊的生活圈子解放出來，生活到形形色色的社會裏去，擴張了我的呼吸，我的視野。相信我一定重獲到一個健康的身體，既然戰勝了病。

爲了填補這一段時間的空白，隨筆記下如上各段，姑題名「去病草」。

六，七，三十五年夏。

吉普車子東奔西竄  
撒下一片假裝親切的笑聲和軟語；  
黃昏是愁苦的，  
街頭人在彷徨着寄宿的地點；  
黃昏是危險的，  
在電燈如紅紙一樣暗淡的角落  
有被害者的呼救聲；  
黃昏是恐怖的，  
那些戴黑色眼鏡的人  
懷着武器與鎗銜，  
在嗅着人民事業的工作者的足跡。

## 四子 夜

大街是我的家，  
我是大街的熟客，  
當世界都把大門關閉時  
唯有大街把我容納。  
但大街是悲慘的！  
包容着一切罪惡，  
也包容着一切苦難！  
我雙手插進褲袋裏，  
把衣領翻起  
斜靠着一棵枯萎了的街樹  
勉強支撐疲憊的軀體。  
四週沒有了小販的叫聲  
車子的號角  
一切都歸於沉寂，

但我耳邊却聽到了一陣淒厲的呼喚，  
自遠方來了無數的鬼魂  
痛苦的，披血的臉頰在黑暗中搖幌！  
我認識他們——  
誰死於特殊人物的槍下，  
誰死於溝渠旁邊，  
誰死於污辱的子彈，  
誰死於汽車輪底，  
誰死於貧窮與瘟疫……  
他們在憤怒地說着什麼話語！  
我忙把眼睛閉起：  
大街啊，  
你是用血淚舖成的，  
你的空間永遠迴蕩着不幸者的哭泣和仇恨，  
你是一切苦難的證人！

——一九四六·五·廿三日·上海

### 〔註〕

(一) 史紀彥和田凱均爲重慶無數特殊人物所製造的兇案中最大衆所熟知的名字：

史紀彥，渾號「活閻羅」。民國卅四年春間，史氏曾恃勢強姦一有夫之婦，姦後且不許該婦將事實宣洩，以殺其全家相恫嚇；婦懼於殘暴，歷次被污均不敢聲張。某次，姦情爲婦之十二齡幼女瞥見，史氏因恐該女告知乃父，遂將此女殺害，並將屍砍碎祕密掩藏，以圖滅跡。兇案被發覺後，羣憤憤慨，轟動一時，但法院則迄未予以公正的判決。

田凱，爲渝市特殊人物「四大天王」之一，以殘暴著名，任職於警備司令部稽查科。民國卅四年春間，田氏因偷電爲電力工人胡世合發覺引起爭執，田凱惱羞成怒，竟將胡氏槍殺。事後，重慶六十萬工人採取聯合行動，要求懲兇，當局無奈乃將田處死。

(二) 「精神堡壘」爲重慶中心區的十字街，有旗竿一柱，每日早上升旗，黃昏時落旗。



# 自序「西遊漫記」

張光宇

這裏我真要謝謝時間老人，給我安排好了一段日子，來幽閑地創作

「西遊漫記」第一集的幾十幅圖畫，正是淺予兄所說的：『過去，因為過

於熱心出版，創作機會太少，幸而這場戰爭逼他放棄這並不輕鬆的事業，

得有充分時間專門作畫，實是大幸，西遊漫記僅僅是四個月的成績，在數

量上恐怕比他過去四年的收穫更多吧』。事實上這裏我又得要謝謝淺予與

廖冰兄二位，給我安排好了一個環境——北溫泉，在這個終年流水錚涼的

風景裏，容許我散步，看花，讀書，思想，以一個剛從湘桂大撤退的驚險

不放鬆這個機會，一定要我講些故事給他們聽，直到把我所曉得的故事都

講過了，忽然想起了「西遊記」，把鐵扇公主那一段情節講給他們聽，他

們滿足極了，以後他們還是要聽，我便趕到北碚書店裏去買了一部來，每

天讀一章，夜裏便講一章，積聚了許多日子，我的胸中也塞滿了孫悟空的

一舉一動，進一步使我想到了這個荒唐的傳奇，大可以利用他來做一個長篇

漫畫的題材，於是決心試寫幾段，覺得還可以對付，再把畫面與人物的形

狀畫了出來，給冰兄看看，他極力鼓勵我趕一下，籌足生活費，預備三個

場面裏喘過氣來的我，

得到這一個休息，正有

說不出來的意趣橫生，

即使是我的太太，一向

歡喜生活在都市裏，也

看不慣重慶的烏烟瘴氣

，而讚美這個山村的安

靜與恬淡，她勤勞的操

作之外還給我的書齋收

拾得十分乾淨，使我工

作便利，作畫的興緻也

日趨濃厚，小兒女們放

學歸來，便是我每天搨

筆的時候，在這裏，正

有太多的時間說說笑笑

，講講故事，尤其在晚

飯以後臨睡之前這一段

時間裏，小孩子們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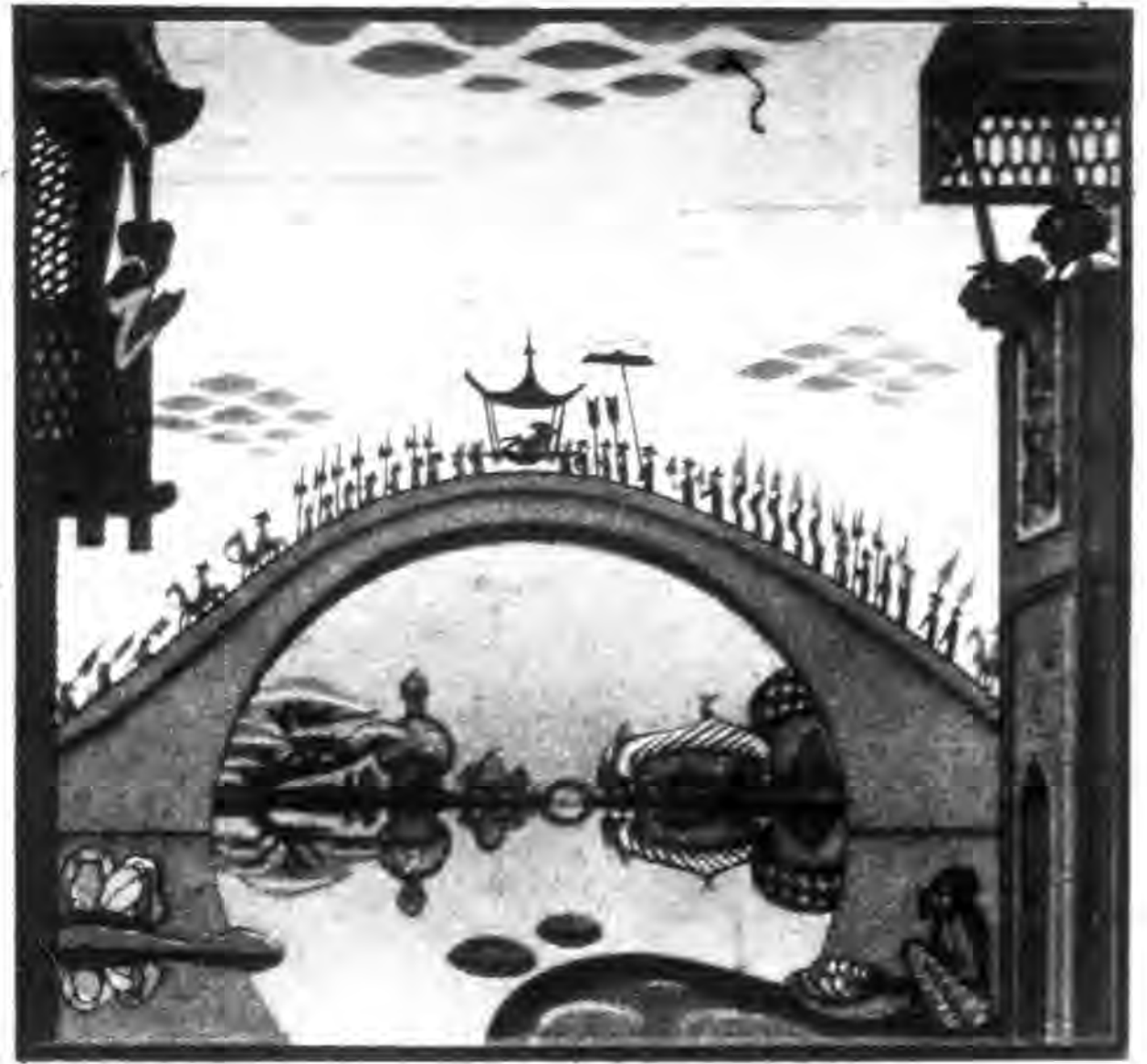


毛尖鷹奉命，即糾集鴉鴉鳥們四出張羅，抽調壯丁，設阱築牢，大事搜刮。一日邊境探子報道：『今有唐三藏等一行四人過此，據說要往西天採取天書！』毛尖鷹道：『把那兩個生得像人樣子的拿下來問過明白，』探子得令，便佈置陷阱將唐僧沙和尚兩個捉將官裡去。

# 張光宇繪長篇神話西遊漫記



轉幕啓處，「水濼洞」現出了，台上的表演，是齊天大聖訓練衆猴子道：「你們這些小猴子聽了，如今奉我爲花果山大王，大王便是你們的家長。家長的說話，你們都要聽從，原來我們猴子的的心思最靈活，想法也就不整齊，今日我來傳授你們一些教育；叫做「非禮弗視，非禮弗聽，非禮弗言」，這就是我所主張的「三弗主義」。  
(第七章第三頁)



國舅楊天祿聞得朱八戒口吐黃金的消息，急忙啓奏娘娘知道。娘娘一聽大喜，當即轉奏當今。皇帝聽了也甚歡喜；傳旨御林文武速備全副龍鳳儀仗迎接貴賓入宮。(第三章第二頁)



大聖一面遣使報與埃秦國君知道，法老始皇即派夢得快樂市長飛抵僑秦受降，聖旨上寫得明明白白，恕他們無罪之外，還要增發槍械，并添製冬衣，着他們好好防範乘機作歹之徒，努力維持地方治安。  
(第八章第五頁)



夢得快樂城的市長因不敢怠慢東土來的唐三藏等，特召集全城名公開緊急會議，討論結果，決定招待他們住在「阿房宮」裏，並着秘書處，趕編「夢得快樂遊覽指南」，以資宣傳，當由市長分送給他們每人一份，朱八戒看了，大聲喊道：「師傅！師傅！原來天書即在此地！」  
(第五章第二頁)

月完成六十幅，結果超出了限期，這部「西遊漫記」故事的構成，借用了舊西遊記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等西天取經的事跡，請他們原班人馬再勞往返西天走一遭，故事一開始靈感也就源源而來，事實上故事的對象，現實的發展，會荒唐得比神話更爲荒唐，取經的程途，也就越走越長了。

一部舊西遊記經過了許多人的考證，大致對孫悟空這樣一個人物都非常推崇，你看他花菓山稱聖的精神，是何等可愛？是一個具有革命精神的人物。雖然書中說明「猿爲心之神，豬爲意之馳」，豬八戒畢竟還是個陪襯人物，說起來整整一部西遊記還不管是一部孫悟空的史詩。

玉皇大帝僅僅封孫行者爲弼馬溫，是說明玉帝所統治的天宮裏也充滿了賄賂與貪污等不良政風，而無怪孫行者要大鬧天宮，這實在是一種英雄行爲。書中又暗示凡是唐三藏所遇的妖魔鬼怪，沒有一個不是玉皇大帝的親戚或者海龍王的女婿，從天上做了孽事，再下降凡世來作惡，等到孫行者用盡心力降服了妖，却有天上神仙出來說情，總是說此妖來頭大，腳路粗，金箍棒不可造次，放他回到天庭，仍請玉帝嚴加管束就是了。有一次孫悟空捉住一個妖精，正要結果他的性命，却被唐三藏喝阻住了，這痛罵悟空一頓，只氣得大聖回到花果山，再不跟隨這個假仁假義的師父了。諸如此類，足見舊西遊記的諷刺性是非常之深刻與潑辣。

「西遊漫記」一如舊西遊分成章回，第一集共分十回：

- 第一回：顯神通老者贈靈珠 索天書國王發奇想
- 第二回：唐三藏再上取經途 豬八戒巧遇搖錢樹
- 第三回：百鳥亭中舞紙幣 金鑾殿上吐黃金
- 第四回：埃秦國毛尖鷹逞雄 正義彈孫悟空伏妖
- 第五回：阿房行宮迷八戒 夢得快樂困悟空
- 第六回：南極仙翁妙舞翩翩 鐵扇公主柔情款款

- 第七回：真悟空怒打假悟空 舊猴國頓改新猴國
- 第八回：輕汽球上炸彈轟烈 受降台前聖旨含糊
- 第九回：黑市場黑市得利 混水潭混水摸魚
- 第十回：情謎語孽龍作怪 走妖魔大聖吃驚

從這些回目順着次序去看唐三藏等在取經的路上所遭遇的困難；其實西遊記的故事，正不一定順着次序去找尋，曾經有人說過，西遊記的組織，是一串臘腸式的敘述，剪去一段，或增添一段，都不失其爲仍是一串臘腸。「西遊漫記」也不能例外，仍根據這個舊形式來發展新的內容，成都金女大教授陳鍾凡先生會要求過我，希望全部故事裏來一個「高潮」而得到全面的結果。這個意見，很是寶貴，還有人問，像這樣的連環畫，爲什麼不用出版的方法來介紹，這一點也希望將來辦到，其實這部東西，在開始計劃的時候，正是大後方出版條件相當困難的時候，一方面漫畫作家既沒有表現作品的憑藉，亦沒有創作上的自由，便只能採取了這種可以代替印刷而又不失爲有效果的辦法——展覽。

最後我得引用廖冰兄給我許語說道：「我很回味『西遊漫記』那一段結局……一個段落的結局，孫行者揮起金箍棒把那條孽龍打死，把剩下的龍蛋打破，無數小龍乘風而散，可是這些法西斯的孽種又重新向這世界散佈了，當年的唐僧爲了救天下蒼生於苦海，率領一行門徒，去西天取佛祖的真經，今日唐僧及其同路人，要把衆生的苦海化爲樂土，把牛魔王一類的妖孽統治的世界，變爲衆生自己主宰的世界，以衆生的幸福做意志，以歷史的發展做指標，他向着這指標出發，去取的是「民主真經」……」

但願作者的預言不要太靈驗吧；法西斯孽龍雖然在這一集裏殞倒了，可是那些小孽種陰魂未散，吹向他處降落，早已投成凡胎了，於是作者又不得不調動天兵，再揮慧劍，重新斷殺一番，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五年七月於上海

# 有寄

靳以

「——我知道你病着，吐着血回到北方的家裏去了。有誰在家裏張開兩臂歡迎你呢？你不是說過，你的哥哥姊姊早已不在家中了，他們首先投到戰鬥的懷抱中，你是和你的妹妹一同走的——呵，我還忘記一個更重要的人，你當時得意地告訴我，說你怎樣說動她，她也熱情地丟下了一切，隨着你們走了。你還告訴我她的表現一直很好，比年青的更堅定，當時使我證實了「母親」的典型並不是虛構的。你還說當你感到疲乏的時候，只是想到後來方來休息一下，批評你最嚴刻的就是你那從前生怕你們風吹日曬受一點傷害的母親，還有誰呢？你告訴我當你們離開的時候還是母親把門鎖了，你們以為既不回來，還鎖它做什麼呢？難道你現在走回去，還相信七八年前倒鎖的門仍然完善地關在那裏，當你病了，真需要休息的時候；只要能有一把鑰匙，打開它，就可以拂拂塵土，躺在你從前睡過的床上？」

「我想當你走回家門的時候，自然得到最好的解答。那時候你或許會記起來你曾經要給我一封永遠也寫不完的信，可是我一直也沒有收到，等我從遠方跑回來，我們總是在許多人的面前相見。我們一直沒有說什麼，我記得我的臉是紅漲的低着，偶然抬起來，便看到你的殷切的要說話的眼睛。那時候，我躲開你了，我知道當我的激情澎湃的時候，我只能沉默。」

現在，我們離得很遠了，我知道你那枯寂的，受了傷的身心多麼需要一個朋友的問詢，我就毫不遲疑地鋪下紙來書寫。

每個人都選擇自己的路，可是沒有一個人把他的路走到盡頭。有

# 喀秋霞

譯權賈戈 作基斯夫科薩伊·M

蘋果樹和梨樹開滿了鮮花，  
河面上飄蕩着薄霧的輕紗。  
喀秋霞走向那河岸，  
走向那峻峭峭的河岸。

她一邊走着，她一邊唱着歌，  
他歌唱那草原上的灰色的大鷹，  
她歌唱她所心愛的人，  
她歌唱她所珍藏着的每一封信。

哦，你，歌聲啊，你少女的歌聲，  
願你跟在明亮的太陽後面飛翔吧，  
並且把喀秋霞的敬禮  
帶給那遙遠的邊疆上的一個戰士。

願他想起這個樸素的少女，  
願他聽見她怎樣在歌唱，  
願他保衛祖國的土地，  
而喀秋霞也會珍重那愛情。

蘋果樹和梨樹開滿了鮮花，  
河面上飄蕩着薄霧的輕紗。  
喀秋霞走向那河岸，  
走向那峻峭峭的河岸。

——一九三八年——

的是遇到歧路就要猶疑，有的是疲困了，就躺下來，朝着路邊滾，不管那是青草地，那是腐臭的泥沼或是多刺的荆棘林。到了那時候，全然忘記了怎樣跨到這大路上來的。

你總還記得你是怎樣跨到生活裏？不，那不能只說是生活，該說是戰鬥。你是中國的好女兒，首先應着人民的召喚，忘了自己，投身在人民的當中。你不但把自己給他們，還扮着裝滿了苦痛的人民，使他們因為同情別人的苦痛因而意識到自己的。你就是這樣忘記疲乏地工作着一直到敵人來了，不久，你就投身到戰鬥中。

沒有人不愛你的，你也把愛給所有的人們。你是他們的驕傲，你是他們的光榮，你和他們馳騁在生死的邊沿上，可是每人對於生都有最大的信念，也許不是個人的生，是我們大多數苦痛人民的生。

接受別人的鼓舞，又能鼓舞別人，這是人們的不可見的偉大的力量。你有了它，正該把它向廣大處開展，可是不會想你却慢慢地收縮了，落在一個人的身上。

我總還記得你有一天清晨，你拿出一束信，一本書，還有幾朵乾了的花，你告訴我那個人和我也相識的，是的，我記得他，他是一個詩人。我想不到一隻夜鶯，飛到荒涼的北方，還不忘記它那嘔血的歌唱！可是我一點也沒有責備你，我尊重你的感情，因為你也是一個人。可是我到底還不了解你為什麼退出了戰鬥，而離開了你的人間的夜鶯？

你說你倦了，需要休息，於是一個人孤獨地走回來。連你的母親都不同意你，也不肯和你回來，可是畢竟你還是回來了。

在過着腐爛的，無恥的生活的人羣中，你仍然是一朵頂着露珠，昂着頭的好花朵。你先使別人受到你的感染，只覺得你是純潔，正直，勇敢，向上的化身。不但好人和你來往，你的明澈的眼睛洗滌着他

## 向應該死去的回憶揮手

吳釐

迷離，朦朧，在我底心魂深處……

我向應該死去的回憶揮手，我說：去罷，去罷！

那無極的蒼穹有白雪在飛，飛，飛得遠遠地，在遙遠的天涯埋掉他自己的影子。

那遼闊得摸不着邊的大海啊……

血般的夕陽也是在那個海角死去的……

× × ×

我揮着我的手。我喊着；去罷，去罷！

是到你該去的時候了……

我在澄碧的湖水上照過我底影子，湖水漾不起微波，我看見你在我心上印下的痕跡。

你給我苦惱，給我煩困，給了我多少的不安啊！

我會經愛過你的……

可是你知道有一個故事？同你一樣古老得快要死去的故事。

那故事是古舊而仍然是新鮮的……

願意聽我講麼？

× × ×

好久好久以前了，可也許就是現在，因為那故事裏的沒死的人現在仍然是活着的。

有一羣人，我們說他們是朋友。

所謂朋友，自然就是在一起生活的人，因為他們是朋友，所以從出生起，他們就在一齊生活。

他們哭着，笑着，過着他們的日子，走着他們的路……

他們都是善良的人，因為他們太善良，所以他們幾乎窮得要過不下去了，因為這個社會是不容許善良的人生活的啊！

他們看不見春天的新綠，因為他們的青春在患着虛弱症。



人心胸中的不潔和自私，使他們也不敢在你的面前爲惡了。人們都歡喜你，愛你，如同他們自己的親姊妹，你也不忘計你自己，盡你最大的力量，爭取人民，使他們看清面前的路。

記得，我就是那時候和你相遇的，我是從南方來，那個大城在被轟炸之後立刻要陷在敵人手中，我是狼狽地跑來了。到了這個城，我的弟兄解除了我的困苦，可是我還愛我那份困苦。當我看到你的時節，我也感覺到，你雖然在這個大都裏生活，也還沒有忘情於你過去的日子。在這一點上我們該是相同的，因爲我們不是只關心個人的苦樂的。我記得那時你住在一個食店的樓上，和一個朋友合住在樓上，中間隔了一張布幔。那條街是從清早吵到夜晚，那間屋中成天瀰漫着煤烟的。

後來，你就和那個朋友結婚了，那也該是必然的，因爲在早你們就很好，這次回來，你就是向着他。他沒有使你失望，張開兩臂歡迎你，讓你安然地棲落，他做一個忠實的守護者。

他是一個好人，我該說，只是缺少熱情。對朋友，我們是早就知道的；可是到了你對我也說到這一點，却使我很驚訝了。誰想得到，說是像你們那樣的生活，也會感到這一點？你說他既不喜也不怒，在家裏和在辦公廳都是一樣，像一個刻板的時計。鐘只是爲人報時的，在他那一面，却包含了某一個時間中要做的許多事。他不多不少都做好了，就算是一天的工作。若是對一個平常的家主婦，這該是一個好丈夫；但是對於你，是呆板，是死寂，是絕望。你有時要說就是他肯罵我一聲也好呵，可是他也不罵。只是讓日子無味地流過去。其實，說起來安靜的日子不正是你們需要的麼，正好使你休憩，有一天，你還可以飛走的。也許那時候你就感覺到你的翅膀已經失去飛的力量，你想長久的棲止，你要和他過着憂感相關的日子。淡漠生了暗影，這

他們也看不見秋天的落葉，因爲他們底金色的夢也會窮得死去了。只有冬天瓊玉般的白雪，是他們心靈的顏色，但那雪又是寒得使他們戰慄，純潔是不能當飯吃的。

因爲他們窮，所以社會也不給他們溫暖，同樣的風，別人覺得涼爽，他們却像是要被刮倒，同樣的水，別人覺得清沁，他們却像是要被溺斃！於是朋友中的一些就這樣貧弱地死去了，埋葬他們的是漫天的白雪，爲了，爲了土地也不是屬於他們底呀！

剩下的一些人每日向着飢寒苦鬥，可是多可怕的命運啊，他們的純潔的心靈上被撒上了黑點，他們向社會低了頭……

他們作了強盜……

他們生活漸漸地好轉了。因爲他們已經向社會妥協了。

在一個深夜（因爲這些事都是在黑暗的地方背着人作的）連星星都昏暗得沒有光采，他們在曠野裏搶劫了一對父女（姑且叫做父女罷），父親已經老得鬚髮都白了，看得出他已飽受了人間的苦難，女孩子只有十三四歲，像一朵嬌艷的紅花。

他們帶了許多的錢，沒人知道他們是從哪兒來的，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往那裏去，（好在這些於我們底故事並沒甚麼大關係），總之這一對父女遇到了他們的災難，他們被搶劫，而且被殺死了。因爲「人」的眼睛看見了黃金，就看不見別人的生命了的。

於是這些剩餘的朋友們發了財，自然這筆財本不是應該他們發的，但現在這些財富畢竟是已經屬於他們了……

他們當然就闊了起來，當然也就從此放棄了他們的這種生涯，他們已經滿足了，因爲他們的心究竟是由清白的變過來的呀！

他們有了錢，也就有了地位，有了名望。社會是不會追問他們的錢的來源的，正如同他們在搶劫這筆錢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那對父女！

他們過得很快活，他們從不想那些過去的事，也就是說他們從不回憶。

他們的四週都放出了光芒……

可是這也不能包括全部，他們其中有一個人是一直在痛苦着的，因爲他比別人更善良，他明白他們的過錯，他愛回憶，回憶那些逝去了的日子

暗影是一天天地漲大，終於你們離開了。

離開對於你們也算不得什麼，你說，正如你所想的一樣，在他的生活上仍然沒有一絲漣漪。你們各有自己的工作，都對工作忠實，恰好可以發揚自己，不必合在一處背負那個共同的枷鎖，在我私下裏，多麼希望你還飛回從前的地方呵！他們是無時無刻不在等待你的。你沒有飛，你是像麻雀一樣跳躍着的，當你感到飢餓的時候，你就去啄食地上的糧食，不提防一張大網從上面罩下來，於是你就成爲他人的俘獲物了。

當別人爲你感到悲哀的時節，你自己却早被養在金絲籠裏，洋洋地高轉低鳴。你唱着，你快樂地唱着，在那小天地裏，以爲從此不再有災害，不再有悲傷。你連自己都拋棄了，以他人的生命爲生命，以他人的悲樂爲悲樂，你更不再有朋友，不再有工作。在朋友間，在羣裏，一直都看不到你的蹤影，聽不見你的聲息，誰會想到那麼一個中國的好女兒，竟會走上這樣的一條路；苦難足以磨煉人的，使人向上的，怎麼會引人走着向下的路？人們談着你，感到是自己的侮辱，不，人類的侮辱。正像那二十六個麵包工人，看到他們至高的，美麗的象徵遭受到踐踏而感到說不出的衷心的悲哀一樣。

但是，我還記得你，記得你那要說話的眼睛，記得你被病菌侵害而日漸瘦弱的身子。我仍然把你當做一個親切的友人，大路邊在你的面前伸展，人民的苦痛還是無涯無邊，讓你好好休息些時，重復得到你的健康，抖落一切幸運和不幸，重新再跨上去，用你的高音歌唱，用你的全心應着人民的召喚，用你的生命再投到戰鬥中，爭取千萬人的生命。那時候，讓我們再快樂地相見吧。

六四年，四月廿九日

他鬱鬱不歡，他獨自在心中痛苦。

他懷念那些飢寒的日子，那時的精神是自由的；現在他像荷着一個無盡的重負。他們的生活是在鮮血淋漓中討來的；他們恢復的青春，是別人的青春……

他看見白髮蒼蒼的頭，紅艷帶笑的臉，他會在睡夢中叫起來……於是更想念那些死了的朋友，他想白雪下面乃是他們最好的安息的地方。

於是他漸漸憔悴，枯槁，拖着那些苦痛的影子，他溺死在自己找來的（自然是他自己找來的，因爲別人不都是仍然很快活麼？）困擾之中了。爲了回憶跟在他的背後……

其他的人都還在社會裏愉快的生活，直到今天，他們都還在奇怪這個朋友的死亡。

爲了他們已經與罪惡溶合了，爲了他們遺忘了過去……

× × ×  
就是這麼一個平淡而乏味的故事啊！

但是我明白了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求生活是必須要遺忘了過去的，看那些幸福的快樂的聰明的人們，他們滿意地生活着，他們不是從來就不想以前作過的事的？

那個最善良的人是違反了社會律了……

他使我怕懼，我還要活，所以我說：去罷，快些去罷！

雖然我曾經愛過你的，而且現在也仍然愛你……

可是我却還在愛惜這個社會裏的腐臭的生命，因此我必須忘記一切，甚至於連同這個故事！

去罷，去罷，像那天涯的白雪，像那海角的夕陽……

我不敢留戀你……

迷離，朦朧，在我底心魂深處……

我向應該死去的回憶揮手，我喊着：

去罷，去罷！

卅五年五月九日

# 回首可憐歌舞地

——西安夢遊

徐遲

自從那一天，我把杜甫的：

回首可憐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用很自由的語氣，譯成了，

La tierra de canciones y danzas;

El país de reyes y emperadores —

墨西哥駐華特任全權首任大使易斯克爾特將軍（General H. Escalante）就着迷了。這位老兵，忽然異想天開，要到西安旅行去，而且要我做他的翻譯。

其時，我正爲了復員回上海弄得苦痛非凡。我已經奔走了五十多天，還弄不到船票或飛機票。這可以證明我是很狡猾的。願意陪他去，只要西安歸來，他幫我弄一張飛機票。

我想不到那「歌舞地，帝王州」這樣地誘惑了他。他同意了。

於是三月四日黎明，我彷彿在做夢，到了珊瑚壩飛機場。

亂糟糟，塞滿了人的機場上，擴音器不斷地，招魂似的，叫喚那些遲到的旅客。一個血紅的太陽出現在灰色的雲裏，照得嘉陵江上，這一個

大沙湖，黯淡而幻異。

一直想旅行，卻四年來沒有旅行過。因此飛行時，我有點不相信。

鳥瞰着四川省那些梯田，都是一條條有環節的蛆蟲。一會兒我們給雲霧包裹了。一會兒，在寒冷的氣流中出現了灼熱的太陽。也四年沒有沐浴過這樣的品質好的太陽了。

忽然，我們已越過一個高山。下面已經是整齊齊的西北平原。你立刻知道這另一個風格的景色是「西北的」。

長長的，長方的黃土，中間有少許嫩綠色的長方，似乎在暗示這是春天。蜿蜒的冰川。筆直的，也許是乾涸的河渠工程。土黃色，綠色，寥廓是寥廓極了。寥廓之中，有一枝乾枯的，孤獨的樹，伸出手指，瘋婦人一般地抓向我們。然而整齊是整齊極了。方方的莊園，疏疏的森林，成羣的烏鴉在我們下面飛。

那帝王州，那歌舞地就在下面了。艾青式的獨輪車，黑點似的小人，玩具似的火車。一個方方正正，棋盤似的城市。城樓上的箭棊，箭棊中的箭樓。而寥廓的土地斜過來，又斜過去。

## 二

下機之後，我們到了華麗的西京招待所。立刻是鷄尾酒，是西京招待所用以招待洋人的一頂

好鷄尾酒」。

我在西京招待所住了七天。暖氣管，冷暖水龍頭，彈簧床。當時，我坐在圓形的餐廳內，我想，除了空氣乾燥一點，這跟重慶的嘉陵賓館有什麼不同？

鷄尾酒之後，出現了冷盤，濃湯，再後是豬排，牛排，雞，點心，水果，咖啡，味道跟重慶的勝利大廈又完全相同。

七天之內，這圓形的廳上，舉行了三次跳舞會。西安的紳士淑女，中國空軍和掘金女郎照式照樣跳 Boogie Woogie。我們觀舞了一次。大使說，「這很像紐約」。我想，難道這便是所謂「歌舞地」嗎？

到處都有一個相同的有閒階層的社會。

## 三

五日上午八時半，來了一輛小汽車，把大使和我送到了陝西省主席祝紹周將軍的官邸。官邸是在一個皇宮中間的。祝主席，看去是一位儒將，祇會說一句英文：I cannot Speak English.

我就第一次當翻譯。談話裏充滿了外交辭令，爲兩國邦交說了許多好話。後來，主席吩咐，車子加了汽油，送我們上臨潼去玩。

於是車子出了城門。那寥廓的原野又出現了。因爲我們要經過灞橋，不免又用很自由的語氣

，譯了些瀟灑送別的詩句，還講一段曹操送關雲長，送到瀟灑橋。還沒有說到挑袍呢，祇說到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車子「吁嗷乎」了一聲，停下了。

車夫滿面驚惶地說：「牙齒壞了！」

這是可怕的。這是無比荒涼的寥廓的大平原，不見人烟的。助村為虐天氣忽然寒冷了。如果沒有奇蹟出現，我們祇能冒寒徒步進城吃「阿司匹靈」。然而在一切情況之中，都存在着不可不估計在內的意外因素。後來我們說，這拋錨拋得好。

正在窮途末路上，瞥見哨兵一人，站立一個衙門似的小建築物外面。上前一問是軍需工廠。後來我們才發現這是一個佔地數十畝的大工廠，雖然我們當時看這數十畝地的建築物，祇僅是大平原上的一個小小的黑點。

大使的卡片送進去，立刻我們會見了廠長蔡上校。奇蹟就這樣出現。一下子把汽車推進了工廠，到修理間，由總工程師去照顧。在寒風裏索索抖的我們呢，已坐在一個會客室中間。茶啊，烟啊，冒熱氣的熱手巾啊，水果糖啊，西瓜子啊，蜜餞啊，照得一屋子發紅的兩隻炭盆啊——這中間，我又在當翻譯，在說着兩國邦交的許多好話了。

蔡上校一忽兒出去，一忽兒進來，處處要使他的客人舒服。「牙齒」壞了，不能馬上修得好，他已經備好了另外一輛汽車送我們上臨潼。他還出去進來，我心想此事不妙。果然！「在鄉下，一時買不到好東西」。他已經吩咐備飯，一定要請我們吃便飯。外國人的腦筋簡單，以為天下

決沒有此種道理。然而感謝，推辭自然都沒有用。我們是邀也邀請不到的貴賓。還沒有吃他的便飯，上校已經在為他的非酌道歉而且陪罪了。當我忠實地翻譯了這些話，大使就嚇呆了。他的腦筋真簡單，答應了先遊靈潼，這一頓飯菜，留到我們回來的時候再吃。蔡上校立刻欣然同意了。他還願意担任我們的導游。

希臘悲劇詩人梭福克爾斯的話是驚人的：「沒有比人更神奇的了」。人的好意簡直可以使你為難。人的靈魂，比什麼風景名勝古蹟要美麗得多。就說這一個肥胖，紅臉，又厚道又和氣的蔡上校，他正在辦公，忽然我們闖了進來。他立刻展覽了他的資源，到處招呼你，使你衣服貼貼，混身舒服。平原上的馳車，茂鬱的臨潼，華清池水的溫滑，以及驪山的夕照，這些留給中國旅行社那本雜誌去描寫吧。我們在那個上海批發，外國運來的磁磚所砌成，小游泳池似的「貴妃池」中洗了澡。那知道臨潼史縣長已經恭敬地在門口，豐盛的午飯已經點好茶肴。

現在這一切像恍恍惚惚的夢。似乎今天所有要碰到的人都是厚道的，都出空了一個本身來招待我們，伺候我們。縣長帶我們上他的衙門品茶，走過一個大院子，一個大廳，又一個大院子，又一個大廳，通過側門到園林中，那裏卻開放了杏花，櫻桃都有了蓓蕾。凡是有趣的，美的，和諧的，今天都得貢獻給我們。如果天下的人間的關係，都像大使出遊一樣，這世界真不可想像地美麗。耳邊只聽見好話，川流不息，人們互相稱讚，互相推崇，互相親熱。一切果真都是這樣的外交場面，一切外交場面果真都是真的，真心的

話，這世界將不可想像，真是美蘊得不可想像了。當我想起西安歸來之後，大使完全忘記了西安有這樣的上校，縣長，某記者，勤懇如蜜蜂的黃君，我總是不寒而慄的。但那一天，皆大歡喜地離開臨潼，大家表示了永矢勿忘。何等可愛的友誼！我們這些人的嘴上開放了當時極燦爛而現已憔悴了的「毋忘我」花。

又是平原馳車，到了軍需工廠，要吃那頓中午留下來的飯菜。

立刻筵席擺開了。你立刻看到桌上的四隻冷盤。你立刻知道這早不是中午那主人陪了罪的菜肴。你一看就可以明白這一個筵席來自城裏一個大飯館，出自大飯館一位名廚之手。城裏的菜肴搬到了城外來。在西北平原的中心，我們照樣吃海參。

#### 四

古董店裏自然是琳瑯滿目。銅器，銅綠，佛像，泥塑，古劍，畫卷，碑帖，玉石。但一切所謂古董的智識實在很可笑。你拿起一件古董來，願知其詳，答案總是，「漢朝」，「唐朝」或某朝。只有這種答案，別的都知道了。跟着是討價，還價，一概以美金做標準。就是在這些古董店中，我們看到了許多皮影子戲的花花綠綠的皮人兒（參看封面及文末附圖）而把牠譯為 *silhouettes*，但我依然解釋不清楚，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看過這種中國的古代電影。

我對於西安之行，已經失望了。這個靜寂的城市，太整齊，太沒有生氣。雖然電報局，電話局也在勝利怠工之中，但外表上，這裏確有秦，

漢，唐，宋等等的屍骸氣，加上隨海路運來的洋裏洋氣。離海路的大車頭一聲聲嘯叫。挾帶着一個象徵，但也沖不破這裏的衰老。

每天夜晚，依窗望北斗。這滿天星斗會在唐詩裏如何燦爛，原來這寒冷的夜空中，星斗確實是特別燦爛的。這是越遠而越遠，顯然是絕平的平原上，伸展無窮，一望無限的星光。

大地一變，再變，還在變。西安，西京，長安，咸陽，鎬京，歷朝，歷代的城根也轉來轉去。我真不懂爲什麼那些主席老爺，司令長官還不能從這些歷史的教訓中學到一點乖。

西安一個通訊社的記者也會熱情地導遊我們，馳車在南郊的風景道上，除了訪問埋葬唐僧屍灰的興教寺，還有我懷抱了一個聖地巡禮的心情前去的杜公祠。

一切使我黯然。車子經過了一根木頭，木頭上釘了一塊藍地玻璃質的牌子，上面寫着，「韋曲」兩字。杜甫的「春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關頭就是：

韋曲花無賴，  
家家惱殺人。

可是，這一帶，現在一家人家也沒有了。花？更根本看不到，根本是不可能生長的樣子。這過去的時代裏，極盛極樂的，現在成了這末兩句：

翠華想像空山外，  
玉殿虛無古寺中。

我因此懷古起來了。我是從來不攪這一套的

，卻也懷古起來了。

而一個人懷古起來，自然也失望了。其實「古」，還有什麼「懷」頭呢？

有三四次，我們急急忙忙趕回西京招待所，刮鬍子，換衣服，擦頭髮油和皮鞋油，趕到那些軍政要人邀請的宴席上去。我看到了殺氣騰騰的胡宗南將軍，他和我握過手，這手是扼緊了延安咽喉多少年的。

當我做翻譯的時候，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是我們嘴吧停也不停的，說出了中國軍隊的偉大和外國軍隊的偉大。是我發問而又是自己回答的。在某一點上表示不十分瞭解的是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妮妮不倦地在某一點上解釋得很清楚。我希望知道一個困惑的問題，我自己作這一個問題的解答。一個翻譯是一個自說自話的人。我用主人的口吻感謝客人。我用客人的口吻感謝主人。每一個人都要講一個笑話的時候，我輪流地替每一個座上的人都講了一個笑話。然後，我道謝，再三道謝，我說不必客氣，待慢待慢！我是甲方的誠懇的臉色，我是乙方的誠懇的臉色。我爲甲方感到了這一切的疲倦。我爲乙方也感到了這一切的疲倦。作爲甲方的我，了解這是虛偽的禮節，作爲乙方的我，了解這是虛偽的禮節。

在另一個場合，我會到了西安的進步人士。其中有一位，在我離西安兩個月以後，就失蹤了。我曾經在那裏叫苦：「我這一個星期內，成了沒有個性的人。」一位可敬的長輩對我點點頭，「有的時候，一個人是應該沒有個性的啊！」

他的話感動了我，但是我的情緒更加低落了。

## 五

小國家的大使，在重慶時是沒有汽車的。可是在西安，祝主席就借給了一輛汽車，可以到處跑，威風凜凜。

八日上午坐了小汽車，到臨潼去作第二次遊歷。

隔夜飛沙走石，氣候突然變了。這是個灰色的陰天，還是刮大風。一出城市，就看見天空是一付愾怒的臉色。那一輛汽車，也脾氣很壞，對我們頗不友善。我們提心吊胆，好像他隨時有拋錨的危險。車夫是一個瘦小機伶，但暴躁易怒的性格。他時時搖頭太息，咒罵娘，咒罵祖宗。

大使的臉上本來就像鐵路大聯絡站一樣，滿是路軌。這樣一個早上，他的皺紋更密，更深刻了。我早知道他是神經質的。身爲大使，時時顧到自己的安全，他擔憂他被拋在荒野，吃飽山珍海味的肚子吃不消西北風，我們幾乎折回來，可是我們到了軍需工廠，蔡上校又邀我們烤火，總工程師又檢查全部汽車機件。上校一路上不斷地說，「我有把握，我有把握！」這一路上卻非常不愉快。車子「吁噓乎！吁噓乎！」叫起來，車夫就拉拉這裏，摸摸那裏，罵汽車的娘，大使就慘白了，綁緊了臉。

然而到了臨潼，老年的大使又像一個嬰孩一樣快樂。洗了溫泉浴出戶外，他那樣興奮，歡笑，因爲，我的天！鵝毛大的雪片在飄落了。自然，大家都很高興。不僅是高興，是狂喜。

臨潼縣長又披了他的黑斗蓬來到，大家像舊友重逢，用拉了民族的方式來喝交臂酒。

縣長還是哈哈的笑，然後乾哈，乾哈過之後又哈哈的笑。幕上校洗過溫泉，滿臉通紅，像一個鬍鬚長。他是一個好人，不喝酒，不抽紙烟，沒有結婚，沒有脾氣，立刻是大家調笑的對象。

大家假情假意地問，這場大雪對農作物好嗎？大家不假思索地說，好得很，好極了。對於遊玩的人，雪片落在驢山山麓，自然都高興。呵呵手，搓搓手，頓頓腳，又跳兩跳，大家都笑都手舞足蹈。

縣長建議我們在華清池宿夜。大使神經質地猶豫。縣長又建議我們冒風雪到中國的第一個獨裁皇帝始皇陵去打獵。大使還在神經質地猶豫。縣長又建議，這幾天臨潼開縣參議會，有川陝一帶最好的一個皮影子戲，夜裏我們看看中國的古代電影！大使還在猶豫，明天汽車不會陷入雪地嗎？

聽到有看 *silueta de titare* 的機會，我是怎樣也不肯回西安去的了。這時雪片還在紛飛，這使每一個人的情緒都受到誘惑。驢山上已經積起了薄薄的雪景。嬰孩一樣的大使忽然跳舞了。我們又上了那吓嚇乎，吓嚇乎的汽車，到始皇陵去打獵。

但我們急於認識皮影子戲的藝術家。我們首先到縣參議會。

大雪漫天飛舞，這小縣城中，一種古老大屋底下，一個大廳堂中間，有幾個藝員正在擁擠而臥。隔夜演唱「人面桃花」，演到夜深兩點以後。他們從假寐中睜開眼，那樣良善地謙遜地和我們點頭，向我們微笑。

其中之一，開始指手劃腳，講解皮影子戲怎

樣演唱。大家不住地似懂非懂地點頭。另外的樂師慢慢地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披上那黑色的棉衣。我看到他們睡在一些樂器中間，要求他們合奏一曲。

這一次是在雪花底下聽的音樂。梆子這一個樂器，發出那樣怪異的音色的，說出那樣多情的，說不完的情情話。她彷彿是子夜歌上描寫到的女人。在歡樂的時候，她的責任就是儘量的供那薄倖的情郎歡樂。然後，一切淒涼，苦痛，孤單，情焰的燃燒底冷卻，都屬於她。鈴子也是一個多情的樂器，有西北原野的爽朗，急遽地叮叮響着，然後，悲愴地振盪。音樂的世界是安靜極了。這完全是一個古代的世界的殘留。我跑到雪飛舞的戶外。這音樂不同於西洋的交響形式是不必說。這是西北人民的音樂。兩三件指揮樂器，撥着你的心弦一樣撥着，我當時就想到，回去看到馬思聰，第一句話要告訴他，交響樂隊中這樣不重視 *Pinzicato* (指揮弦樂器) 是一個大損失。不知道什麼情緒這樣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凝視着驢山的白雪，聽着民間樂師在簡單的旋律裏演奏出戀愛的歡樂和悲哀的精神。

我被汽車載到了臨潼車站，兩耳內還是充滿了剛才的音樂。怕那輛車在送我們到了始皇陵之後，也許會回不來，我們已經變了計劃。我們被介紹給一個黃先生，和黃太太，被引導了去看他們的農場。他們有五十頭羊，有七八條乳牛。在農廐內，我們嗅到了獸味。

黃太太是一個愉快，年輕，可愛的，女孩似的女人。起先，她只是幫助丈夫，養牛羊，和兒女，和鷄，和鬼子，釀蜂蜜，釀葡萄酒。她很快

學習了這一切，現在她丈夫在五里外發現了含鐵的鐵礦。黃先生現在專心在鐵礦上，把農場的事交給她經營了。他們是這樣孜孜不倦地，兢事生產的一對夫妻。

他把隴海路上可以利用的鐵，機器零件，拆開，湊合，製成了土法開礦的簡單的工具。他們是因為河南戰事才逃到這裏來的。不過三四年，他們不懶惰，不休息，勤懇如蜜蜂，會想辦法，肯學習。從畜牧發展到工礦。黃先生拿出了兩塊鑽石來，並且在一張紙上寫：

敬請轉詢貴國(按：指墨西哥)經營此類事業者

(一) 此礦成份是否有開採價值？

(二) 爲作乾電池用之  $ZnO$ 。需提出此礦石內所含  $ZnO$  及  $Co$ ，請問其方法？

(三) 電力選礦機是否有效？

(四) 如就原礦石用以煉錳鋼是否可以？

(五) 所附鑽石，有甲、乙兩種請惠予化驗。

然而這時候，我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但後來，那些問題也根本沒有給答覆。我們在紛飛的大雪底下奔跑，打槍，然後回到家內來，喝爲我們而榨下來的新鮮的牛奶。用蜂蜜塗在中國式的大餅上面。我們驚喜的，歡呼的是多少年來沒有喝到過的新鮮的牛奶。我幾乎有生以來第一次喝到這樣潔白芬芳的飲料，這樣甜蜜蜜的蜜！

## 六

大廳內已坐了一屋子人。第一排是空着的，前面放着茶，烟，瓜子和花生，我們坐了下去。

正對的舞台上，懸起了一幅銀幕。外國電影的電光從觀衆後面射進來，但中國古代電影的光

源卻就在銀幕背後。

一個白綫子的幕。正中間是光之源。那是一個大油鉢，廿斤的酒裏那樣大，燒的是菜油，放在離幕後兩呎的地方。不時可以看見在添油。

那樣的幻異，像招喚魔法的火焰。已經懂得在火爐裏欣賞爐火的形態的人，能够想像得到，在薄薄的綉幕中央，火焰作着這樣抽象形態的飛舞，旋轉，燃燒，真是幻異的景像！

### 跑馬戲

忽然在白綉上，貼了一個風流小生，飄着儒生的衣帶。

火焰依然熊熊的在變幻，這風流小生是用牛皮鏤空出來的，居然是很清瘦，一付讀書人的樣子。牛皮上漆了彩色。古代的中國電影早已經彩色化了。鑼鼓一聲響了，梆子響了。

忽然跑出了一個一臉奸相的跟班來。對白。大約是：『今日天氣晴麗，不免往郊外尋花問柳一番也』。

他們搖搖擺擺的走出去了。

火焰依然熊熊的在變幻。白幕出現了一匹白馬，金色紅色的鬃鬚，奔騰而過。無數的馬匹在馳騁了，是沒有勾勒的。一個緊身的姑娘騎在一匹馬上奔騰，忽然她倒立在馬背上。她隨着音樂的節奏，耍一套馬上的身手。那風流小生和他的跟班站在一角，驚喜叫笑，喝采，說些評頭論足的下流話。三兩個緊身打扮的姑娘，個個都有翠眉杏眼，倒豎在馬背上，用她們的金蓮小足作種種之勢，又摔下來，危殆地倒垂在馬肚子下面，又拉住了馬尾巴凌空飛奔，在一聲鑼鼓裏跳到前

面，已端坐在馬背上。風流小生急殺樂殺了。

火焰依然在熊熊的變幻那純潔的形態。馬戲班主出來打躬作揖，說唱了一番。他回進去捐出了一個竹竿來。插在在地上。又進去捐了一個竹竿來，插在在地上。又進去，這次他拿出一圈繩索。他開始把走繩索的場子，用清楚簡潔的手法佈置了，還在繩子落地的兩端用鏈子釘得穩穩當當。一個姑娘出來，試試索子，索子緊緊正合她意。一轉眼，她已經跳到索子上，兩隻金蓮小足就在那起彈性的索子上移動。她擺動了兩手，平衡她的楚楚有緻的腰身。一忽兒豎起了倒貼，一忽兒幾乎跌倒，在索子上轉了一個大車輪。風流小生和跟班拍手，跳脚，作怪聲，像上海的流氓，重慶的特務一樣。

她站在索子上唱了一個民歌。班主出來打恭作揖，收錢了。可是小生不給。班主和跟班一言不合就對打起來。出來了幾個打手，而班子裏的賣藝的，連同走索子的姑娘，耍馬戲的姑娘也出來對打。直到風流小生給打倒在地求饒。

火焰依然熊熊地在燃燒，在變幻，一個召喚魔法的火焰。

坐在黑暗中，像坐在電影院裏一樣，三兩百個人頭，注目在白幕上。這是應該在什麼報紙的廣告上宣傳，但卻沒有人知道底：彩色的形象，動人的情節，奪魂的音樂，而大雪花飛舞着。時間似乎倒退到古代去了。古代已經逃走。我想到這樣的藝術有一天也會逃走消失，成爲一種「失去的藝術」的。

### 快活林

酒保抹桌子，放酒盞，竹篾招呼三個彪形大

漢，武生打扮。他們大杯的灌，臨了還是不肯付賬。在中國歷史中，大約是充滿了這樣不肯付賬的土匪流氓特務精神的。一張桌子，連同杯盤，翻倒在地。兩個黨派就動了武。刀槍劍戟，大刀長矛，還有兩個用鍊子帶住的鐵鏈，都上了銀幕。這是一齣全武行。不過，兩個黨派之中，總是有「一正一邪的。打倒最後，正派得勝。在「跑馬戲中」，打戲還不够痛快，這裏卻打得淋漓盡致。我最喜歡的一段，是邪派中間，有一個圓錐形的尖頭尖腦的僧家，這僧家被收服的經過。他總是用尖頭撞到你的肚子上。這一個殺手所向無敵。後來，正派中出動了精銳部隊，把這僧家抱住，舉高了，然後倒過這僧家的身子擲下，把尖頭鑽入了地裏。尖頭兩手兩脚亂動，可是沒有辦法再直立起來。他的同黨來了。拔他，拔不出來。搖他，搖不動他。他的尖頭尖腦，像和土地生了根一樣，牢不可拔了。同黨們排了隊，死推他，推了許多時候。這才把他從橫裏死推推了出來。大家鬆了一口氣，可是再一看，他的尖頭已經一半折斷在泥土裏，變了一個平頭。

我們大家笑得仰天俯地。後來是邪派因爲主將已經損折，正派大勝。一個個綁住了他們，一個個用刀砍死。這皮影子戲就是這個最噁頭。一刀關開了頭腦，腦袋就分成兩半另，還有血流下來。我們正在笑，忽然，梆子，京胡，琵琶，弦子，鈴子，磬子，大鑼，大鼓，合奏了一個莊麗的序曲。兩個小戲已經演完，正戲上場了。

### 人面桃花

這是「去年今日此門中」這首詩的全部情節，加增了許多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拿故事說，這並不值得怎樣的注意。但在這個戲中間，全付看家功夫都出來了，唱詞，說白，表情都極盡幽雅。後來那縣長和上校都把牠誇獎得非凡。這一個戲演了六個小時。必須提起的是這六個小時中，音樂的調性從低沉的部份逐漸地提高到最高的調性。凡爾拉在「鮑萊洛舞曲」與蕭斯塔柯維奇在「第六交響樂」中都用過一個十餘分鐘的 *crescendo*。這一個戲的調門兒卻越唱越高，越緊張，是一個六小時的漸高的過程，到最後結束時，那簡直是逼到最尖的高音，連同樂器像十幾

條細金絲一樣，發出閃閃的抖動的金光來。做工的細膩處也發展到非常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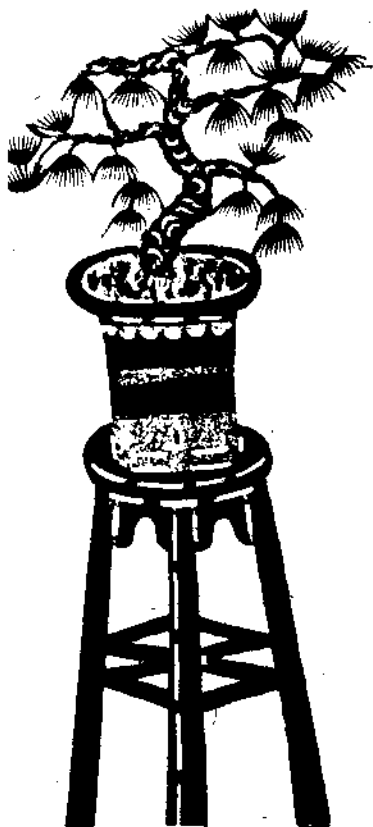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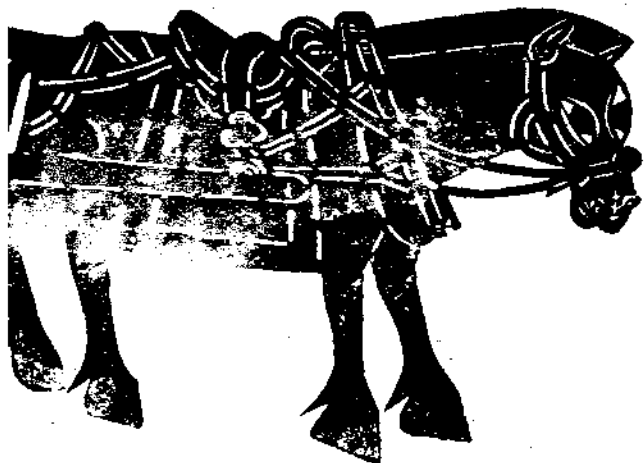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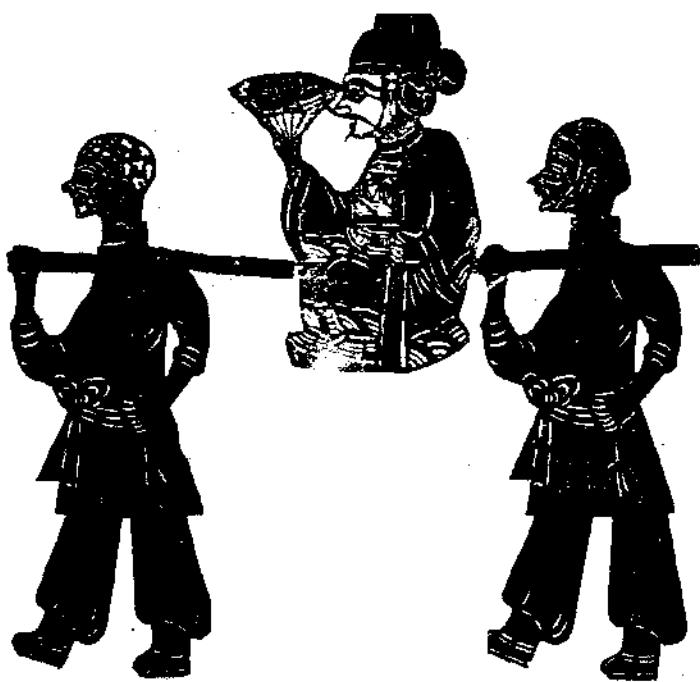
火焰在熊熊地變幻。而這一切，都是彩色的。人物達數十個，貼在白紙上，按情節而行動，把古代社會認為良善的倫理學，傳達給聽衆觀衆。現在，從這一個皮影子戲上，我才看到了體味了杜甫這兩句詩：

回首可憐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怎樣在深夜兩點，踏着雪，由縣長喚開了城

門，到華清池旅舍去睡的，我似乎都記憶得不明白了。術士使唐明皇看到楊貴妃的陰魂，當然就是這一類的皮影子戲。而且，這一定會成爲一種「失去的藝術」的。我能够做什麼事來保存牠？

但立刻，我又回到了重慶，一個全國性的，甚至全世界性的政治大紛紜日益在那裏發展。跟着來的是這些日子，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全面的危機。後來大使給我弄了一張飛機票，回上海了。記得那時，我一回到重慶，我告訴高集夫婦的第一句話，是「我做了一個古代的夢！」一直到今天，我都這樣想，恐怕這祇是一個夢吧。



皮戲人  
影中物



# 青年托爾斯泰

美西蒙斯作

馮亦代譯

續前

在「少年時期」中寫及關於他和特亞可夫的友誼，托爾斯泰推崇他，說他對於托爾斯泰的性格有着斷然有益的影響。他們友誼中最顯的情形是他們極度的坦白，相互傾訴着自已的思想，不管這思想是少不如意的。兩個人都崇拜一種道德的理想，相信人的使命在於完善自我。

這兩位完善者在喀山的一個漂亮女孩子身上試行他們的理論。她的墮落身世感動了他們。托爾斯泰給予她金錢的幫助，一直等她找到一個職業，誠實地養活自己為止。她快活地接受了而且衷心致謝。「一點也沒有什麼，」他慷慨地阻止了她，「不幸會降臨到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我們必須相互幫助。」幾天之後他們又遇到了，她坦然地承認除了過這種慣常的罪惡生活之外，不可能再別的事情。「所以我無法

使她回到誠實的生活裏去，」對於道德的崇尚也就此終結。

和特亞可夫一塊過的時間，是托爾斯泰在喀山最快樂的。他們的友誼啓發了托爾斯泰優良品格，而他們二人中的友誼也一直維持到一八九一年特亞可夫天卒時為止。

十五

早在法科二年級終了之前，托爾斯泰對於教授和他們的演講已經失去興趣。有一位與眾不同的教授梅伊爾見到這位漠然一切學生的高超頭腦，試着去引起他的智慧，而令他撰述一篇孟德斯鳩法理論和凱塞琳皇后勅令的論文。他的熱誠立刻如火之燎原，因為這工作需要獨創的智力，這是在大學功課中不能找到出路的。

托爾斯泰讀偏他所找得到的有關書籍。在這個時光——一八四七年三月——他開始寫日記，因為他感到這可以幫助他判斷他智力發展的進程，在日記中他記下了他分析凱塞琳皇后的結果。作為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的批評觀點常是出奇地深入和獨出。所奇者，則是在這些分析中，一些也沒有他將來反對任何政府壓力的徵象。他接受俄帝國專制政治的外型，和支持它的法律制度。祇有在斥責死刑上，他有着和他後來相同的觀點。

最後，這種孤立的學理的探討並不能減除托爾斯泰對於大學日益加盛的情緒。相反地，他把這探討工作當做離開大學的理由。「大學之所需不但不幫助這種工作，」他寫着，「反而阻礙了它。」他堅持着一種怪論，以為這些教授們阻礙了他對於智識的渴求。法理論和勅令的分析引領他去讀無窮盡的書本，但都是一個方向的。「這種讀書，」他寫着，「給我顯示了無限制的邊際……我之放棄大學完全因為我要使過這種生活。在這生活裏我不得不工作，研究那些我沒有興趣和不需要的東西。」

有許多理由助長了托爾斯泰的決定。他在第二年的期中考試改得很壞，現在因為他前面有着一串的不成功的演出，他實在不能鎮定地還望他的學期考試了。塞爾戒和特米德里在這一年都可以在喀山完成學業，而沒有他們伴件再在大學裏留兩年也使他黯然。

更則，這一年他們兄弟們分了家產。萊甫·托爾斯泰所得的是耶司那耶·波利耶那和若干小田產，約有五千四百畝地，此外有三百五十個男農奴和他們的家屬

。這時候，對於這些在他統治之下的人類們，他開始顯示一種想像的或是真實的責任感。

那些因素，以及對於他在喀山放蕩行為的理智上的不滿，無疑地是他決定離開大學的理由。他對於所謂高等教育機會的失望是真正和確實的。一八五七年他在抄本上寫着：「有天份的人是不適宜在年青時就學的，因為他們不知不覺中看到他們必須明瞭普通一班人不知道的東西。」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在法科第二年的大政之前，他以「體弱和家務」的理由向大學申請退學。兩天之後他的退學被批准了。這位喀山大學最出名校友所留唯一的紀念物便是在一間講堂裏長凳上鐫刻着的名字。

十六

在喀山以及他在耶司那耶·波利耶那渡暑假的時期內，托爾斯泰讀了許多書。他吞食了大批法國的許（Paul de Kock）仲馬（Dumas）保爾·特·考克（Paul de Kock）的長篇小說。這些故事在他看來似乎都是真實的，他發覺自己和他們的人物有相像之處，不論是英雄是惡棍。少數冒險小說，若干詩歌——斯坦恩（Sterne），狄更斯（Dickens），戈果爾（Gogol），屠格涅夫（Turgenev），特魯齊甫（Druzhinin），格利高魯維奈（Gregorovich），萊世托夫（Lermontov），普希金（Pushkin），和席勒（Schiller）——他承認對於他的藝術敏感是有顯著影響的。此外還讀了許多美文，但他探索的心智却喜歡嚴正的讀物——新約聖經，哲學，和政治學。他傾倒於赫格爾（Hegel），這時是所有幻想者的流行物；同時像這時所有的青年人一樣，他讀伏爾泰（Voltaire）的書，但他的懷疑主義，也許因為缺少高度的嚴肅性，對托爾斯泰不發生斷然影響。這時最刺激托爾斯泰的作家，而且在他思想中有永久影響的便是盧騷（Rousseau）。在一九〇五年他寫

著：「盧騷從十五歲起就是我的教師。盧騷和紐約聖經是我一生最偉大最得意的兩個影響。」一九〇一年他向一位游耶耶那那·波利耶那的法國教授說，在他年青時，他讀完了二十卷的盧騷著作。他崇拜他，而且在正教徒額上常帶的十字架，他帶着盧騷的像牌。這種感恩是相當的，托爾斯泰也是盧騷的嚴厲批判者。據他自己指出他們二者之間的差別是：盧騷否認一切的文明，而托爾斯泰則祇否認偽基督教。

在耶耶那那·波利耶那所過的暑假中，托爾斯泰應用了若干盧騷回返自然教訓中最眩目的說素，因為托爾斯泰企圖生活得相像於一個實際的哲學家。也許帶着一種釋然的感觉，他在鄉間脫下了他那件風流倜儻的外衣。他每天的裝束是穿件寬大的帆布大褂，這大褂晚上還可以當睡衣，赤腿穿拖鞋。他最喜歡的工作是在田野裏沉思，或是躺在花園的叢樹下，用厚厚的書籍做枕頭。

他不許任何事物來妨礙他哲學的冥想或日常工作。一羣年青的女人們突然地來訪問，這位青年的哲學家便被從花園的隱居處叫了出來，他出現在起坐室裏，穿着帆布長袍，拖鞋，赤着雙腿。當塔靜亞娜姑母勸告他時，他帶怒地回答說習俗的週到並不比衣服舒適來得重要。

除了他廣泛的閱讀之外，他還冥想和寫作。這時若干的片段作品反應了他頭腦無畏的本質。在「盧騷哲學筆記」中，他詳述了婦女對於社會善良的有力影響，和奢侈破壞道德的効力。另一篇文章並無題目，這位年青的哲學家企圖劃定生活的規則和闡明他本人的性格。在稿紙的邊緣上是潦草的札記，寫下以後的討論：「一開始我就摒絕一切成見，因為我發見這些一點也不能使我滿意。」有一個證據確實的故事，說他哥哥的一位同學，我裏裝着幾瓶酒到他們公寓來豪飲，在托爾斯泰的桌上看到論調和的文章便讀了下去。這篇論文寫得出色非凡，使得這位朋友相信這是有名作家那兒抄下來的。

當托爾斯泰回來時，這朋友就問他論文作者的姓名。托爾斯泰臉孔紅紅地說這是他的文章，而這位朋友則不信地大笑着。這篇文章已經散失掉了。

托爾斯泰在「回憶錄」中告訴我們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就已經不相信兒時所受的宗教教訓了。他還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却不能說出怎麼樣的一個上帝。他也不否認基督和他的教訓，但他不完全明瞭這些教訓的內容。簡言之，即是在幼年就拒絕接受教會，但他的理智却迫使他相信上帝。這種年青時的態度對於他晚年的宗教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這時刺激托爾斯泰行爲的唯一信仰是他所相信的自我完成。他一切醒覺的道德和智力集中在這種生活的理想上。由於他道德上，智力和體格上的完成，他可以達到極樂。帶着青年的永恆的信仰，他立下了許多「生活規則」。一八四七年一月第一次所立的條例，並不十分有把握：(一)五時起身，九時或十時就寢，日間或可小睡二小時。(二)飲食適度，不吃甜食。(三)散步一小時。(四)實現所書之戒條。(五)祇能有一婦人，每月不得有二次。(六)親自操作。

這些基本規則不久就發展到一種苦心經營的生活計劃，這計劃的瑣碎是形而上學的，而包括之多也使人氣餒。他立下意志發展的規則，下面又有小項目，還有發展記憶的規則，發展身體，智力活動，才能和判斷的規則。還有錢財、榮譽，和根據理智的社會輿論的規則；愛那些他可以服務的人的規則；不理那些他不認識或是不歡喜的人阿諛的規則，每天表示他對於各種人類行爲愛的規則。

在年青時，也如他一生一樣，托爾斯泰行爲的規則常常不被他遵守。同時他也知道提醒自已這種事實。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上他寫着：「寫十卷哲學比實施一條嚴規來得容易。」他不斷地聽到自己心裏的聖音促他端正勵行。他在「青年時期」第三章結尾時寫了很美麗的一

段。那時候他的夢想是基於四個感覺的：愛她，他理想中的美人；愛被愛——他要每一個人明白而且愛他；希望驟降的好運使他出名；最後是自恨自悔的感覺，但是自悔之中又混和着快樂的希望。

他相信環繞着他的人，這哺育他動物的本性，他的驕傲和世俗的大志，妨礙他自我完成的渴望。記憶着在喀山的生活，他在「回憶錄」中寫着：「我整個靈魂趨向善；但在求善時我年青，熱情，和孤獨無助。每次我想試着表示我最誠摯的渴望，這渴望在道德上是善的，我碰到了蔑視和譏笑；但當我一屈服於情慾時，我却被人稱讚和鼓勵着。」

托爾斯泰逃避社會腐化影響的企圖，並不會破壞了他那些貴族朋友們給他錢行的歡樂。他們送他出城，給他許多擁抱和乾杯。一八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他離開喀山到耶耶那那·波利耶那去。

## 十七

不像荷拉斯之隱於沙濱農莊，年青的托爾斯泰未能安居在耶耶那那那。波利耶那來的菜園中。因為有許多不朽的「操守規則」須遵行，還有龐大的「工作計劃」須實施。總而言之，他之放棄城市到鄉村來，並不是爲了要以世俗的歡欣來換取田園的清淨。求全底不惠的溫暖繼續地在咬噬他的良心。

在另一本當時托爾斯泰所有的「日常工作日記」中，他在冊子的一面寫下了每天的工作，另一面寫下他所完成的程度。在他到達耶耶那那那。波利耶那那第三天的標準每日計劃中，顯示了人類努力的借貸方，而是一個完全令人可憐的失敗：——

五至六，農事操作

六至九，寫信

九至十，早茶

十至十一，整理筆記等……

十一至一，記帳

——一事無成

一至一時半，午膳

一時半至三時，意大利文

三至五，英文

六至八，俄國史

歲月如流，借方堆積了同樣的好企圖。他在日記裏悲哀地看到了一個人要在惡劣氛圍中發展到善良實在是一件難事。祇要他能夠停止依賴於外在的環境，這樣精神才能超過物質，他也能夠達到正途。這種現在與來世間勇體與靈魂，精神與肉體的戰爭從來也沒有中止過。

在離開大學到耶耶那那·波利耶那時，托爾斯泰一部份的計劃是以他大部份的努力從事田產，特別是對於幾百個農奴的福利，對於這些農奴他現在是唯一的主人了。從小他溫馨的心腸，道德觀，都為農奴們可悲的境况抱憾。他們的解放還須在十五年之後，但早已有種種運動來從事於他們的自由了。

年青的托爾斯泰還沒有沉浸於十分過激的觀念中。在他年青時，他在社會階級中的貴族意識限制了他，使他對於農民的奴隸狀態，還保持傳統的地主想法——是一種上帝命定的事件。在他信仰農民是平等的或者甚之是比貴族階級更高超之前，他的智力與精神生活尚須經過許多次變遷。現在，作為新主人，他接受了這批農奴，而且作為自己的責任，他有着簡單的人道主義的觀念來改善他們的生活。他把他用在不能達到實施精神完善的努力，移到他新的「人生目的」上去——替農民謀福。他深信在這件工作上，他是可以達到真正快活的。

托爾斯泰改善農奴的初步企圖，很少有直接的資料存在。為了若種理由，他中斷了這一時期的日記，也沒有信件可以找到。但在他了解與幫助農民的初步努力上，他缺少那種必須信服的經驗，這是由辯論或規則所能獲得的。終他一生，經驗與理論間的懸殊使他惶惑。他和那一時代地主中的年青人毫無差別。

他們性格上的特質，十九世紀俄國詩歌和小說中的英雄們描寫得很輝煌，如尤金·奧尼根，奧勃洛莫夫，或是其他屠格涅夫的「贅物」。他們在鄉下農莊裏長大，和真正的生活情形完全隔絕。農奴制度的利益保持了他們的財政需要；政治，社會組織，或是外界的關連在他們年青的存在中，佔着很少的活動地位，雖然他們很會講話，而且為農奴們立了無窮的理論。甚之傳統的做文武官職的事業，也被認為祇是種紳士的儀節，這種儀節是在終老林泉之前所慣有的。

和近代年青人匆忙生活的行動作比，這是種寄生的存在。本文的讀者一定會詢問，這批夢想，空談，不切實際的英雄們如果一旦被踢進世界裏，必須自行謀生時會遭遇到些什麼。

這種生活對於托爾斯泰的發展極為重要。他之較為孤獨及與實際情形的隔絕，加深了他自省的傾向。他自己的靈魂和思想對於他比生活中任何事件都重要。他深入於抽象思想和理論的王國之中，而對於日常經濟安全鬥爭所需經驗的學習則瞠乎其後。

托爾斯泰之缺少經驗阻止了他認識幾世紀來的奴役，已經使得農奴們難於置信情願幫助他們的主人的誠意了。主人們經常狡計百出，侮辱與欺騙他們，就因為托爾斯泰是他們的主人，所以他們不可能對他有任何的信仰。在他靈魂的深處，開始感到只有不再做這批農奴們的主人翁，他才能贏得他們對他的信任。

甚之在政府解放他的農民之後，他自己想以同等地位打進他們的生活中去，他之是否成功於獲得他們絕對的信仰，都還是一個疑問。對於他們，他永遠是個貴族。最後的分析，農民的痛苦之使他關切，並不如那些使農民痛苦的人——那些地主們，這是為他本能地瞭解的。

在他一生中，這一個時期的托爾斯泰像寓言中的

城鼠和鄉鼠，因為他歡喜這兩處地方。兩者之間，他不能缺其一。現在他在鄉間，城市裏閃爍的景色——名譽，愛情，社交快樂，奇遇——像磁石樣地吸引他。鄉裏索得的高尚目的不久便被棄置一旁，而他在農民中的失敗加速了他逃陣的企圖。離心之念使他在他未來妹夫的車後策馬狂馳，這位妹夫是去西伯利亞辦一切事務，然後再來和馬利亞結婚的。幸而他記起自己忘了戴帽，才阻止他一去不回。此後不久，托爾斯泰就起程到莫斯科去了。

二十歲的托爾斯泰用不着介紹就置身於莫斯科高等人士的社會中。高貴家庭的會客室歡迎這位出身名門，收入豐裕的漂亮年青人，據他說，他可以獲得任何他看得中的小姐們。許多親戚都支持他這種引人注意的行為。

最近所發表的幾封給在耶耶那那·波利耶那的塔爾亞娜姑母的信裏，透露了一八四八年冬季托爾斯泰在莫斯科居住的情形。他最初住在遠房親戚波費里葉夫家裏，不久便自己租房子了。最初的幾封信裏大部份是有關金錢，和需要那些他忘掉在家裏的零星東西，包括他的帽子（托爾斯泰在年青時常常忘掉他的帽子，大衣，和重要文件）。不久他的信裏就以為他已是社交聞人而不勝其煩來向他姑母炫耀。他描寫去顯要家庭的無數次訪問，埋怨他每天的日常工作不斷地為來訪的客人所打斷。

一個月不到，他的口氣有點變換了。他寫着「諸事如常，乏善足陳」。「我的生活既不世俗亦不隱隱；我既不欣賞亦不厭煩……」再是一個月，熟習的道德上的失望悄悄地走進了他的故事。「我在這種社會環境中，變得十分荒唐；我又在夢想鄉村裏的生活，我企圖不久就回來。」

第二年初，托爾斯泰不去鄉間却在彼得堡出現了。

## 十八

# 活下去！必須活下去！

梅令宜

我居住了七年的這個城，是混亂的城，沒有春天的城。

這個城又被稱為『聖地』，代表着半個未曾徹底變革的中國。有上百萬的人們向這裏奔，在這裏擠。（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人們來自東南西北，挾着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企圖。說是有個既偉大又神聖的共同目標，牠却像吊在舞台口的絲絨幕，牠和舞台上的變化多端的表演毫不相干。我承認在人的海中不乏明智的哲人，堅韌的鬥士和善良的人民，並且願向他們致最大的敬意。而更多的是奴才的奴才，頑固份子，反動派，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偽善者，以及善於趁火打劫，混水摸魚的投機家；他們有一個縱容他們，包庇他們，蒙養他們的溫床和主人，他們滋生着，猖獗着，並且妄想以腐朽的氣息湮沒了這個城，湮沒了這個世界。

這個城被世界潮流拖着走。牠和牠的主宰者並不拒絕一切新事物。（主觀上何嘗不想回到秦始皇時代，却沒有這份力量。）而新事物一經轉販，就變了質。他們具有一種編製『特種』百科全書的才力，把許多事物照他們自己的見解加以註釋。戰爭販子可以是救世恩主，企圖挑起第三次大戰以求翻身；希特勒業經垮台而打倒法西斯的乃是新帝國主義；民主成爲裝飾自己欺騙人民的慶衣，重現了民元時代請願團的把戲，順從一個人的意志的奴才自稱全國人民的代表，石子，雞蛋，木棍，鐵條……是民意的表現：「民意」與人民的基本自由成了反比。

混亂不能澄清，善良的人民沒法擺脫苦惱。在沒有春天的城裏，人心裏也沒有春天。

七年（最後一年已在勝利之後了）的日子是苦難的日子，也是一串更長的苦難的日子的一部份。牠仗一個不肯賣身投靠或隨波逐流的人經常的陷在吃不飽，餓不死的物質環境裏，而且，在精神上有一面如果不加抗拒就會越來越重，越來越緊的鐵枷。

『活下去，必須活下去！』

不懂是一個人，而是萬萬千的人，以他們的言語和行動這樣的吶喊着。  
要活下去的人們會被一種矛盾的玄學思想統治着：要廣大的人民担負起興亡的責任，出

他又改變了初衷。在城市的繁華裏冥想耶那那。波利耶那的靜穆是件安慰，但到此時爲止，他還沒有領略全俄首都的歡娛。這些歡娛顯然使他大爲震動。「我企圖在這裏住一世了」是他寫給在比羅哥伏的塞爾該信中最高采烈的評語。這封信裏墨墨很多，那是因爲他一杯在手同時受着他那些尋歡作樂友人們的指點而寫的緣故。

彼得堡對於托爾斯泰是眞誠的愛爾都拉都（Eldorado），因爲在這裏事業上的可能性極多。他決定要打開新的一頁。這城市「給我極大極好的影響」，他在給塞爾該的同一信中寫着這樣的話。這裏一切事物都極匆促，無法再過如莫斯科那種無所事事的生活。雖然他明知他的阿兄不會相信他，他堅持他已完全改變了。「你會說：你已經改變了二十次了，但還是依然故我，一個虛空的人。」他告訴塞爾該，這一次轉變是眞的，因爲他終於說服了自己——一個人不能靠揣測和哲學生活。人們必須積極極生活——這就是做一個實際的人。」這一個新發現立刻就應用，因爲他宣佈企圖參加司法考試，這樣他可以得到學位參加政府服務。重生的決定又反映在這個古老的志向上，但並不是個進步。

塞爾該對於他兄弟突然改變的熱心有過很多的經驗。他詛諧地在回信裏不相信這種所宣佈的「改變」，並乘此機會警告萊奧契卡彼得堡牌局的利害。「你看不起金錢，你會輸掉很多的。」這個忠告並不受注意，托爾斯泰很快地欠下了大批賭債。以後幾個月所給塞爾該的信裏，滿是緊急的要求，以出賣木材和馬匹來換所需的金錢。

紙牌成爲他的情熱。像杜司退也夫斯基，他幻想可能發明一種合理的方法保證贏錢，他居然寫下了一大批「紙牌規律大全。」一如所望，這些規律在手氣不佳時便一無用處了，節制的主要觀念在玩牌的熱中時常被忘掉。在以後幾年中，他的嗜賭成癖使他差不多要傾家蕩產。

錢又出力，同時，又要廣大的人民成爲羔羊一樣馴服的奴隸。而他們的熱心更集中於後者。爲了養成一大批馴服的奴隸，歷史上會記錄了幾千年來的經驗，各種文武剛柔的方法，再加上現代人的智慧（包括了科學），推陳出新，明弛暗張，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沒有想過也不願意去想：祇有奴隸和奴才是建立不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已經不是秦漢之世了。

要活下去啊！這活，不是畜牲一般的活：吃，睡，供人役使，任人宰割。要活，就得活得像樣一點，活得自由自在，活得像個真正的人的樣子。

要活下去，必須有所爭。這不會停止，不能停止，也不會停止。在這個城裏，在一切地方，展開了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

廣大的人民必須是自由的人，無所恐懼，不虞匱乏的活下去的人。

廣大的人民必須做中華民國的真正的主人，不再是『阿斗』，不再是奴隸。

廣大的人民要活下去，鬥爭下去……

當廣大的人民翻身的時候，少數的極權主義者從他們的寶座（這寶座是以人民的血汗建築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跌下來。他們不願意，不甘心，用最後的掙扎挽住了歷史，扭轉了歷史。他們不知道這是妄想。

妄想使他們在歷史舞台上表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醜惡的把戲。

他們善於扮成英雄的模樣，而且有着英雄的歷史。（他們自己誇耀的豐功偉績，正是若干血腥的罪行。）

他們不僅有悲天憫人的好心腸，還有不肯推卸責任的犧牲精神。特權與責任就在這裏不可分開。他們可以爲了國家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切都可以犧牲，就是不能放棄責任（特權）。

他們有一批一批的徒弟和爪牙，有時候彼此一致，有時候相互爭執，而歸根結底，他們無時無刻不在人民身上打算盤，防範了這個又防範了那個。

他們有法律，有武力，有金錢。一面虛偽的讚頌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精神，一邊正威脅利誘，使所有的人爲他們所屈，所淫，所移。

他們善於出爾反爾，笑裏藏刀。

他們的魔手伸向四面八方，無所不在的統制着一切。

於是，我們聽見了掙扎在飢餓線上人民的呻吟，我們聽見了吃不飽餓不死的公教人員和文化工作者的憤懣與牢騷，我們聽見了長年累月在土地上在機器邊血汗的勞動者的嘆息，我們也聽見了民族工業家和正當商人的呼救。

在他的信件和日記之中，托爾斯泰從來沒有顯出一點注意當時彼得堡輝煌智識份子政治文學上的活動。這個事實顯示了當時他的友人的本質，和他自己的獨善其身。一八四八年法國發生了二月革命，鼓勵了千萬被壓迫的俄國人對於改革尼古拉一世官僚政治和反動統治的希望。在彼得堡，偉大的文學批評家柏林斯基和他的門徒主張俄國必須模仿最前進的西歐文明。

空氣裏滿是革命的私語，而鎮壓是殘酷的。就在這個托爾斯泰熱中於使自己在高貴社會中佔一席之地時候，沙皇的警察包圍了一羣名叫彼得拉雪夫斯基團的過激份子。這裏面有年青的杜司退也夫斯基，他這時已經有文學的聲譽了。

同時，照他自己的承認，托爾斯泰成了個「實際的人」，必須要做一點事。大學放試正可以放驗他的新決意。雖然他自認完全不懂爲首的二門科目——刑法和民法，——他在放試前一星期才開始準備。於是他日以繼夜急遽地開始讀書，據然給他及格。

一完成這件功業，他寫了封辯護信給塞爾該：「我相信你早已在稱呼我爲虛空的人了；你說了真理。天曉得我做了點什麼！一點沒有理由，我跑到彼得堡來，而且沒有做一件事可以登大雅之堂，除了浪費金錢和堆了一身的債。這是件笨事。不可容忍的笨事！」他必須中結一大筆債務，他哀求塞爾該買掉他那些較小的產業來完債。還不出債便是他的名譽破產。他抱怨，這個代價完全是爲了自由和人生觀。

在未來，則一切都兩樣了，祇要目前的離間能夠渡過。他從此放棄了大學生活，而成爲驃騎隊的士官候補生。驃騎隊不久就要到維也納去幫助奧地利人堪平匈牙利叛亂。（這位道德者這時並想不到這個行動的不公平了。）運氣好的話，他在例有的兩年實習之前，也許可以得到一官半職，如果他參加了戰役。所以，他要求塞爾該，請把他的出生文件寄了來；但在萬事之先，必

魔手堵不住萬萬千的人們的嘴。謠言，訓話，仁義道德，手令……這一些文字遊戲也不能滿足人們要求自由生活的慾望。

滴水可以匯成洪流，有一天，被挖空了的路基塌下來，上面的建築也跟着垮台。

古老的傳統的生活哲學教人『明哲保身』和『安分守己』。

在混亂中，除非躺在棺材裏不再起來，想老老實實的活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工作沒有保障，生活沒有保障，到處可以碰到天災人禍。一個賣菜的鄉下人，將本求利以贍養（按最低的生活水準）老小，但是，他會遭到一頓毒打，因為他不肯把菜蔬以成本十分之一的價格賣給某種人。一個戲院的收票人婉言謝絕了想看白戲的某種人，幾小時後就飽受毒打而奄奄一息。他們有什麼罪過呢？他們的罪過就是要活——安分守己的活。如果他們不想活，倒好得多。

要活，反而得到死；只得以求活。

某些人喜歡賣弄歷史，他們口頭上誇耀着自己是歷史繼承者，是歷史的守衛者，是歷史的創造者。幾千年的歷史成了他們的傳家之寶。我懷疑他們是否真正的讀過歷史，真正的了解歷史，真正的從歷史中得到教益。由秦始皇到袁世凱到汪精衛，由黃帝到太平天國到全民抗戰，正說明了這一點：人民是不會滅亡，人民有人民的道路。

這說明是某些人肯承認而要一筆抹殺的。但，對於人民，這是不可忽視的。歷史不會重演，歷史所具體表現的法則却不可易。人民不會滅亡，當他們走上自己的道路時候，在今天，確實不會重演歷史上的失敗了。

歷史教人以不同的路：一條是死路——秦始皇的路；一條是活路——反秦始皇的路。

抉擇在人。人民是善於抉擇的。否則，一九四六年的世界已經完全被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佛朗哥……統治了。

在大的混亂與苦惱裏，人有小的（在人自己也會是大的）混亂與苦惱，特別是做爲一個知識份子的年青人，男的或女的。

混亂與苦惱存在於工作與生活（飲食男女）裏。他（或她）所得到的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所希望的他沒有份。由於知識份子所有的敏感，個人主義，幻想，脆弱，動搖……來得更重。

將自己和環境分離開來看自己（忘掉了包圍自己的環境），沒有一點順心適意的事情，無所遂其求也無所展其長；看環境（忘掉了自己是環境的一部份），祇見到一片黑暗，找不

須有足夠的金錢使他還清一切債務。

兩星期未到，事件的風向把這隻彼得堡的風信鸞吹到另一個方向。「春天來了，」他在幾年之後說，「田園生活的旖旎又引誘我回到田莊去。」六月裏，他回到耶司那耶。波利耶那，還帶了一位有天才常常醉酒的德國音樂家，名字叫羅道爾夫。

和他溫和的養母，塔靜亞那姑母在一塊，他常是得到一種安全感，而且對於他自己和生活十分滿意。她管理他的物質安全，輕淡地責罵他的狂賭，不斷地害怕他會結惡婚姻，許多時候，他爲她對於廣大道德的有限瞭解所激怒，但在她對他所愛的人底絕對不自私的熱誠中，他看到自我犧牲的美麗生活，有一日他也許會把這些寫成一本書。

許多年之後，他回想到他怎樣回到耶司那耶。波利耶那，感到長期豪飲的羞愧和道德上的不潔。塔靜亞那姑母愛好地歡迎他。根據老習慣，他必須吻她溫柔和能幹的小手，而她則須吻他「又不潔又腐臭的手；」之後，他們用法語對話。她的溫和與柔情從不改變。他在長長的冬夜裏，便坐在圈椅裏讀書，她則玩着「老處女」牌戲，或是他會聽到她輕輕的小孩樣的笑聲，當她和管家女僕談話的時候。在這些時間裏，他說，他最優美的思想來臨了，這是他靈魂的高貴反應。

## 十九

空氣裏又充滿了春天，對於托爾斯泰常是種心神不定的先驅，一八五一年三月，他從莫斯科寫信給塔靜亞那姑母，「不久以前，我讀了一本書，書裏說春天的最初表示經常影響男人們的道德。大自然復甦，人也願重新生。一個人懊傷過去，時光被糟塌了，也懺悔自己的弱點，而未來對於我們像是光明的希望；一個人變好起來，道德上變好了。」事實上，他在道德上痛恨他在莫斯科的生活，感到必須新生。

在這個時機當中，他的哥哥尼古萊從高加索回來，

一條出路。於是，敏感招來了疑惑，個人主義招來了孤獨，幻想招來了失望，脆弱招來了傷感，動搖招來了徘徊……例外是有的。唯有例外的人才可以堅定的活下去，在戰鬥中改進自己。

這裏沒有『明哲保身』與『安分守己』的中間道路。不甘心做奴隸或奴才，就得與敵人鬥爭。

將自己與環境統一起來。自己和環境有一致的出路。陷自己於混亂與苦惱的，也就是造成環境的混亂與苦惱的那些因素。專制，封建，官僚，買辦……被鑄鑄於一種合金板，壓在人民的身上和心上。不出一份力量去掉這份重壓，自己就沒法子逃出牠的勢力。死，是消極的逃避；活，是大多數人共同的欲求。要活，大家就要一道找出一條活路。

祇有大家一道活下去，個人才得活下去；祇有大的混亂與苦惱消滅了，小的混亂與苦惱才能消滅。

活的方法是有的，歷史教導了我們，現實教導了我們。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也一定會活下去的！

## 河 畔 師 陀

在土坡上坐下來，面迎清風，  
一片麥的香濕草的香中。

時間打背後過去了，誰管他！

你於是低頭看天，看天上的晚霞；

老柳樹也朝你點頭，你不知道，

咯咯！……青蛙可不是嚇你一跳！

『咄！』你說，『牠笑我們，壞胚！』

可是你瞧，水面一片草葉，

乘風破浪像一條黃金船，

慢慢，慢慢——目斷天涯，

牠把你送到山的那邊海的那邊。

他們已經四年不見了，這一來也幫助了他解決一切。他決定要把尼古萊留在自己身邊，然後在五月裏，陪他回到高加索的軍團中去。

在這次旅行中，尼古萊抱怨他兄弟的潔癖。依他看來，「一天挨十二次」瀉衣實在太過火了。另一方面，這位苛求的萊奧佩爾他大哥的一切，除了他的「齷齪」之外。在高加索當了幾年兵，使尼古萊有點忘掉社交的舒適了；而且加強了他不依賴他人的性格，這性格在他計劃的旅程中顯現了出來。

他不從伏羅尼茲一直南行到高加索去，却決定向東南去繞道薩拉托夫以便循伏爾加河坐船到阿司特拉罕。這是個有趣的展望；而從莫斯科先北行到喀山也增加了萊奧對於這個計劃的興趣。

對於一位女孩子美顏的期望，使托爾斯泰情願到喀山去；在致塔靜亞娜信中曾隱約地提及。她是謝耐達·莫羅斯脫伏娃，他在大學時候認識她，而且愛上了她。因為雙方的胆怯，便使得相互愛慕吹掉了。五個年頭使得謝耐達改變了不少，也不會使托爾斯泰在看見一位貞潔的女人時減少他的羞怯。她並不美麗，他所發現她心智的高尚，她的機智，幽默，和熱心重燃了他的興趣。

托爾斯泰戀愛了，在這短短的一週裏他決不放棄和謝耐達在一塊的機會。她顯然也酬答盛情，但對於他們兩個人戀愛也是個秘密，祇能在暗裏進行。他回憶到他們三人站在主教花園的走道上，男的是吞吞吐吐，女的是期期艾艾。結果什麼也沒有講，因為在這個時光，言語會破壞他們的快活的。他離開喀山，未宣的愛情便深埋在他的心底了。

五月三十日，差不多在路上走了一個星期，這對兄弟到達了高加索的一個小村，叫做史達魯格勒科夫史卡亞，這是尼古萊所屬砲隊駐紮的地方。異鄉的靈感很快就破滅，他不勝失望，在日記裏問着自己他怎樣到達此地，又爲了什麼目的才來。

(未完)

# 不幸！牠却是我的國家！

安娥

·50·

如果，

「牠」是別的東西，  
我早就不要「牠」了！

不幸，

「牠」却是我的國家！

除了：

痛苦，羞辱以外，  
我能說甚麼！

使我落過淚！

雖然後來，

「牠」，  
並沒有對得起我們；

而我們，

也并沒說甚麼！

如果，

「牠」一旦被污辱了的，  
在「可恥」統治下的人民；  
逃到天涯地角，  
也揭不掉

被蒙上了的羞辱！

雖然，  
這個「可恥」，

是被壞蛋所強按上的！

我們該爲，

這個不爭氣的「祖國」，  
分點羞恥！

不爭氣的父母，

面對着

爲牠而受難的兒女們，  
該多麼自咎啊！

可是台灣的兄弟，

不管這一切，

他們覺得找到了「牠」，  
是無上的誇耀，光榮！

這種幾乎到痴的熱愛；

不是曾經體驗過，

失掉了「牠」的痛苦的人，  
是不會理解的！

記得，

逃難的時候，

我會那樣，

拼着命奔向「牠」！

并不是，

對牠有甚麼幻想，

而是，

誰能夠沒有「牠」呢！

我們，

不但不想丟棄「牠」，

反而日夜的守着，

怕「牠」被壞蛋偷走！

「牠」痛苦！

我們也痛苦！

有甚麼辦法呀！

親骨肉氣極了，

可以不認。

而對「牠」，

我們却不能那麼作！

我們覺得：

「祖國」實在羞辱了同胞，

折磨了同胞！

我們沒有臉，

對他們兄長自居！

熱愛的對象，

并非熱愛自己者；

也并非最可愛者；

台灣的同胞，

當如何傷心啊！

在湘桂，黔桂線上，

百萬的難民人流，

和死搏鬥着，

爲的是去投奔「牠」！

那種「殉道者」的意志！



# 外灘夜景

李一作  
沈同衡圖

每晚，我從外灘經過。

勝利門的奠基石是空的，到現在還是方方正正的一塊；第一次大戰的和平神像，張着翅飛走了，到現在還未回來。黃浦灘裏的英美兵艦在和岸上通着燈號，一閃一熄的竊視這中國心臟都市的秘密，點點紅燈點綴在滔滔的江水上，小小的舢板船在登陸艇的橫衝直撞中載浮載沉，越顯得渺小可憐，身不由主。

電車早就進了廠，代表中國經濟心臟部份的四大國家銀行的窗洞裏吐出寂寞的，平靜的光，高的大廈燈在夜色的陰影裏，他們現在睡了，睡得那麼香甜而平靜。

從吳淞口外括來的風從這裏經過，顯得強勁而有力。於是牆角邊起了小小的旋風，一片落葉或一張手裏的廢紙隨在這旋風中打轉。

這風也括過江海關的大鐘。鐘樓上按時報着鐘點，在這睡了的空曠的外灘，鐘聲像一塊碎磚落在深

邃的井裏。——腳下的江海關拉上了鐵門，走廊裏有一點昏黃的光，空曠而陰暗，像一座曲終人散的劇場，使人感得一種繁華過去的悽清，好像繁華的景象就在眼前，然而一剎那間它就成了過去了，餘下這空洞悽清的建築。

祇有海關碼頭上是熱鬧，喧囂的。白盔白甲的美國水兵倦遊歸來，張着醉眼從三輪車，從黃包車，從吉普卡上匆忙地跳了下來，歪斜着脚步連奔帶跳的去趕渡輪。渡輪正用粗啞的擴聲機在招呼他們，強烈的燈光燈照在碼頭上，如同白晝，一羣未成年的中國兒童和姑娘在蠕蠕活動，找尋他們的主顧。

孩子們的手裏捧着粗陋的木刻的船和壽星，姑娘們的手裏則是繡着龍的白絲巾和紙製的紅花，他們大都會講幾句討價還價用的聊以達意的英語，再有，那便是鑿貌辨色的機詐的心。由於生活的安排和習慣，他們一個個都被訓練得非常老

練，他們是這裏的田鼠，熟悉於每一顆樹每一根草。

這羣寄生於白盔白甲的幼小的「外交家」，像一羣蒼蠅，SP和警察的警棍祇能驅散而不能把他們驅走，他們利用每個時間和空間的空隙，向白盔白甲的水兵們進攻。

蒼蠅有時也受傷。

階沿上坐着一個女孩子，看上去她至多十四五歲。她跟這裏的孩子一樣，是早熟的。她穿着一件花布旗袍，呆呆的臉上毫無表情的垂着頭坐在那裏，一羣孩子圍着她，你一句他一句的用最下流，有傷風化的語句圍攻着她，嘲笑着她。

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輕薄地說，「你走走，你現在走走。」

說着，他怪樣地跛着脚，一拖一拖地走了幾步，圍着的孩子鬨然的全笑了，輕薄的淫蕩的笑了。

學着怪樣的孩子更得意了，他用教訓的口吻說，

「你一個，他們三個，你自己討苦吃嘛！」

垂着頭的女孩子抬起頭來，毫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眼裏充滿着頑強的光。

那些衛道的小外交家們顯然並

無情的，

廉價的，

出賣了台灣五十年！

五十年的日子不短呀！

痛苦

悠久的燃燒着他們！

可是，

愈是痛苦，

他們却更懷念「牠」！

那種赤熱的愛，  
該是可穿金石；  
但，

一點兒都不能

感動那些壞蛋！

熱愛所得到的

是憤怒，

失望，

悲嘆！

既然，

人不能沒有國家而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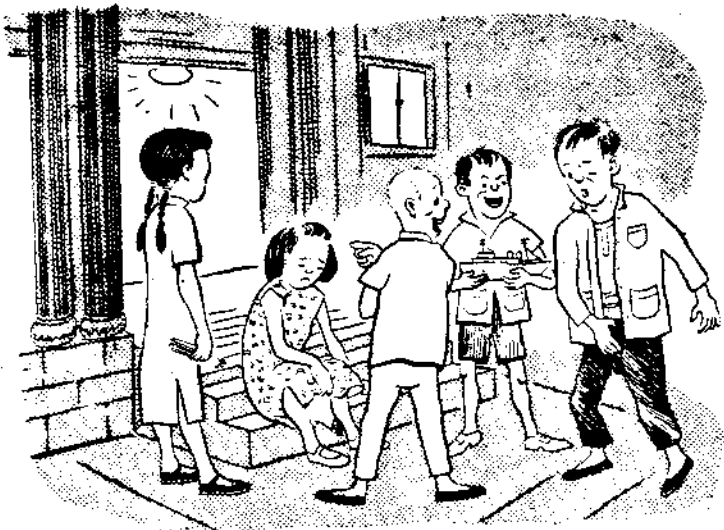
又不能，

因為「牠」不好而丟棄「牠」；

那麼

就努力把「牠」治理好吧，

那些壞東西，



不滿足，也許，是她並沒屈服，並沒哭吧，於是七嘴八舌的：

「三個人有三個人的錢呀！」

「起碼一個禮拜不能做生意！」

「小癩痢，你怎麼知道的？你不相信，她等會再接一個客人給你看看。」

「對了對了，再去接一個吧，坐在這裏等有啥用場，你剛剛爲啥放伊拉過門的？」

那個學着怪樣的孩子此刻又來討彩聲了，他一步一拖地，嘴裏嚷着，「啞啞，啞啞，痛啊！」

「不要作孽吧，你姊姊也是一樣的！」那個梳着二枝光滑的辮子的女孩子抱不平了，她手裏拿着幾副鑲銀的紅牙筷。

「啞」那個收住了跛足，聲勢汹汹地站到她面前，「儂算啥，幫伊忙，啥人勿曉得儂搭伊一樣的。」

「要儂管，我高興嘛！」

SP又過來了，手裏拿着短木棍。那羣孩子圍的散開了，蒼蠅又給驅散了。

張着醉眼，倦遊歸來的白盞白甲的水兵們仍從三輪車，從黃包車，從吉普卡上匆忙地跳了下來，歪斜着脚步連奔帶跳的去趕渡輪，渡輪上正用粗啞的擴聲機在招呼他們，強烈的迴光燈照在碼頭上，如同白晝。

他們——這批白盞白甲的遊子們現在從百老匯路，從霞飛路，從北四川路，從那些陰暗的角落，從那些狹小的酒吧裏趕回來了，他們的腦子此刻給酒精刺激着，興奮着，但當他們回到了船上，入了夢，他們的夢裏是什麼呢？是熱情的白俄或猶太姑娘嗎？是未成年而早熟

的坐在階沿上的中國女孩子嗎？還是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的家鄉？

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的白盞白甲的遊子的家鄉，又是什麼呢？也許在那邊的報上，有一則小小的新聞：

上海——疫港。當然在這則新聞裏，可能被描寫着，上海是成堆的垃圾，成羣的蒼蠅。成了垃圾和蒼蠅的城，一座污穢可怕的傳染着疫病的城。

也許是吧，上海是這樣的：一個可怕的疫港，可是這疫港又是誰，又是怎樣造成的呢？

從吳淞口外括來的風從這裏經過，顯得強勁而有力。於是牆角邊起了小小的旋風，一片落葉或是一張丟棄的廢紙隨在這旋風中打轉。英美兵艦上點點紅燈點綴在沿江的江水上，小小的舢板船在登陸艇的橫衝直撞中載浮載沉，越顯得渺小可憐，身不由主。

高的大廈蹲在夜色的陰影裏，他們現在睡了，睡得那麼香甜而平靜。

勝利門的奠基石是空的，到現在還是方方正正的一塊；第一次大戰的和平神像，張着翅飛走了，到現在還未回來。

三十五年六月

羞辱了國家！  
羞辱了我們！  
我們要把他去掉！  
誰擋住我們，  
誰

就是敵人！

民主，  
是我們國家最需要的，  
可是壞蛋們，  
偏不要牠！  
不要民主的，  
就是我們的敵人！

「打」，「殺」，  
擋不住求生的人們的路。  
而且，  
希特勒曾經用過，  
墨索里尼曾經用過，  
日本軍閥曾經用過，  
俄國沙皇曾經用過，  
秦始皇曾經用過，  
北洋軍閥曾經用過，  
可是，  
他們都到那兒去了？  
這，  
就是最好的說明！



丁聽作

花街

# 斷腸人在天涯

## ——花街行

吳祖光

因爲這一個戰爭而到四川，在四川居留很久，經過過許多地方，又因爲這一個勝利而離開四川的人，在這一段悠長的時光裏，他可能恨過四川的陰雨，山路的崎嶇，生計的艱困，以及由於省界觀念而常常引起的所謂「上江人」與「下江人」之間的糾紛；但事到如今你離開了那個地方，你再想到那個地方，你就會非常可驚地發現它的好處遠多於壞處，看到眼前每況愈下的現實，那我們會經長久安身的「天府之國」便幾乎成了一個夢中的仙境了。

以城市來說，我們不能忘記成都。從重慶到成都坐汽車，要走過兩天蜿蜒的山路，才接觸到這片廣大的平原時，心頭自然沁入一陣輕鬆朗爽的感覺，而成都就是這大平原的精華所在，滿城的綠樹濃蔭，崇樓別館的恬適飄逸的情調，茶肆裏好整以暇的人們，歌台的絲管與說書人淡淡的懷古的憂傷，在在爲這抗戰的古國點綴着一片昇平氣象。

外省人之所以更酷愛成都，因爲這個城市的安靜與閒適很容易使人重溫和平的鄉園舊夢，紅花綠樹，小溪流水同庭院裏的金魚缸都能夠叫人輕易地撲捉到逝去時光的蹤影。

人們都樂於接近表面的光鮮，沒有人願意深入到腐朽中去的，到過成都的人有幾個去過「花街」？

有一回我聽到人說成都有一個特別區，人說過「人間地獄」，但那是個地獄也不如的地方。

那就是「花街」。

地獄是什麼樣子？我想去看看，我問過許多人花街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對我搖頭，有的笑一笑，有的非常驚訝，有的說：「這種地方有什麼好去！」有的說：「不要去這種地方！」

爲什麼不要去這種地方？君子人們會表示這是一種「潔癖」，是很清高的很尊貴的一種習慣，但想到實際祇是因爲已失去正視現實的勇氣的一種推脫時，我對這些大人先生們的悲哀與憐憫之感就已超過了「花街」裏的人物了。

我找到了「花街」。

在這美麗的美蓉城東部，走過了四聖祠街，緊接一條名稱很雅緻的「天涯石街」，便是花街的外圍了。四聖祠街有一個很著名的教堂，天涯石街則多的是簡陋到荒謬程度的花柳醫院，鱗次櫛比，十足表現出它們存在的理由；白濁花柳的廣告貼到處都是；住在這條街上的人似乎也與衆不同，看上去有一股肅殺淒厲的感覺，四聖祠，天涯石，近在咫尺，說明着天堂與地獄原是這麼貼近着的。

走過天涯石街，便有木柵欄路，並且有衛兵站崗，阻擋那些衣冠整齊的上流人進去，有時偶而有上流人要通過這塊地方到別處去時，衛兵一定也加勸阻，指給他另外一條路的。衛兵執行的是命令，命令指定這地方只許下等人往來，命令是政府發下來的。

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晚上，我們幾個人略微化了一下裝，跟着破舊的布鞋，只穿小掛褲，做着領口，拿着芭蕉扇，懷着特異而悸動的心情，進了「花街」。

成都的電燈本來不太亮，因爲天熱，人在屋裏待不住，都出來了，顯得眼前只是一片混沌：麵攤，小販担子，沿街擺起，打着赤膊的漢子同女人們追逐笑罵，半大半小的孩子們在人流中穿來穿去，有人在爭吵，有人在解勸，穿黃制服的警察以旁觀者的身份冷靜地袖手旁觀；遠處在打起來了，人們奔跑，喧鬧，我們剛一進來，便被鬧昏了。

這條街本叫「興化街」，花街是人們叫熟了的另一個名字，本名反而湮沒無聞了。方形，實在是四條街拼成的，走一個來回，大概要半個鐘頭。它的特殊的與外界隔絕的形式，我們不妨暫它作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人民全是妓女，和她們的家屬——她們也有家屬的——妓院老板，就好比各部隊首長；四條街每個街口的衛兵，負責嚴防妓女逃走，嚴禁身份不合之人擅入，可算是這個國家的正統軍隊；而中央極權機關的警察局不妨叫做國妓政府，局長當然就是主席了。

我們在這四條街上走，心緒沉重，深愧缺欠像警察先生那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功夫；我們看見遊客們就在當街拉着女人混身上下肆意摸索，年輕人手裏拿着棍棒之類的東西跑來跑去向女人的胸前及下體觸試。

一個女人坐在人行道的石階上，很泰然地解開自己的褲子，讓身旁坐着的男人低頭審視。

幾個女人互相解開各人的上衣，看每人身上的傷口，腐爛了的，東一塊西一塊貼着膏藥或棉花紗布；舉起臂膀，看腋下的紅腫和膿血，熱悉而自如，面部平板沒有表情。

不過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也燙了頭髮，穿起劣質的花衣服和高跟鞋，有人甚至穿着絲光襪子，但難能遮掩腿上貼着的膏藥。有人在塗紅自己的嘴唇和雙頰，但用的既不是口紅也不是胭脂，只是吐了口水的紅紙。

花衣服也掩不住她們的畸形的身材，無論是年輕的也好，年長的也好，不是瘦到形銷骨立，便是浮腫肥胖，像剝了皮吹了氣的豬，行動遲緩，手也懶得舉，腿也懶得抬。

儘管如此，但昏暗的電燈驚了她們的忙，她們看上去仍舊有紅有白，是女人，是活的女人，男人需要她們。

因此我們就看見頭剃得光光，身上穿了剛洗乾淨的灰布長衫，新鞋，新襪子，手裏拿着紙扇的帶點羞澀而一面孔善良的人，極費力地同一個老婦人低聲談了好久之後，便被領進了當街一間房子，隨後便把門關上了。

滿街都是這樣的房子，一家挨着一家；房子很小，只容一張床，一張八仙桌同兩個人立足之地，開着門時在街上一眼便望穿全屋了。開着門的便是還沒有生意，而有生意的便關上了門，生意作完，門便又開了。

我們也想進到屋裏去看看的，但是可憐我們也是些失去勇氣的上流人啊！够了，够了，我們實在沒有進去的勇氣了。

政府派兵把守在每一個路口，她們是永遠休想走出去一步的；沒有羞恥，沒有一切；進了這條街，便注定死於這條街了。一個世界上分了兩個世界，而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我們幾個人走出了花街，想到中國人真會做面子，「花街」，這名字起得多漂亮啊，花街柳巷……我們又到了天涯石。

就在這交界處，一家茶館正在喧囂嘈雜之中，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一隻手扶着門框，一隻手按緊了肚皮，身體用力向下傾，痛苦地擰緊了眉頭，但咬緊牙關不肯出聲。

她痛的只是自己，不企圖影響別人，沒人理她。

我馬上想到了馬致遠的「天淨沙」小令：

### 斷腸人在天涯

想一想今天中國人的命運和「花街」的妓女有什麼兩樣呢？聽人家說過：天津有個落馬湖，北平有個黃土坡，上海，南京，漢口，廣州，以及每個鄉鎮，每個村落到處都是……這是中華民國，而她們都是中國的主人翁啊！全中國的人們！諸位主席們！領袖們，大官大府們，以及好內戰成性的英雄將軍們！你們看見了沒有？你們聽見了沒有？你們想到過沒有？她們就是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姐妹！你們的同胞手足啊！

# 氾 氾

## 第二章

駱實基  
小丁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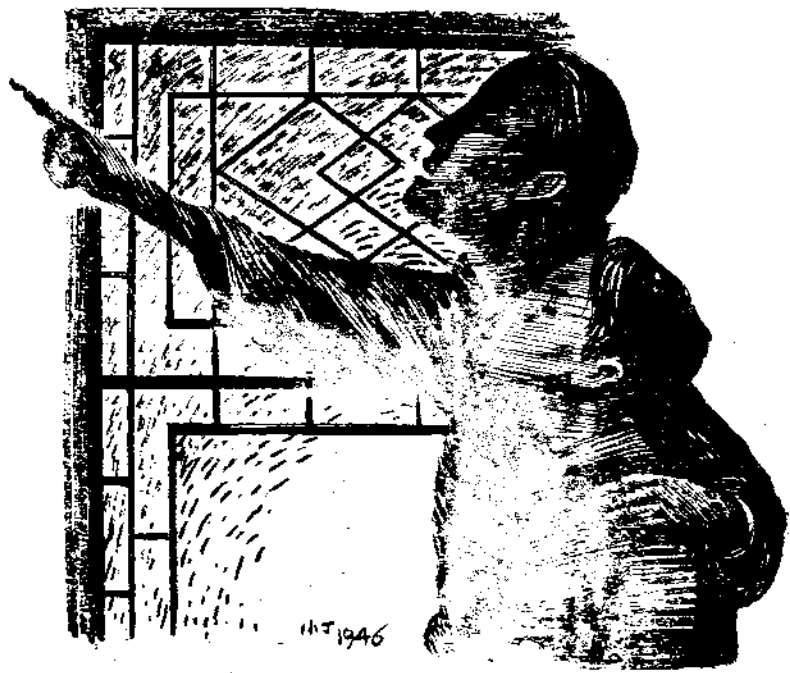
我的父親姜青山從一九二一年以後就很少走出那個套院去了。他和以往的商業界社會關係，完全斷絕。就像我們中國的許多在社會企業上的失敗者一樣，退休爲地主，即使是還在蓬勃有爲的晚年，也由於那不勞而獲的地租的收入而怠惰下來。這時候全部的生活意義，僅僅在口味上和胃口的享受上了。實際上，他的體質還極健強，從那濃厚的掩蓋着上唇的鬍子上就呈現出來，那渾身的血液，是怎樣的生機勃勃，時時發動着什麼，時時促動着那生命，然而他要休息，彷彿他已經失去了搏鬥的對象，這是苦痛的，於是每餐喝四兩酒，使那時時還在體質上衝動的那種生機，完全麻痺，終止了波動。這樣，我的父親姜青山，就在白天大睡兩次。在睡眠中發出響亮的鼾聲，那鼾聲的本身就表現着它是怎樣幸福，正和乎中國一句俗語所說，能睡的呼響的人是有福的。父親晚上的樂趣，就是逗着七歲的水蓮玩。直到水蓮大聲哭起來爲止。那時候我就抱怨父親，自然父親的眼神一變，我就噤噤噤噤的不敢繼續說了，不管我和水蓮在那間作爲我的寢室的客屋玩也好，和克克溫習課程也好，我們都不歡喜父親插進來干擾的。父親對我的存在是整個蔑視的，而且嘲笑我的課本，常常說：「狗和鳥也會說話的書換了沒有？怎麼不寫些人說的道理呢！」每逢父親這樣說的時候，克克就不高興的抗辯，我就搬出地理和歷史來證明課本上不光是那種狗和鳥談天的文字的。「狗還會說話？呵！這倒是念的什麼書嗎？」直到克克也含着眼淚，賭氣地回到炕角去，直到我懊惱的把課本從父親手裏搶下來的時候，父親還是不滿的說：「貓和狗都上了書本了？到底狗會說話不會呢？」那時候我們就向母親呼援了，母親就從西間走過來，說是：「你叫他們安安靜靜的念書吧！還必定一個一個的都作弄哭了才有趣！」

每逢父親侵犯我們的時候，母親就出面，像防備父親會失手碰到我們炕桌上的墨水瓶那麼在他身邊護著，直到父親走開去。

從一九二四年父親兩處窩棚的經營權完全交到母親手裏以後，家庭就融洽了。母親的精神已經獲得解放，從城市的家庭擴展到農村社會裏去，這生活世界擴大的本身就帶給了母親一種快慰。母親那豐滿的臉上，發着光輝，所有那種只作爲消費者的家庭主婦們所特有的哀愁和空虛的病態氣質，全給那些繁重而瑣碎的和農戶地鄰之間的事務所淹沒了。母親在處置種種問題上顯出了她的優越的才能，她是那麼勞碌的奔走於城市和窩棚之間，她的全部時間都幾乎給田產上的事務佔據了。春天她必需給地戶們選擇種子，預備好這一年當中那些貧苦的高麗地戶們要借的吃糧，而且接待那些新從朝鮮咸北境來的移民。他們多數是窮的精光，連置買農具的一筆不到十圓金票的款子，也得向地主借貸。母親和他們接洽着牲口租用的條件，墾荒的火犁的供用問題，自然又得借種子和六個月的吃糧。在商洽的時候，母親必定追問他們的出身，是不是作過手藝人，而且根究本國有沒有親近的家庭，或是有沒有抵押出去的房產。這是重要的，因爲有一些欠了地主一兩年的吃糧，開墾了幾十垧地，可是三年期滿，該收租的時候，就發現他們又逃回本國去了，有的連從地主手裏租來的牲口也帶去了。母親最忌收留那些不純是莊稼出身的朝鮮移民，因爲那種人往往是狡猾的，不只是會賴賬，會盜伐樹木，不只是會偷着割洋草，運到城裏來賣。尤其是因爲他們流動不定的移動，有着層出不窮的慾望。母親在這上注意他們的家口數目，注意下莊稼地的人和光能吃的閒飯的老弱婦孺的比數，注意那些來探詢着租地種的人的秉性，是不是老實的，勤苦的，本份的，考察着他們的神色，舉止。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母親的勞績顯著了，新開墾的土地，增加了一倍，因爲大部份是稻田，母親又不得不貸款來開闢水道了。父親是完全不聞不問的，母親獨自考慮着，在那有着顯著的開墾的成績和熱地逐漸增加的鼓舞下，母親湊濟了兩萬圓金票的貸款，擔負着二分五的月息，用這筆款來開闢水道，並且沿着以河流和鄰地

作界的岸邊，建築鞏固的石堤，這樣可以防護爆發的山洪衝毀土地。這筆貸款一直到一九二九年還沒有清償，至多到一九三〇年，母親相信終究能贖掉那些借約的，只要年成好，只要熟地增多而且糧價上漲。一九二八年她還訂購了一批日本製的木質打稻機，分發到駱駝河子的主要地戶們試用，等到一九二九年九道泡子的地戶也用這新式的打稻機給地主打稻子了。這就減少了長期落雨以致新收穫的稻子受潮發芽的損失。另外還可以出租給那些急待搶收的富裕農戶，自然這都是些散落在鄰地週圍的改種水田的滿洲戶。然而所有這一切的勞碌和計劃，並沒有挽救了母親在一九三一年春天所遭遇到的不幸命運，由於圖們江西入口的機器碾米的細白而又品質完整；本地磨坊出來的粗而碎的粳米，在市場上的價格被壓低了。一九三〇年冬天只賣到五錢日幣一斤，母親等待着上漲的機會，寧願每月背負着二分五子金的兩萬元金票的貸款，囤積着所有出產，那時候母親不聽父親的意見，她是堅定的相信一開春就會上漲，可是一九三一年春天米價竟落到十錢日幣四斤的市價了，因為多數的中國地主都不能久耐而搶着脫手了。就這樣，母親負的債透出五萬元的數字，從這裏讀者就可以知道爲什麼我穿着過度寬大的制服去入學，母親在家庭的耗費上，竭力節省，在我的身體日見高大的時期，合身的衣服是穿不到一年以上就得丟掉的，這種損失，母親都避免着，不管我是怎樣的懷着痛苦的心情去穿它。母親終於作了朴斗寅的最大的債戶，滿洲事變的那一天，母親剛從駱駝河子回來不久，她領着朴斗寅察看了作抵押品的一片森林，和週圍有一里廣的草原，那草原是被朴斗寅認爲最理想的牧場。母親回來沉默着，最大的懊惱就是朴斗寅竟先想到那草原將來的應用上了，彷彿那抵押品已經是屬於那個放高利貸的人的了。

當我的母親還沒有從駱駝河子窩棚回來之前，父親是陷在不安的狀態裏，晚上有二次從沉思中突然拾起臉來，偵聽一會子，同時間我是不是聽見類似馬蹄子的聲音走進臨街的大車門來了。他焦慮的盼望着母親的歸來，並且問過我願意不願意回到海南的家鄉去。因爲當時這縣城的所有居民們已經感受到那股迴旋着來襲的暗潮了。那些過時的統領，章京和滿清時代有着世襲官職和品位的城南區的士紳們，像度過寒冬的鯉魚從河底又浮上水面而且到處雍容地游蕩了。父親的客室冷落了將近十年，又恢復了昔日的狀態。矮小的炕几上，每天都遺留着訪客的名片，而且出現了別離已久的宴帖。父親的面色是新鮮的，那些往日的友好把他全部中年的豪邁與級又給回來了似的，然而他那興奮的情緒，在臉上存在的并不久，代替那種生氣的又是鄉愁和嘆息。父親的失去光色的生命是復活了，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回海南去吧；海南不是一樣讀書嗎？再說祖墳都在海南，就是不修祖墓，也該到你祖父墳前去燒燒紙。你是這變大了，家門上的老一輩和小一輩的都該看看。」他估計不到會延擱到年底，關外一定要發生戰爭。然而終究父親都聽到些什麼消息，他是不以我作談話的對手的。然而我說過在學校裏就已經感覺到有不吉的變故要來了，可是渺茫而不可捉摸的。我吞吞吐吐的說出我的願望，那就是小學畢業以後再回海南去，父親皺着眉，彷彿是說：「真是孩子，我怎麼樣呢；又不能打你一頓。」等到母親回來，我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母親在她暫時解除了債務的逼脅之後，重新下決心來整頓田產，並且計劃着在朴斗寅選定的那塊作抵押品的草場上，開辟繁殖牛羊的牧地，這時她從前沒有想到的。牧地附近必定建築大批木柵欄作爲牛羊的宿處，而且還得蓋牧人的住屋，所用的樹木僱工砍伐搬運，母親完全給這些未來的企圖迷醉了。當我的父親譏嘲地蔑視的不聽她的種種理想的陳述，而嚴重的說出要來臨的政變，必定及早作回南的打算時候，母親就激忿的表示她的對於父親的提議不重視，就是這個縣城有一



天作了戰場，她還是要從朴斗寅手裏換回來那張貸約，還是要在駱駝河子開闢一個小規模的作爲試驗性質的牧場。父親當時是那麽故裝吃驚地注視着母親，她最氣憤的就是那種注視所顯示的輕視。就說：「那麽我們把地賣出去嗎？若是真要開闢了，誰還要買呢！能賣得出價錢嗎？若是有人肯出六百元金票一坩我早就賣他個二三十坩還債了，還會向朴斗寅借高利貸？還會叫他跑到咱們地上去挑選這塊那塊的作抵押？」更使她激惱的就是她認爲自己肩負的債務是這樣艱重，而父親却完全漠不關心。父親最後終於知道自己是沒有方法能轉移母親的注意力到他所關注的問題上來，她的對於父親所談的關於未來的時局問題，正像他對母親那種熱衷的整頓產業計劃一樣，完全漠然蔑視不想聽。像以往似的，父親嘆息的獨自走到客室裏去，表示他是完全放棄他的說服了。一小時之後，父親提着水烟袋走進來：「那麽把孩子送到關裏去吧；團長的少爺也都送走了！」

母親自語似的說：「我還要到駱駝河子去，我要賣掉一座樟樹林子，……」她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父親所談的是什麼。

父親就喪然地說：「隨你去吧！——又退到自己那間幽靜的客室裏去了。」

九月十八日那天夜晚，從北大營的方向傳來了一排槍聲，我是清清楚楚記得，母親是怎樣吃驚的走到院子當中去偵聽。直到那時，她才深深理解到時局的嚴重。夜空是沉寂的，母親小聲問我是不是東邊的天陸底下有火光，我是沒法肯定的說那是雲背後的月輝呢？還是燃燒的火焰的反光。那濃重的陰雲現着微紅的光色。母親說：「若是火燒，就有黑烟的。」但又分辨不出那塊紅輝之間有烟氣。

母親叩着窗，悄悄地向父親呼喊：「你是快點起來，看看吧！」

「還看什麼呢；打就打吧！」接着是父親劃火的聲音，顯然他點燈是爲了抽水烟。

老傅却從容的說：「這又趕上海南家過兵似的，那時候，就這樣，睡着睡着就老遠的響一排槍——」

母親作出機警的阻止他繼續發聲的手式，大街上有馬隊的蹄音得傳來，那聲音顯示着一種肅靜，一種整齊的秩序。這是一小隊最後開來的日本騎兵，黃昏的時候，就由福祥和縣長率領着的士紳和官員，歡迎進來一聯隊有三輪軍用卡車作護衛的關東派遣軍了。

母親小聲命令着我和克克趕忙進屋去，水蓮已經醒來了，可是母親還在院心的夜空下站着偵聽。

## 二

我被父親囚禁在家庭裏了。我的整個世界，就是那狹小的院落。

我感到局勢的嚴重。我最初是衝動的，一匹野獸一樣，時時想到街上去探望探望外界的動靜。我的唯一的慾望，就是要和小學的同窗們碰頭。

街上不管白天和黑夜，都是沉寂的，一切活動都停止了。可以清楚的聽見馬隊的矯健蹄步聲和軍用卡車馳過大街的風嘯。

我不止一次悄悄伏在院子的板壁空隙間，偷窺密嘉後院的動靜，然而除了馬棚側的乾草堆和在他們屋簷下陳列的醃酒缸之外，我見不到一個人影。

父親在事變中突然變成家庭的唯一主宰。他的肥碩的面頰上每一皺紋，都顯示着陰沉和莊嚴。母親審慎的戒備着，禁止克克和水蓮在父親面前嬉鬧；彷彿就是一聲笑也會觸犯了父親。父親的陰沉，顯示着他的懊惱已經達到飽和點了，只要一接觸那種陰沉的外衣就會爆裂開來，忿怒的語言就要四射，就要傷害人了。不管我們是怎樣馴順，怎樣竭力躲避着他的眼光，然而父親還是一開口就激怒的，大聲說：「把水烟拿來！」或是嚴厲的呵斥：「來回走什麼？」

家庭這種陰暗而又沉悶的狀態，完整的存在了五天，到底被姜學禮帶來的緊張空氣衝破了。他來的是那麽意外，突然，就是走進院門口和老傅說話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猜到是他。從他那束腰帶的長袍上，從他那不適時令的綿外套上以及狗皮軟胎帽子和那睡眠不足的憔悴眼色上，都現出一種匆忙的，反常的混亂不寧的心緒。





母親一出現，姜學禮的臉色就完全激奮起來。他說他家堡子給大火燒了兩天，直到他來的時候，黑烟還像霧露雨似的。來的前一天，他們夫妻在豬欄底下躲了一夜。同樣他因為逼債得罪了不少的高麗農民，那天晚上他一聽見狗叫就和老婆躲起來了，鄰村的高麗農戶在他的茅舍窗外，呼喊著尋找他，他直到現在還疑心他們是來謀害他的。

「等到亮天，我們想，可不會有什麼事了。一夜沒有瞌睡，盹的什麼似的，剛一上炕，就聽到兩聲槍，我出去一看，胡子已經來到門前了，有一個就是警察分署當過巡長的。他說來找我借幾匹馬。那還有什麼說的，他們來了二三十人，都帶著槍。我就領他們到馬棚裏去，隨他們牽吧；我說，我的家底都在這幾匹馬身上，咱們都是自己人，你們看著辦，給我留條活路呢？是你們的恩典，反正房子和家產我是帶不走的，莊稼也都丟在地裏，你們總不能看着我上吊。他們倒還好，就牽去兩匹壯實的。他們一走，我就叫你姪媳婦趕忙收拾東西。」他結束道：「就這樣破破爛爛的逃進城來了。你看，冬天的衣裳我也穿在身上了。」

母親開始打聽從窩棚到城區的路上的情況。姜學禮說城郊有日本哨兵的崗位，槍上都插著刺刀，只搜了搜他們夫妻的身子就讓走過來了。又說在鄉下傳着一些流言，說是城裏的高麗獨立黨謀殺了一個海關的稅務人員。母親在這一話題上就制止了他。

「我問你呀！」母親說：「那麼莊稼怎麼樣呢？都擱在地裏不管了嗎？」

「我那還敢照顧莊稼呢！人家鄉長都擱下場不打了。咱還捨不得那幾石豆子！我走的時候，就把倉子裏的兩石多陳高粱裝上車了，還有冒三百斤的黃菸葉子沒有來得及帶，人都給嚇胡塗了。您是不知呀！二孀子。那些打着救國旗號的胡子來到門口的時候，連二黑子的都來不及叫，我一聽見槍響

「二孀子，我下來了。」姜學禮向西開招呼了一聲，就一直走到父親的客室裏去。我迎着他的面，預備招呼他。當時我是那麼快活，不知道是我先伸給他的手呢？還是他先拉過去的，總之我們手是連結在一起了。然而他的神色却似乎是完完全全沒有注意到我。他的背後跟着一條黑狼狗，牠的行色和牠主人一樣的匆匆，還帶着一種惶恐的神氣。那麼挾着尾巴，隨時準備從姜學禮的腿間竄過去似的。

一見父親，姜學禮就丟開我的手，他沒有適時的摘下帽子來，就直挺挺的站在炕下。他說：「我帶着您姪媳婦逃進城來了。二叔沒有受驚吧？」

「還好。」父親很驚疑他的那種惶惶，等待着他繼續說什麼。姜學禮和父親的來往已經斷絕四年了。他現在的突然來臨，父親一時也不知道怎樣開始談話，怎樣避開這四年的中間時間和叔姪間發生過的裂痕，使談話接續上往日親暱的情感。足有兩分鐘父親直直凝視着他，知道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幸的意外，父親就不等待了：「那麼住在什麼地方呢？」他問。

「住在王程遠家裏。」姜學禮彷彿感覺到自身那種嚴重的感情得到解脫。他的臉色閃着快慰。他脫下帽子來在手裏拍打着：「二道溝的高麗人都要起事了。我也沒有碰到駱駝河子窩棚的人。」他隔著兩個門口的門簾向母親寢室這麼大聲回答：「稅卡子上的人和鄉長都逃進城來了，平常他們都吊起那些老高麗來逼債，這時候誰還敢在屯下呆。」

牠就挾着尾巴「噫」的一聲逃開去了，逃到河溝那邊的楊樹底下。我領着他們到馬棚去的時候，牠還遠遠地站在那兒望着我。」那個名叫二黑子的狼狗，彷彿懂得主人是在報告牠的懦怯的行爲，虛心的暗窺着人，怕被驅趕出去似的。

母親和他同樣只關切着和自己有關的話題：「那麼豆子是不是都割完了呢？我從駱駝河子回來的時候，地戶就動手了。當時我還批了五洪蓋兩石豆子，十六元金票一石批的，他們僱不起短工，我還想反正豆子沒有多久就下來了，只要能賣到廿元金票一石的市價，也就算了，你看我吧！那是二分五行息取的钱呀！」對於所有的地租和農戶貸用的糧款的損失，母親倒似乎沒有這用卅二元的借款，預先購買下的兩石大豆損失的關注似的。她那神色是不容容學禮插嘴的。

姜學禮說了三遍：「我也是——」自知只能站在聽的處勢下，就望着他手裏的狗皮帽子說：「誰不是呢？」

「他們這些高麗人就不記得他們來的時候，是窮的怎樣可憐呀！」母親儘自說着：「誰收留的他們呀！沒有牲口租給他們牲口，沒有吃糧借給他們吃糧，還要怎麼樣呢？難道供養了幾年還變成怨家了？一點恩也不感？還沒有走到受他們的欺侮那一步呢？他們當是咱們中國地界就會這麼換了日本主子了！那簡直是作夢，中國還有人呀！」母親注意到父親那時候怎樣突然抬起臉來，怎樣向她蹙眉注視，就說：「我不怕說這話給他們聽見。」然而這聲音已經低沉，和那激怒的神色顯得不適合。

姜學禮得到了插話的機會：「誰不是呢？」他高昂的開始：「我在上一個月還放出五石豆子的賬，可是他們到時候還感恩呀！討賬的時候，就像逼命的一樣，那一年他們都是不扼着脖子不想向你手裏吐一粒糧食。還說咱們中國地主心狠。還能落個好字呀！中國的氣運若是完了，那是天意，若是完了，他們就一個小錢也不能少，欠一個月就是一個月的利息，欠半年就是半年的利息，反正往公道裏算，也不叫他們吃虧，額外多要他們的。你姪媳婦一哭我就說：「這算了什麼？要是中國不完，還怕找不到說公道話的地方？」最後他翻弄着那個寬闊的狗皮帽子，沉思地自語：「反正都是天數。」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父親的臉上解除了聽那些話所採取的陰冷戒備的姿態，臉上開始活躍。彷彿那些都是廢話，愚昧的，不值介意的，而他所說的是正經的主要的，那嚴峻的口氣就充份表明這一點，它使姜學禮的激昂臉色立刻暗澹了，從空虛的議論裏又回到他的艱困的處境上來，他開始用那粗大的手掌撥弄帽子，父親向他凝視了一會子，就用肯定的口吻說：「我看你找間房子先住起來，觀望觀望情勢。若是一半時沒法子回去收莊稼，那怎麼辦呢？」

「我還帶出來三匹牲口和兩頭公牛。」姜學禮低沉的說。

「帶出三匹牲口和兩頭公牛又怎麼樣呢？能賣出去嗎？誰還在這時候買牲口呢？」

「若是過些時候太平了呢？」

「太平了你還賣牲口作什麼？那也用不到賣牲口了？就說不太平的話。」

「怎麼還會老是這個樣子？要像你這麼說，高麗人還要造反呢？」母親沉思之間突然這麼低聲插一句。

「那你當是怎麼的？」父親的注意移向母親：「日本還要把宣統請出來作皇帝呢？關外就要改朝了，你們當是光受高麗人的氣，將來旗人還要給氣受呢！你當是小孩鬧着玩？」

母親聽到這話是吃驚的，她替自己的愚昧辯解着：「你不說，我怎麼會知道呢？」而且氣憤父親既然早知道情勢是這樣嚴重就不該不早日和她說。我早說你還聽嘛！我說把田產賣掉，回海南去吧！我說要打仗了，人家都把老婆孩子送進關裏去了，你還有心聽嘛！你二孀說什麼呢？你二孀又要賣樹林子又要開關收場。我說高粱，她就說蝦醬。」

父親適當其時這種指責的本身，表示着他的滿懷氣憤的消逝，母親就負咎的暢亮的笑了。她幾天來就揪心着父親那種陰沉狀態會偶爾發作，現在父

親竟這樣輕淡的宣告了她的過失，那種脫去重負的輕快感在這一瞬間是超過嚴重局勢所給予她的威脅的：「誰想到日本真會出兵，我還當是你二叔要把我們娘兒四個哄回海南去呢！我可一輩子不想回去了。」母親在大笑的時候，這麼說。

「若是開仗，我就等些日子，稍微安穩一點回去一趟。欄裏還有七八口豬，我還沒有帶下來，再說豆子也好割了。」當姜學禮從父親口裏明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就陳述自己的打算。

「你怎麼這樣糊塗。」父親蹙着眉毛說：「若是你過些日子還能回去安安靜靜的收拾莊稼，那還賣什麼家產屋業？你來的時候，怎麼不好好想想呢？」

「人家都把莊稼擲了。鄉長還正在打豆子，都裝上麻袋了，都全擲下啦！我想咱們就那麼一星子半點的莊稼——」

父親不勝厭煩的抖抖衣裳，站起來。像拋棄一些糾纏在身上的藤蘿那麼走開去。姜學禮沉默地望着他的背影。等知道父親是到茶几上取水烟袋，就又把聲轉向母親陳述了：「若是回不去，我就帶着你姪媳婦回海南去了，你不，我怎麼樣呢？城裏的日子這樣耗費，不難得自己窩棚，要吃什麼菜，就到地裏去割，自己又鹽的蘿白，又撕的豆醬……」

「那麼你怎麼安排你爹呢？」

「若是我把窩棚裏的糧食什麼的變賣了，我就是不和他一塊走，天然我也不能丟下不管。我不能背個罪名，我總會給他預備到家的盤纏，走不走，就在他了，反正我當小的可是盡到心了。我可不能叫親戚街坊說我的閒話，反正誰是誰不是一叔都清楚。」

「你又是回去變賣東西！」父親譏笑的嘆息。

「我不回去怎麼樣呢？二嬸！院子裏還有兩垛包米，再說辛辛苦苦喂的那七八口豬，我也不能就這麼擲了，一口都有一百多斤重了。」

「豬嘛？那還不餓死。」母親說。

「我臨走交待車老板子照看着，誰知道他走了沒有？反正若是餓死了，牠們也會從欄柵裏竄出來，院子裏就有糧食。」

問題是能不能回去變賣物產，能呢，自然就用不到變賣因為可以重新安居了。不能呢？姜學禮就固執的在枝節上說話，而父親又是專門挑剔別人處理問題的困難癥結，絕不吐露自己的主張。在這談話上，我靜靜聽着，既為姜學禮那種夢境不清的固執感到亂藤纏身似的難受，也不滿意父親那種完全從旁挑剔別人痛處的性質。現在父親放棄他的追詢了，可以看出他那懈怠思睡的眼光所透露的厭棄。

「我要下鄉去。」母親這樣決定：「你看，老姜這兩天能不能進城來呢？你知道黑頂子窩棚，咱們沒有一個靠心的人經營，我不去他們還會給咱們送上門來呀！」

於是母親訴述她所負的債務，她是一步也不能放鬆的，她說：「你二叔家這幾年是掛着有錢的幌子，一年收的租不都是付給人利息了嗎？」她又一次追悔不久以前，臨離駱駝河子所批的那兩石大豆。

院子裏傳來老傅響亮的招呼客人聲，母親驚覺的避開，姜學禮同時站起來。

「到你二嬸那屋去吧！」父親匆忙的迎出去。

進來的是鴻發，那個退休的稅務局長，事變前他來過三次。他那醬紫色對襟馬褂，他那老式的陳舊套褲，一出現，空氣就緊張而攪拌了。他已經失去提督烏龜子所有那種悠閒的遺老氣息，他的笑聲爽亮，進門之前的招呼聲也很高朗。然而一走進客室，就突然無聲息了。

母親低聲制止我偷着去窺伺。

她小聲向姜學禮說：「他們滿洲人又像魚得了水似的，溜上溜下的撒歡了。你說，咱們還真有那麼一天，又受他們的氣。」

「那是作夢。」姜學禮說：「咱們還有多少萬的兵呢？他們平常都是老百姓養着，鋤頭把也不拿，到出力的時候，他們不管咱們了呀！城裏還有大軍嗎？」

「前天高麗私販子打死一個中國海關的稅務員。」我老早就想向他宣佈了。

「那麼白白打死了嗎？那麼咱們人的官廳不管嗎？」姜學禮匆匆的轉着身子又說：「氣數！二條！這是氣數。」

「你聽誰說的？」母親問。

「老傅買菜看見的。」

「你可不能出去呀！若是我下屯去了，你就在家好好呆着，不能走出院子口去！知道嗎？」

「呵！」

晚餐之前，父親送走了那個充滿神秘氣味的老紳士。在陰沉中說：「問什麼？他是要砍頭的一個奸細。」

### 三

我終於從被禁錮的家庭裏溜出來。

街道上是一派肅靜的，行人像寒冷的凍天一樣的稀少。在每個衛衛口上都堆積着沙袋壘，那是深夜日本哨兵執行戒嚴的崗位。老遠的就望見城門洞口的中國警察，帶着黃色的臂章，一個受驚的公雞那麼雞糾糾的向四圍窺伺着。當我從他面前經過的時候，我感覺到那閃着敏感性的警惕眼光，向我不安的搜視，他自覺陷入和居民敵對狀態，而時時防備行人的暗算似的。我那瞬間，心口就跳躍起來，我不敢向他回顧，恍惚間，我的眼傍閃過『犯者射殺』的紅字告示。那是貼在城門洞的陰壁上的。我嘴裏低聲哼着歌曲，爲了掩飾我內心的恐慌。若是這時我遇見一個巷口，我一定拐進去，停下來偷偷的觀望一下四週，是不是有一條安全的街道折回家裏去。然而現在我連頭也不敢回，我感覺到背後那個警察還在釘視我似的。

有一批高麗青年彼此環抱着肩膀，排着一字橫隊，跨着大步迎面走來。他們的鞋底釘子敲得道路發着清脆的響聲，他們大聲合唱着。一個頭上繫了條圍巾的青年，吹着口琴。我怕遭受凌辱，視線避忌着和他們接觸，像老鼠一樣胆怯的，從他們身側溜過去。我是多麼羞愧呀！我低着頭，久久的抱怨自己不該到街上來。我又用中國的俗語：「好漢不吃眼前虧」寬慰自己，而且覺着就是老遠給他們避路，也不算丟臉，因爲到底自己是孤另另的一個人。

我到那兒去呢？走的那麼匆匆。我險些和迎面的牛車碰撞。那是些從屯落裏逃難來的農車，連狗帶人同樣神色惶惶不安的。街道兩邊的商店，有人暗暗從玻璃櫥後向外窺探。

我低着頭，匆匆的走着。我想只有到尤廣仁那裏去，我聽到一聲低呼。在眩目的陽光下，我回顧着，又向前走了一步，我吃驚的歡呼了。原來是闊別已久的荆以文。

他站在臨街的民衆教育館門口，護窗的木柵欄裏，停着兩輛腳踏車。荆以文的褲腳上扣着閃光的護鐵，披着方格絨的灰大衣。胸前垂着潔白的領巾。他說剛從省城回來兩天，欣喜淋漓的讓我進去：「袁家實也在這裏。」他低聲說：「你沒有來過嗎？別老是站在這裏，進來吧！」

我第一次插進這一個在當時作爲本地智識份子集會的場所。從外省回來的學生，都在這裏保持着連繫和接觸，民衆教育館在當時沉寂的縣城裏，頓然變成海洋中心的孤島了，像一個沙漠裏的綠洲，平原的一座森林吸引着水禽和飛鳥，那樣吸引着智識份子。我一進去就感覺到那種高談闊論所充溢開來的自由氣息。這種氣息和街道上那種肅靜的空氣對比，形成兩個世界。袁家實在閱報檯子傍邊跨着椅子說什麼，一個高大的圍着領巾的大學生，在地

板上旋轉着一隻脚，低着頭說：「那是自然的，那是自然的。」他的前額很寬，帶着濁重的土音，一聽就知道是城南區的旗人。他那別緻的扁方頭皮鞋，閃着光。另外兩個青年，同樣是長袍，領巾，扁方款式的皮鞋。我的出現，彷彿一粒塵沙似的，一點也沒引有起他們的注意。

袁家寶用手拍着桌子：「怎麼自然，那是侮辱，侮辱，沒有別的可說。我們到時候，自然要幹的，可是現在不能，現在就是叛亂。」

「你們的營長要是投降呢？」

「絕對不會。他的家眷都送到北平去了！我敢担保。」

「你憑什麼能担保？我問你，他投機，毫無疑問。」那個大學生激奮的喊：「你們跟着他觀望吧！觀望就是投機，你懂觀望兩個字包含的意義吧？這不是日本進攻蘇聯呀！這是侵佔滿洲，割據中國的領土呀！觀望什麼？」

「這是戰爭呀！軍隊是有組織的呀！當然要聽命令！這不是盲動，請你注意。」袁家寶說。

「要打嗎？」我低聲問荆以文。

他搖搖頭，手指播弄着一本書。封面上印着『十月』。我是坐在靠窗的一個角落，我從他手裏拿過來。

「一本翻譯小說。」他說：「你不看報紙嗎？這裏有新到的申報。你必需要看的，你不在私塾裏了嗎？」

我愧赧的，覺得臉上一陣熱，我說：「早不念了。」我們現在是有距離了，我被擠棄在他們談話的範圍以外。實際上，我也確實無法插言的。有些語彙名稱是那樣陌生，新奇。我翻着『十月』，却注意的去理解他們之間的議論。伏在檯子上的那個有着溫善面容的青年突然說：「你們想日內瓦會有什麼決議呢？」我望見他衣襟上的徽章標着「朝陽學院」。

「那會有什麼作用，儘多是經濟制裁。可是東三省是一個穀倉，有鐵有煤，工業原料，樣樣都有，還怕經濟封鎖嗎？」荆以文顯然在炫耀他的學識。

我當時是那樣吃驚，彷彿發現自己是被遺落台底下，而荆以文是在台上的，和我有着不可攀的高度。我們的智識距離就被這眼不見的台子分為兩個區域。

「你到底決定怎麼樣呢？去或是不去！」那個寬額的大學生問。

「誰知道道路上怎麼樣？若是發生問題呢？」荆以文說。

「你說你不去就好了。這些是廢話。」



「怎麼是廢話，……」荆以文喃喃。

「不是廢話是什麼？」他的眼光閃着粗暴：「路上會有什麼問題，宿夜的地方都有，打尖的屯子也找好了，還有什麼問題？你呢？袁家寶。我今晚就走，我還有些事，不能在這裏多耽擱了。」

「我是有任務的軍人呀！」袁家寶機密地左右環顧一下說：「就是走，也不能這樣快。我還得回北大營去一趟。」

「還是跟着你的那個寶貝營長觀望吧！」他向背後擦着圍巾，就要出門了，回頭又詢問另外兩個晚上是不是到他那兒去會齊。之後，揚了揚手說：「再見了，朋友。」那是向荆以文招呼的。

他一出去，袁家寶就說：「固執，粗暴」。用拳頭擊着桌子：「我就不信他能帶兵，就是當胡子也不那麼容易。」臨走，在大腿上拍擊着鴨嘴帽，憤憤的說着：「戰爭是有組織的行動，不是亂來的。是整個的，一體的。」誰也沒有反駁，都沉默地向他注視着。他却咻咻地，像全體都和他對抗似的，走掉了。

「真是大兵。」那個朝陽學院的學生說。

「那是郎海光，北大文學院的。」荆以文回答我；又向那個青年問：「他是不是唯物論者？」

「你懂什麼？」那個朝陽學院的學生侮蔑地注視着荆以文手指敲着桌子：「高中畢業了沒有？你？」

「自然你懂，誰能比你？」荆以文俏皮地眨一雙眼睛遮羞地說。

郎海光就是和尤廣仁那年輕的故世妻子通情書的人。當時我是怎樣的吃驚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有月亮的晚上獨自一個人到尤廣仁亡妻的墓地上去徘徊過，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奇妙的幻想呢？依照他那些充滿「異鄉遊子」的傷感情調的信裏，我彷彿斷定他一定會偷偷去悲哀的徘徊過的，而且我腦子裏的這位大學生，遠比我看見的本人，優美，溫雅。同時，我想若是他完全忘懷了，連她的墓地也不去光臨一下，那麼他就是一個和我的想像絕對相反的殘酷的不可親近的人。他是這樣的有力的誘惑着我，充滿了神秘，不可解的魅力，我極想能獲得一個機會和他發生親切的友情。然而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他已經和一些回鄉的北平學友準備到東興鎮去了。那是離縣城九十里外的靠近蘇聯國境的小鎮市，四鄉已經有一部份警察和保安隊，都向那小鎮市上匯聚了。荆以文並且說，若是他的父親不那麼衰老，他也一定會在今天晚上跟隨他們上山去了。這是在閱報室的後院裏偷偷和我說的。

「你們的校長郎海祿是個南方的國民黨。」他小聲說：「他留在城裏和北大營的陸軍接頭，教育局長昨天晚上和縣立中學的教師都化裝走了，你不要和別人說呀！這是性命問題。」

荆以文說話的姿態，就像他是一個有排場的大人。他那機密的陳述，在我內心投了一個石子那樣，泛濫着興奮，驚奇，畏怯，……許多混亂的波紋。所有這一些情緒和我所羨慕的那些北平學生的扁方款式的漂緞皮鞋，嗶嘰西裝褲，領巾，以及我所不解的各種術語又混合為一體，我當時是怎樣希望着我的未來的日子早些降臨呀！然而在荆以文面前，我是不說什麼的，也並不是怕他笑我的學識的淺陋，主要的是被他那種優越感所壓制着，我沉悶，又懊惱。一個高等小學的優等生所有的自傲和快感，完全在這些外省回來的智識份子的接觸上，撞碎了。這種被壓制的好勝心所給我的煩悶和懊惱逐漸浮露在那些機密消息所給我的興奮情緒之上，越來越強烈。在荆以文和朝陽學院的那個談吐刻薄的學生交談當中，我自己心裏宣誓，要在寒假期間用功讀書，局勢一太平，就去到外省考中學。他們的談話我一句也沒聽見。我的手裏翻着上海版的新聞紙。我彷彿還在看着，實際上新聞紙和我之間是有着距離，從來我沒有跨進這一個珍貴的世界裏去。

「你喜歡讀詩嗎？」那個朝陽學院的學生突然向我說：「這一首並不好。『延邊晨報』的副刊上這首詩是誰寫的？」他突然向他的同伴說：「真是胡扯，這簡直是五更調。」

我必需說，我連舖展在眼前的那一張是申報都沒有辨別的能力，我更不知道那是一張文藝性副刊，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有一首短詩，而在那個朝陽學院的學生順手推給我的大公報副刊上，我又讀了一首十四行白話詩。突然我注意起來，我發現了另一個天地，那像經常走過米國傍邊的老鼠到廚房裏去，突然有一天發現那米團一樣，我吃驚自己過去的愚昧，我搜尋着所有的副刊，那是多麼豐富的世界呀！我懷着在海邊拾貝殼的感情，記憶着我認為珍貴的句子。什麼『枷鎖呀！鎖住了我的自由』『星星眯着眼睛，月亮又害羞』什麼『當夕陽和西山吻的時候，一個彈着三絃琴的流浪人，走到我的窗前』然而對於那些呼喊『戰爭』，『抵抗』的文字我却都捨棄了。從火焚即海光那些情書之後，這是我第二次對於文字的沉醉，所有那些教課本上的選文在我顯得是那樣的陳腐，和枯燥。足有三分鐘，我浸沉在那新發現的美麗世界裏，直到荆以文問我走不走的時候，我才抬起頭，我聽見一個站在冰冷的煤爐傍邊的人說：『那麼古健民一定到他的家裏找他去了。』

「等一會子，他還要來的。」郎海祿就站在我身傍。我立刻漲紅了臉，不安的鞠躬。

「你們沒有和高麗孩子打架吧！」他的眼睛離開報紙向我問。

「沒有。」我說。

「不要打架，要忍耐。現在是你們忍耐的時候！」郎海祿說：「什麼時候把日本軍隊趕出咱們的國境去，什麼時候就不用忍耐了。」

他說話的時候，直挺挺站在檯子傍邊，低頭翻檢着報紙，實際上他的注意完全在他所要尋找的報紙上。

另外那一個一直匍伏在桌子上閱讀申報的學生，那時用拳遮住口，打着呵欠，說是郎海光不一定能來。他的面孔紅潤，眼神惶惶。他說自己昨天晚上整夜沒有睡，鋼版又是磨禿了的。

郎海祿問他印了多少，又向在地板上來回走着的那個戴帽子的青年說，臨走，都要散出去。我知道他們所說的是秘密性的印刷品。那個戴呢帽的青年，就是民衆教育館館長。

「別了！可愛的城市。」他望着窗外的街道大聲說：「別了！你這個小巧玲瓏的囚籠。」

當我和荆以文走出來的時候，那個朝陽學院的學生趕到門口。他要借荆以文的腳踏車，他要去找郎海光。「OK！」荆以文響亮的說又補一句：

「傍晚可得到這裏來，八點鐘戒嚴，我就回不去了。」

「OK！」

原來他是袁家寶的遠族哥哥，名叫袁家聲他預備和郎海光一塊動身。在縣城還有兩天逗留。他們都是城南區的旗戶，而另外他的那個同伴，是外屯的一個滿洲地主的兒子。中國大學的一年級生。

從民衆教育館走出來，有種離開溫暖的洗澡堂子的感覺。大街上冷寂，荒涼，偶爾有一輛軍用卡車馳過。日本武裝步兵，都帶着白口罩從我們身側閃過，那些在鋼盔下的眼睛都含着一種被囚禁的野獸的火焰。我和荆以文沉默的各自匆匆走着，寂靜中，他那鞋底釘嘹亮的響。臨分手，他說一有工夫就到我來。在民教館門口，他的臉上還閃着愉快的光輝，然而現在，他說話的口氣都失去生命力似的，他的肅然的神色，充份的說明，他在街上行走，和我同樣的懷着一種恐慌。

我奔走着回顧了一下他的背影，細長的，低着頭，目不旁顧的匆匆行色，那是懷着一顆怎樣緊張的心呀！

（待續）

通事



互助  
合作

# 通事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TUNG YIH TRADING CO., LTD.

中華民國十年創立

部券證·部託信·部行銀：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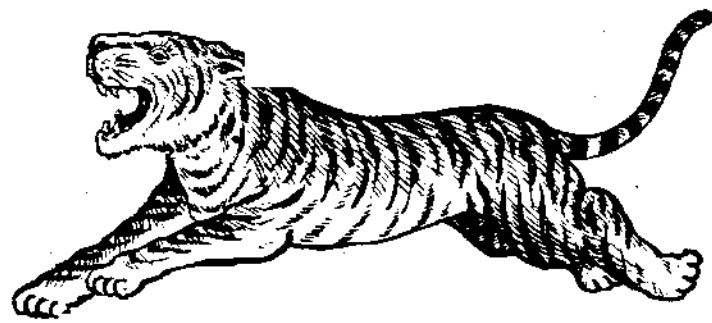
## 營業項目

- (一) 收受信託及銀行之存款或放款
- (二) 公債公司債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之買賣介紹或承募
- (三) 房地產之買賣介紹及經租
- (四) 財產之保管經理及會計
- (五) 企業之調查或設計
- (六) 股份之過戶或註冊
- (七) 非訟事件之代辦
- (八) 代理保險業務
- (九) 堆棧業務
- (十) 其他信託業務

上海北京路三百八十四號 電話一八九一四一八  
 中文電報掛號三九三九 "TYTRUST-SHANGHAI" 西文電報掛號  
 總公司 南京·北平·漢口·廣州·杭州·蘇州·臨海·營口·哈爾濱等處 分公司



# 虎標永安堂



# 萬金油

天下聞名  
當世良藥

總發行所  
廣州  
新會  
會館  
藥房  
經理  
廣州  
新會  
會館  
藥房  
經理

購